

梁
書

唐姚思廉撰

梁書

第一二冊
卷一七至卷四〇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梁書卷十七

列傳第十一

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

王珍國字德重，沛國相人也。父廣之，齊世良將，官至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。

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，累遷虎賁中郎將、南譙太守，治有能名。時郡境苦饑，乃發米散財，以拯窮乏。齊高帝手敕云：「卿愛人治國，甚副吾意也。」永明初，遷桂陽內史，討捕盜賊，境內肅清。罷任還都，路經江州，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，見珍國還裝輕素，乃歎曰：「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。」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。武帝雅相知賞，每歎曰：「晚代將家子弟，有如珍國者少矣。」復出爲安成內史。入爲越騎校尉，冠軍長史、鍾離太守。仍遷巴東、建平二郡太守。還爲游擊將軍，以父憂去職。

建武末，魏軍圍司州，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，以爲聲援，起珍國爲輔國將

軍，率兵助焉。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，叔業懼，棄軍走，珍國率其衆殿，故不至大敗。永泰元年，會稽太守王敬則反，珍國又率衆距之。敬則平，遷寧朔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，將軍如故。

義師起，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，入頓建康城。義師至，使珍國出屯朱雀門，爲王茂軍所敗，乃入城。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，高祖斷金以報之。時城中咸思從義，莫敢先發，侍中、衛尉張稷都督衆軍，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，稷許之。十二月丙寅旦，珍國引稷於衛尉府，勒兵入自雲龍門，卽東昏於內殿斬之，與稷會尙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，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。以功授右衛將軍，辭不拜；又授徐州刺史，固乞留京師。復賜金帛，珍國又固讓。敕答曰：「昔田子泰固辭絹穀。卿體國情深，良在可嘉。」後因侍宴，帝問曰：「卿明鏡尙存，昔金何在？」珍國答曰：「黃金謹在臣肘，不敢失墜。」復爲右衛將軍，加給事中，遷左衛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天監初，封潁陽縣侯，邑千戶。除都官尙書，常侍如故。

五年，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，高祖遣珍國，因問討賊方略。珍國對曰：「臣常患魏衆少，不苦其多。」高祖壯其言，乃假節，與衆軍同討焉。魏軍退，班師。出爲使持節、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、征虜將軍、南秦梁二州刺史。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，珍國步道

出魏興，將襲之，不果，遂留鎮焉。以無功，累表請解，高祖弗許。改封宜陽縣侯，戶邑如前。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、太子右衛率，加後軍。頃之，復爲左衛將軍。九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湘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湘州刺史。視事四年，徵還爲護軍將軍，遷通直散騎常侍、丹陽尹。十四年，卒。詔贈車騎將軍，給鼓吹一部，賻錢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威。子僧度嗣。

馬仙琕字靈馥，扶風郿人也。父伯鸞，宋冠軍司馬。

仙琕少以果敢聞，遭父憂，毀瘠過禮，負土成墳，手植松柏。起家郢州主簿，遷武騎常侍，爲小將，隨齊安陸王蕭緬。緬卒，事明帝。永元中，蕭遙光、崔慧景亂，累有戰功，以勳至前將軍。出爲龍驤將軍、南汝陰譙二郡太守。會壽陽新陷，魏將王肅侵邊，仙琕力戰，以寡克衆，魏人甚憚之。復以功遷寧朔將軍、豫州刺史。

義師起，四方多響應，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，仙琕於軍斬仲賓以徇。義師至新林，仙琕猶持兵於江西，日鈔運漕。建康城陷，仙琕號哭經宿，乃解兵歸罪。高祖勞之曰：「射鉤斬祛，昔人弗忌。卿勿以戮使斷運，苟自嫌絕也。」仙琕謝曰：「小人如失主犬，後主飼之，便復爲用。」高祖笑而美之。俄而仙琕母卒，高祖知其貧，賻給甚厚。仙琕號泣，謂弟仲

艾曰：「蒙大造之恩，未獲上報。今復荷殊澤，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。」

天監四年，王師北討，仙琚每戰，勇冠三軍，當其衝者，莫不摧破。與諸將論議，口未嘗言功。人問其故，仙琚曰：「丈夫爲時所知，當進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願也。何功可論！」授輔國將軍、宋安安蠻二郡太守，遷南義陽太守。累破山蠻，郡境清謐。以功封洽淮縣伯，邑四百戶，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、司州刺史，輔國將軍如故。俄進號貞威將軍。

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會，^{〔三〕}自號平北將軍，推鄉人胡遜爲刺史，^{〔三〕}以懸瓠來降。高祖使仙琚赴之，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、馬廣率衆爲援。仙琚進頓楚王城，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。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，仙琚遣廣、會超等守三關。十二月，英破懸瓠，執齊苟兒，遂進攻馬廣，又破廣，生擒之，送雒陽。仙琚不能救。會超等亦相次退散，魏軍遂進據三關。仙琚坐徵還，爲雲騎將軍。出爲仁威司馬，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，復爲司馬，加振遠將軍。

十年，胸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晰，^{〔四〕}以城降魏，詔假仙琚節，討之。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。仙琚與戰，累破之，昶遁走。仙琚縱兵乘之，魏衆免者十一二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，不可勝數。振旅還京師，遷太子左衛率，進爵爲侯，增邑六百戶。十一年，遷持節、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豫州刺史，領南汝陰太守。

初，仙琕幼名仙婢，及長，以「婢」名不典，乃以「玉」代「女」，因成「琕」云。自爲將及居州郡，能與士卒同勞逸。身衣不過布帛，所居無帷幕衾屏，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。其在邊境，常單身潛入敵庭，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，故戰多克捷，士卒亦甘心爲之用，高祖雅愛仗之。在州四年，卒。贈左衛將軍。諡曰剛。子巖夫嗣。

張齊字子響，馮翊郡人。世居橫桑，或云橫桑人也。少有膽氣。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。歷生酗酒，遇下嚴酷，不甚禮之。歷生罷官歸，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，齊復從之，稷甚相知重，以爲心腹，雖家居細事，皆以任焉。齊盡心事稷，無所辭憚。隨稷歸京師。稷爲南兖州，又擢爲府中兵參軍，始委以軍旅。

齊永元中，義師起，東昏徵稷歸，都督宮城諸軍事，居尚書省。義兵至，外圍漸急，齊日造王珍國，陰與定計。計定，夜引珍國就稷造膝，齊自執燭以成謀。明日，與稷、珍國卽東昏於內殿，齊手刃焉。明年，高祖受禪，封齊安昌縣侯，邑五百戶，仍爲寧朔將軍、歷陽太守。齊手不知書，目不識字，而在郡有清政，吏事甚脩。

天監二年，還爲虎賁中郎將。未拜，遷天門太守，寧朔將軍如故。四年，魏將王足寇

巴、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。未至，足退走，齊進戍南安。七年秋，使齊置大劍、寒冢二戍，軍還益州。其年，遷武旅將軍、巴西太守，尋加征遠將軍。十年，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，抄斷江路，攻破金井。齊討景和於平昌，破之。

初，南鄭沒於魏，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。州鎮草創，皆仰益州取足。齊上夷獠義租，得米二十萬斛。又立臺傳，興冶鑄，以應贍南梁。

十一年，進假節、督益州外水諸軍。十二年，魏將傅豎眼寇南安，齊率衆距之，豎眼退走。十四年，遷信武將軍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。是歲，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，殺魏晉壽太守，以城歸款。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，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。十五年，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，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擊之，大破魏軍於葭萌，屠十餘城，魏將丘突、王穆等皆降。而魏更增傅豎眼兵，復來拒戰，齊兵少不利，軍引還，於是葭萌復沒於魏。

齊在益部累年，討擊蠻獠，身無寧歲。其居軍中，能身親勞辱，與士卒同其勤苦。自晝頓舍城壘，皆委曲得其便，調給衣糧資用，人人無所困乏。旣爲物情所附，蠻獠亦不敢犯，是以威名行於庸、蜀。巴西郡居益州之半，又當東道衝要，刺史經過，軍府遠涉，多所窮匱。齊緣路聚糧食，種蔬菜，行者皆取給焉。其能濟辦，多此類也。

十七年，遷持節、都督南梁州諸軍事、智武將軍、南梁州刺史。普通四年，遷信武將軍、征西鄴陽王司馬、新興永寧二郡太守。未發而卒，時年六十七。追贈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。賻錢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壯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王珍國、申胄、徐元瑜、李居士，齊末咸爲列將，擁強兵，或面縛請罪，或斬關獻捷；其能後服，馬仙琕而已。仁義何常，蹈之則爲君子，信哉！及其臨邊撫衆，雖李牧無以加矣。張齊之政績，亦有異焉。胄、元瑜、居士入梁事迹鮮，故不爲之傳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 「五年」南史作「天監二年」。按：通鑑梁武帝天監二年三月，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將入寇；三年二月，任城王澄攻鍾離。又下文「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」，通鑑繫之於天監四年，是在天監五年以前。則此「五年」當是「二年」之誤。

〔二〕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 「白阜生」、「司馬慶曾」，魏書宣武帝紀作「白阜生」、「司馬悅」，通鑑皆從魏書。

〔三〕推鄉人胡遜爲刺史「遜」各本作「遊」，據本書武帝紀改。

〔四〕胸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晰「晰」各本譌「昕」，據南史及魏書盧昶傳改。

〔五〕張齊字子響「響」南史作「嚮」。

梁書卷十八

列傳第十二

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

張惠紹字德繼，義陽人也。少有武幹。齊明帝時爲直閣，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。永元初，母喪歸葬於鄉里。聞義師起，馳歸高祖，板爲中兵參軍，加寧朔將軍、軍主。師次漢口，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，斷郢、魯二城糧運。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，惠紹擊破，斬難當，盡獲其軍器。義師次新林、朱雀，惠紹累有戰功。建康城平，遷輔國將軍、前軍，直閣、左細仗主。高祖踐阼，封石陽縣侯，邑五百戶。遷驍騎將軍，直閣、細仗主如故。時東昏餘黨數百人，竊入南北掖門，燒神虎門，害衛尉張弘策。惠紹馳率所領赴戰，斬首數十級，賊乃散走。以功增邑二百戶，遷太子右衛率。

天監四年，大舉北伐，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、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，執城主馬成

龍，送于京師。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掎角。俄而魏援大至，敗陷懷恭，惠紹不能守，是夜奔還淮陰，魏復得宿預。六年，魏軍攻鍾離，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，進據邵陽，惠紹與馮道根、裴邃等攻斷魏連橋，短兵接戰，魏軍大潰。以功增邑三百戶，還爲左驍騎將軍。尋出爲持節、都督北兗州諸軍事、冠軍將軍、北兗州刺史。魏宿預、淮陽二城內附，惠紹撫納有功，進號智武將軍，益封二百戶。入爲衛尉卿，遷左衛將軍。出爲持節、都督司州諸軍事、信威將軍、司州刺史、領安陸太守。在州和理，吏民親愛之。

徵還爲左衛將軍，加通直散騎常侍，甲仗百人，直衛殿內。十八年，卒，時年六十三。詔曰：「張惠紹志略開濟，幹用貞果。誠勲義始，績聞累任。爰居禁旅，盡心朝夕。奄至殞喪，惻愴于懷。宜追寵命，以彰勲烈。可贈護軍將軍，給鼓吹一部，布百匹，蠟二百斤。諡曰忠。」子澄嗣。

澄初爲直閣將軍，丁父憂，起爲晉熙太守，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，累有戰功，與湛僧智、胡紹世、魚弘並當時之驍將。〔二〕歷官衛尉卿、太子左衛率。卒官，諡曰愍。

馮道根字巨基，廣平鄆人也。少失父，家貧，傭賃以養母。行得甘肥，不敢先食，必遽

還以進母。年十三，以孝聞於鄉里。郡召爲主簿，辭不就。年十六，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，道斑攻蠻錫城，反爲蠻所困，道根救之。匹馬轉戰，殺傷甚多，道斑以免，由是知名。齊建武末，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，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。師入洧口，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，因說顯達曰：「洧水迅急，難進易退。魏若守隘，則首尾俱急。不如悉棄船艦於鄼城，方道步進，建營相次，鼓行而前。如是，則立破之矣。」顯達不聽，道根猶以私屬從軍。及顯達敗，軍人夜走，多不知山路，道根每及險要，輒停馬指示之，衆賴以全。尋爲洧口戍副。

永元中，以母喪還家。聞高祖起義師，乃謂所親曰：「金革奪禮，古人不避，揚名後世，豈非孝乎？時不可失，吾其行矣。」率鄉人子弟勝兵者，悉歸高祖。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，高祖使道根副之，皆隸於王茂。茂伐沔，攻郢城，克加湖，道根常爲前鋒陷陳。會道福卒於軍，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。大軍次新林，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，斬獲尤多。高祖卽位，以爲驍騎將軍。封增城縣男，邑二百戶。領文德帥，遷游擊將軍。是歲，江州刺史陳伯之反，道根隨王茂討平之。

天監二年，爲寧朔將軍、南梁太守，領阜陵城戍。初到阜陵，脩城隍，遠斥候，有如敵將至者，衆頗笑之。道根曰：「怯防勇戰，此之謂也。」脩城未畢，會魏將党法宗、傅豎眼率衆二

萬，奄至城下，道根塹壘未固，城中衆少，皆失色。道根命廣開門，緩服登城，選精銳二百人，出與魏軍戰，敗之。魏人見意閑，且戰又不利，因退走。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、東桑等，連城相持。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，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，獲其鼓角軍儀。於是糧運既絕，諸軍乃退。遷道根輔國將軍。

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，克之，道根與諸軍同進，所在有功。六年，魏攻鍾離，高祖復詔叡救之，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。至徐州，建計據邵陽洲，築壘掘塹，以逼魏城。道根能走馬步地，計馬足以賦功，^{〔四〕}城隍立辦。及淮水長，道根乘戰艦，攻斷魏連橋數百丈，魏軍敗績。益封三百戶，進爵爲伯。還遷雲騎將軍、領直閣將軍，改封豫寧縣，戶邑如前。累遷中權中司馬、右游擊將軍、武旅將軍、歷陽太守。八年，遷貞毅將軍、假節、督豫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、領汝陰太守。^{〔五〕}爲政清簡，境內安定。十一年，徵爲太子右衛率。十三年，出爲信武將軍、宣惠司馬、新興永寧二郡太守。十四年，徵爲員外散騎常侍、右游擊將軍，領朱衣直閣。十五年，爲右衛將軍。

道根性謹厚，木訥少言，爲將能檢御部曲，所過村陌，將士不敢虜掠。每所征伐，終不言功，諸將讙譁爭競，道根默然而已。其部曲或怨非之，道根喻曰：「明主自鑒功之多少，吾將何事。」高祖嘗指道根示尙書令沈約曰：「此人口不論勳。」約曰：「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。」

處州郡，和理清靜，爲部下所懷。在朝廷，雖貴顯而性儉約，所居宅不營牆屋，無器服侍衛，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。當時服其清退，高祖亦雅重之。微時不學，既貴，粗讀書，自謂少文，常慕周勃之器重。

十六年，復假節、都督豫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豫州刺史。將行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，召工視道根，使圖其形像。道根踟躇謝曰：「臣所可報國家，惟餘一死；但天下太平，臣恨無可死之地。」豫部重得道根，人皆喜悅。高祖每稱曰：「馮道根所在，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。」

居州少時，遇疾，自表乞還朝，徵爲散騎常侍、左軍將軍。既至疾甚，中使累加存問。普通元年正月，卒，時年五十八。是日輿駕春祠二廟，既出宮，有司以聞。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：「吉凶同日，今行乎？」异對曰：「昔柳莊寢疾，衛獻公當祭，請於尸曰：『有臣柳莊，非寡人之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聞其死，請往。』不釋祭服而往，遂以禭之。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，亦有勞王室，臨之禮也。」高祖卽幸其宅，哭之甚慟。詔曰：「豫寧縣開國伯、新除散騎常侍、領左軍將軍馮道根，奉上能忠，有功不伐，撫人留愛，守邊難犯，祭遵、馮異、郭伋、李牧，不能過也。奄致殞喪，惻愴于懷。可贈信威將軍、左衛將軍，給鼓吹一部。賻錢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威。」子懷嗣。

康絢字長明，華山藍田人也。其先出自康居。初，漢置都護，盡臣西域，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，因留爲黔首，其後卽以康爲姓。晉時隴右亂，康氏遷于藍田。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，生穆，穆爲姚萇河南尹。宋永初中，穆舉鄉族三千餘家，入襄陽之峴南，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，寄居于襄陽，以穆爲秦、梁二州刺史，未拜，卒。絢世父元隆，父元撫，並爲流人所推，相繼爲華山太守。

絢少倜儻有志氣，齊文帝爲雍州刺史，所辟皆取名家，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。永明三年，除奉朝請。文帝在東宮，以舊恩引爲直後，以母憂去職。服闋，除振威將軍、華山太守。推誠撫循，荒餘悅服。遷前軍將軍，復爲華山太守。

永元元年，義兵起，絢舉郡以應高祖，身率敢勇三千人，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。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，加輔國將軍。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，曠日持久，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，軍鋒甚盛，絢隨王茂力攻屠之。自是常領遊兵，有急應赴，斬獲居多。天監元年，封南安縣男，〔六〕邑三百戶。除輔國將軍、竟陵太守。魏圍梁州，刺史王珍國使請救，絢以郡兵赴之，魏軍退。七年，司州三關爲魏所逼，詔假絢節、武旅將軍，率衆赴援。九年，遷假節、

督北兖州緣淮諸軍事、振遠將軍、北兖州刺史。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，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，魏軍至，不得越朐城。明年，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，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。徵驃騎臨川王司馬，加左驍騎將軍，尋轉朱衣直閤。十三年，遷太子右衛率，甲仗百人，與領軍蕭景直殿內。

絢身長八尺，容貌絕倫，雖居顯官，猶習武藝。高祖幸德陽殿戲馬，敕絢馬射，撫弦貫的，觀者悅之。其日，上使畫工圖絢形，遣中使持以問絢曰：「卿識此圖不？」其見親如此。

時魏降人王足陳計，求堰淮水以灌壽陽。足引北方童謠曰：「荆山爲上格，浮山爲下格，潼沱爲激溝，併灌鉅野澤。」高祖以爲然，使水工陳承伯、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，咸謂淮內沙土漂輕，不堅實，其功不可就。高祖弗納，發徐、揚人，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。假絢節、都督淮上諸軍事，並護堰作，役人及戰士，有衆二十萬。於鍾離南起浮山，北抵嶠石，依岸以築土，合脊於中流。十四年，堰將合，淮水漂疾，輒復決潰，衆患之。或謂江、淮多有蛟，能乘風雨決壞崖岸，其性惡鐵，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，大則釜鬲，小則鍤鋤，數千萬斤，沉于堰所。猶不能合，乃伐樹爲井幹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。緣淮百里內，岡陵木石，無巨細必盡，負擔者肩上皆穿。夏日疾疫，死者相枕，蠅蟲晝夜聲相合。高祖愍役人淹久，遣尙書右僕射袁昂、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，并加蠲復。是冬又寒甚，淮、泗盡凍，士卒死者十七

八，高祖復遣賜以衣袴。十一月，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，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。遣其子悅挑戰，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，魏軍小却。十二月，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，〔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。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、太僕卿魚弘文、〔直閣曹世宗、徐元和相次距守。十五年四月，堰乃成。其長九里，下闊一百四十丈，上廣四十五丈，高二十丈，深十九丈五尺。夾之以堤，并樹杞柳，軍人安堵，列居其上。其水清潔，俯視居人墳墓，了然皆在其下。或人謂絢曰：「四瀆，天所以節宣其氣，不可久塞。若鑿湫東注，則游波寬緩，堰得不壞。」絢然之，開湫東注。又縱反間於魏曰：「梁人所懼開湫，不畏野戰。」魏人信之，果鑿山深五丈，開湫北注，水日夜分流，湫猶不減。其月，魏軍竟潰而歸。水之所及，夾淮方數百里地。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，此南居人散就岡壟。

初，堰起於徐州界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，謂已必尸其事。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，豹子甚慚。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，每事輒先諮焉，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，高祖雖不納，猶以事畢徵絢。尋以絢爲持節、都督司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司州刺史，領安陸太守，增封二百戶。絢還後，豹子不脩堰，至其秋八月，淮水暴長，堰悉壞決，奔流于海，祖暉坐下獄。絢在州三年，大脩城隍，號爲嚴政。〔二〇〕

十八年，徵爲員外散騎常侍，領長水校尉，與護軍韋叡、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。普通

元年，除衛尉卿，未拜，卒，時年五十七。輿駕卽日臨哭。贈右衛將軍，給鼓吹一部。賻錢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壯。

綯寬和少喜懼，在朝廷，見人如不能言，號爲長厚。在省，每寒月見省官縊縷，輒遺以襦衣，其好施如此。子悅嗣。

昌義之，歷陽烏江人也。少有武幹。齊代隨曹虎征伐，累有戰功。虎爲雍州，以義之補防閣，出爲馮翊戍主。及虎代還，義之留事高祖。時天下方亂，高祖亦厚遇之。義師起，板爲輔國將軍、軍主，除建安王中兵參軍。時竟陵芋口有邸閣，高祖遣驅，每戰必捷。大軍次新林，隨王茂於新亭，并朱雀航力戰，斬獲尤多。建康城平，以爲直閣將軍、馬右夾轂主。天監元年，封永豐縣侯，邑五百戶。除驍騎將軍。出爲盱眙太守。二年，遷假節、督北徐州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北徐州刺史，鎮鍾離。魏寇州境，義之擊破之。三年，進號冠軍將軍，增封二百戶。

四年，大舉北伐，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洛口，義之以州兵受節度，爲前軍，攻魏梁城，克之。五年，高祖以征役久，有詔班師，衆軍各退散，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，攻沒馬

頭，城內糧儲，魏悉移之歸北。議者咸曰：「魏運米北歸，當無復南向。」高祖曰：「不然，此必進兵，非其實也。」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，「二」敕義之爲戰守之備。是冬，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、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，來寇鍾離。鍾離城北阻淮水，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，跨淮通道。英據東岸，大眼據西岸，以攻城。時城中衆纔三千人，義之督帥，隨方抗禦。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，使其衆負土隨之，嚴騎自後蹙焉，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迮之，俄而塹滿。英與大眼躬自督戰，晝夜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墜而復升，莫有退者。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，所值城土輒頽落。「三」義之乃以泥補缺，衝車雖入而不能壞。義之善射，其被攻危急之處，輒馳往救之，每彎弓所向，莫不應弦而倒。一日戰數十合，前後殺傷者萬計，魏軍死者與城平。

六年四月，高祖遣曹景宗、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，既至，與魏戰，大破之，英、大眼等各脫身奔走。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，斬首俘生，不可勝計。以功進號軍師將軍，增封二百戶，遷持節、督青冀二州諸軍事、征虜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。未拜，改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冀五州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坐禁物出藩，爲有司所奏免。其年，補朱衣直閣，除左驍騎將軍，直閣如故。遷太子右衛率，領越騎校尉，假節。八年，出爲持節、督湘州諸軍事、征遠將軍、湘州刺史。九年，以本號還朝，俄爲司空、臨川王司馬，將軍如故。十年，遷右

衛將軍。十三年，徙爲左衛將軍。

是冬，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。明年，魏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荊山，揚聲欲決堰，詔假義之節，帥太僕卿魚弘文、直閣將軍曹世宗、徐元和等救絢，軍未至，絢等已破魏軍。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，圍直閣將軍趙祖悅，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等救之。時魏兵盛，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，故援兵不得時進，遂陷峽石。義之班師，爲有司所奏，高祖以其功臣，不問也。

十五年，復以爲使持節、都督湘州諸軍事、信威將軍、湘州刺史。其年，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北徐州刺史。義之性寬厚，爲將能撫御，得人死力，及居藩任，吏民安之。俄給鼓吹一部，改封營道縣侯，邑戶如先。普通三年，徵爲護軍將軍，鼓吹如故。四年十月，卒。高祖深痛惜之，詔曰：「護軍將軍、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，幹略沉濟，志懷寬隱，誠著運始，効彰邊服。方申爪牙，寄以禁旅；奄至殞喪，惻愴于懷。可贈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，并鼓吹一部。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。賻錢二萬，布二百匹，蠟二百斤。諡曰烈。」

子寶業嗣，官至直閣將軍、譙州刺史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張惠紹、馮道根、康絢、昌義之，初起從上，其功則輕。及羣盜焚門，而惠紹以力戰顯；合肥、邵陽之逼，而道根、義之功多；浮山之役起，而康絢典其事；互有厥勞，寵進宜矣。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，及退舍而堰決，非徒人事，有天道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當時之驍將「胡紹世」，夏侯亶傳作「明紹世」。「魚弘」各本作「魚弘文」。按：夏侯亶傳南史張紹惠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並作「魚弘」。「文」字衍，今據刪。下同。

〔二〕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「斑」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七作「班」。

〔三〕師入洧口「洧口」各本皆作「洧均口」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：「洧當作洧。均字乃後人旁注，而傳寫者誤入正文。」按：王說是。洧口卽水經沔水注之均口，爲洧水入沔之口。下文「洧均水迅急」，「洧均口戍副」，皆當作「洧水迅急」，「洧口戍副」，今並改正。

〔四〕計馬足以賦功「馬」，各本脫。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五二補。

〔五〕領汝陰太守「汝陰」當作「南汝陰」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是時豫州治合肥，南汝陰郡亦僑置於合肥。馮道根傳領汝陰太守，亦當爲南汝陰，史缺南字耳。」

〔六〕封南安縣男「南安」南史及冊府元龜七六五作「南陽」。

〔七〕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。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案武帝紀及張稷傳，稷以十二年見殺，非十年也。此於九年下接之，明年則似十年矣，非也。」

〔八〕十二月魏遣其尙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。通鑑天監十五年：「康絢已擊魏兵，却之。」考異：

「按魏帝紀，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，絢傳誤也。曇定卽平字也。」

〔九〕太僕卿魚弘文。魚弘文亦疑爲「魚弘」之譌。然魚弘傳不載其爲太僕卿。

〔一〇〕號爲嚴政。政「南史作「整」。

〔一一〕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。土匠疑「工匠」之譌。

〔一二〕所值城土輒頽落。土各本作「上」。按下文有「義之乃以泥補缺」，則「上」字顯係「土」字之譌，今改正。

梁書卷十九

列傳第十三

宗夬 劉坦 樂藹

宗夬字明敷，南陽涅陽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炳，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，有高名。父繁，西中郎諮議參軍。

夬少勤學，有局幹。弱冠，舉郢州秀才，歷臨川王常侍、驃騎行參軍。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，並見圖畫，夬亦預焉。永明中，與魏和親，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，皆時選也。

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，以夬管書記，夬既以筆札被知，亦以貞正見許，故任焉。俄而文惠太子薨，王爲皇太孫，夬仍管書記。及太孫卽位，多失德，夬頗自疏，得爲秣陵令，遷尚書都官郎。隆昌末，少帝見誅，寵舊多罹其禍，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。

明帝卽位，以夔爲郢州治中，有名稱職，以父老去官還鄉里。南康王爲荊州刺史，引爲別駕。義師起，遷西中郎諮議參軍，別駕如故。時西土位望，惟夔與同郡樂藹、劉坦爲州人所推信，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，每事諮焉。高祖師發雍州，穎胄遣夔出自楊口，面稟經略，並護送軍資，高祖甚禮之。中興初，遷御史中丞，^(一)以父憂去職。起爲冠軍將軍、衛軍長史。天監元年，遷征虜長史、東海太守，將軍如故。二年，徵爲太子右衛率。是冬，遷五兵尙書，參掌大選。三年，卒，時年四十九。子曜卿嗣。^(二)

夔從弟岳，有名行，州里稱之，出於夔右。仕歷尙書庫部郎，郢州治中，北中郎錄事參軍事。

劉坦字德度，南陽安衆人也，^(一)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。坦少爲從兄虬所知。齊建元初，爲南郡王國常侍，尋補孱陵令，遷南中郎錄事參軍，所居以幹濟稱。

南康王爲荊州刺史，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，領長流。義師起，遷諮議參軍。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，帥師赴夏口，西朝議行州事者，坦謂衆曰：「湘境人情，易擾難信。若專用武士，則百姓畏侵漁；若遣文人，則威略不振。必欲鎮靜一州城，軍民足食，則無踰老

臣。先零之役，竊以自許。」遂從之。乃除輔國長史、長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坦嘗在湘州，多舊恩，道迎者甚衆。下車簡選堪事吏，分詣十郡，悉發人丁，運租米三十餘萬斛，致之義師，資糧用給。

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，希祖移檄湘部，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。^{〔五〕}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洊，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，並應僧粲。桂陽人邵曇弄、鄧道介報復私讎，因合黨亦同焉。僧粲自號平西將軍、湘州刺史，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，師于建寧。自是湘部諸郡，悉皆蜂起，惟臨湘、湘陰、瀏陽、羅四縣猶全。州人咸欲汎舟逃走，坦悉聚船焚之，遣將尹法略距僧粲，相持未決。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，^{〔六〕}要結士庶數百人，皆連名定計，刻日反州城。坦聞其謀，僞爲不知，因理訟至夜，而城門遂不閉，以疑之。玄紹未及發，明旦詣坦問其故。坦久留與語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，玄紹在坐未起，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，玄紹卽首伏，於坐斬之。焚其文書，其餘黨悉無所問，衆愧且服，州部遂安。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，建康城平，公則還州，羣賊始散。

天監初，論功封荔浦縣子，邑三百戶。遷平西司馬、新興太守。天監三年，遷西中郎長史，^{〔七〕}卒，時年六十二。子泉嗣。

樂藹字蔚遠，南陽涇陽人，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，世居江陵。其舅雍州刺史宗慤，嘗陳器物，試諸甥姪。藹時尙幼，而所取惟書，慤由此奇之。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，使讀畢，言所記。藹略讀具舉，慤益善之。

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，辟爲主簿。景素爲南徐州，復爲征北刑獄參軍，遷龍陽相。以父憂去職，吏民詣州請之，葬訖起焉。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，雅善藹爲政，及嶷爲荊州刺史，以藹爲驃騎行參軍、領州主簿，參知州事。嶷嘗問藹風土舊俗，城隍基趾，山川險易，藹隨問立對，若按圖牒，嶷益重焉。州人嫉之，或譖藹廨門如市，嶷遣覘之，方見藹閉閣讀書。嶷還都，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，典書記，遷枝江令。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，轉署記室。

永明八年，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，旣敗，焚燒府舍，官曹文書，一時蕩盡。武帝引見藹，問以西事，藹上對詳敏，帝悅焉。用爲荊州治中，敕付以脩復府州事。藹還州，繕脩廨署數百區，頃之咸畢，而役不及民。荆部以爲自晉王忱移鎮以來，府舍未之有也。九年，豫章王嶷薨，藹解官赴喪，率荆、湘二州故吏，_(七)建碑墓所。累遷車騎平西錄事參軍、步兵校尉，求助戍西歸。

南康王爲西中郎，以藹爲諮議參軍。義師起，蕭穎胄引藹及宗族劉坦，任以經略。梁臺建，遷鎮軍司馬、中書侍郎、尚書左丞。時營造器甲，舟艦軍糧，及朝廷儀憲，悉資藹焉。尋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左丞如故。和帝東下，道兼衛尉卿。

天監初，遷驍騎將軍、領少府卿；俄遷御史中丞，領本州大中正。初，藹發江陵，無故於船得八車輻，如中丞健步避道者，至是果遷焉。藹性公強，居憲臺甚稱職。時長沙宣武王將葬，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，欲推主者。藹曰：「昔晉武庫火，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。今庫若有灰，非吏罪也。」旣而檢之，果有積灰，時稱其博物弘恕焉。

二年，出爲持節、督廣交越三州諸軍、冠軍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前刺史徐元瑜罷歸，道遇始興人士反，逐內史崔睦舒，因掠元瑜財產。元瑜走歸廣州，借兵於藹，託欲討賊，而實謀襲藹。藹覺之，誅元瑜。尋進號征虜將軍，卒官。

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，亦明識有禮訓。藹爲州，迎姊居官舍，參分祿秩，西土稱之。

子法才，字元備，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。法才少遊京師，造沈約，約見而稱之。齊和帝爲相國，召爲府參軍，鎮軍蕭穎胄辟主簿。梁臺建，除起部郎。天監二年，藹出鎮嶺表，法才留任京邑，遷金部郎，父憂去官。服闋，除中書通事舍人，出爲本州別駕。入爲通直散騎侍郎，復掌通事，遷尚書右丞。晉安王爲荊州，重除別駕從事史。復徵爲尚書右丞，出爲招遠

將軍、建康令。不受俸秩，比去任，將至百金，縣曹啓輸臺庫。高祖嘉其清節，曰：「居職若斯，可以爲百城表矣。」卽日遷太舟卿。〔二〕尋除南康內史，恥以讓俸受名，辭不拜。俄轉雲騎將軍、少府卿。出爲信武長史、江夏太守。因被代，表便道還鄉。至家，割宅爲寺，棲心物表。皇太子以法才舊臣，累有優令，召使東下，未及發而卒，時年六十三。

陳吏部尙書姚察曰：蕭穎胄起大州之衆以會義，當其時，人心未之能悟。此三人者，楚之鎮也。經營締構，蓋有力焉。方面之功，坦爲多矣；當官任事，藹則兼之。咸登寵秩，宜乎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祖炳 「炳」字，各本作「景」，姚思廉避唐諱所改。宗炳，字少文，見宋書隱逸傳。南史避唐諱，稱少文而不名。今改回。

〔二〕中興初遷御史中丞 「中興」各本作「天興」。按：齊無天興年號。齊和帝中興元年三月，蕭衍師次楊口，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勞軍，見本書庾域傳及通鑑。今據改。

〔三〕子曜卿嗣 上文不言宗夬封爵，此言「嗣」，如「嗣」字不是衍文，即上有脫文。

〔四〕南陽安衆人也 按：晉書劉喬傳：「喬，南陽人。」南齊書、南史劉虬傳並云：「南陽涅陽人，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。」南齊書州郡志，南陽郡領縣七，有涅陽，無安衆。此南陽安衆當就其漢世郡望而言。

〔五〕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，至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。「安成太守」，通鑑和帝中興元年紀作「安成內史」。「始興內史」，南齊書蕭穎胄傳作「湘東內史」。

〔六〕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 通鑑和帝中興元年紀同。胡注：「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軍之稱，此必梁書之誤。」

〔七〕遷西中郎長史 「長史」二字，各本皆脫，據南史補。

〔八〕荆部以爲自晉王忱移鎮以來府舍 「忱」各本作「悅」。按：晉荊州刺史有王忱，無王悅，今改正。

〔九〕率荆湘二州故吏 「二州」各本作「二牧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一〇〕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 「法」字各本脫，據南史補。

〔一一〕即日遷太舟卿 「太舟卿」各本作「太府卿」，據南史改。按：梁天監七年官制，太府卿十三班，少府卿十一班，太舟卿九班，以班多者爲貴。下文「俄轉少府卿」，明應由太舟卿轉，不應由太府卿降。

梁書卷二十

列傳第十四

劉季連 陳伯之

劉季連字惠續，彭城人也。父思考，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，位至金紫光祿大夫。

季連有名譽，早歷清官。齊高帝受禪，悉誅宋室近屬，將及季連等，太宰褚淵素善之，固請乃免。

建元中，季連爲尙書左丞。永明初，出爲江夏內史，累遷平南長沙內史，冠軍長史、廣陵太守，並行府州事。入爲給事黃門侍郎，轉太子中庶子。建武中，又出爲平西蕭遙欣長史、南郡太守。時明帝諸子幼弱，內親則仗遙欣兄弟，外親則倚后弟劉暄、內弟江祐。遙欣之鎮江陵也，意寄甚隆；而遙欣至州，多招賓客，厚自封殖，明帝甚惡之。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，美容貌，頗才辯，遙欣遇之甚厚。會多所傲忽，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

連，季連憾之，乃密表明帝，稱遙欣有異迹，明帝納焉，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。明帝心德季連，四年，以爲輔國將軍、益州刺史，令據遙欣上流。季連父，宋世爲益州，貪鄙無政績，州人猶以義故，善待季連。季連下車，存問故老，撫納新舊，見父時故吏，皆對之流涕。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。愜，龔穎之孫，累世有學行，故引焉。

東昏卽位，永元元年，徵季連爲右衛將軍，道斷不至。季連聞東昏失德，京師多故，稍自驕矜。本以文吏知名，性忌而褊狹，至是遂嚴愎酷狠，士人始懷怨望。其年九月，季連因聚會，發人丁五千人，聲以講武，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。穰人李託豫知之，設備守險，買與戰不利，還州，郡縣多叛亂矣。是月，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，_三遂始平太守。十月，晉原人樂寶稱、李難當殺其太守，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，難當益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，齎三日糧。值歲大寒，羣賊相聚，伐樹塞路，軍人水火無所得，大敗而還，死者十七八。明年正月，新城人帛養遂遂寧太守譙希淵。三月，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西，去郡數里，道晞稱鎮西將軍，號建義。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，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。奉伯至，與郡兵破擒道晞，斬之涪市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。李膺止之曰：「卒情將驕，乘勝履險，非良策也。不如小緩，更思後計。」奉伯不納，悉衆入山，大敗而出，遂奔還州。六月，江陽人程延期反，殺

太守何法藏。魯休烈懼不自保，奔投巴東相蕭慧訓。十月，巴西人趙續伯又反，有衆二萬，出廣漢，乘佛輿，以五綵裹青石，誑百姓云：「天與我玉印，當王蜀。」愚人從之者甚衆。季連進討之，遣長史趙越常前驅。兵敗，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。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，進攻其柵，大破之。

時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，「隱居鄉里，專行禮讓，代季連爲尚書左丞，出爲江夏內史，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，與季連相善。子仲淵字欽回，聞義師起，率鄉人以應高祖。」天監初，拜郢州別駕，從高祖平京邑。

明年春，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，喻旨慰勞。季連受命，飭還裝。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。季連爲南郡之時，素薄元起。典籤朱道琛者，嘗爲季連府都錄，無賴小人，有罪，季連欲殺之，逃叛以免。至是說元起曰：「益州亂離已久，公私府庫必多耗失，劉益州臨歸空竭，豈辦復能遠遣候遞。道琛請先使檢校，緣路奉迎，不然，萬里資糧，未易可得。」元起許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語不恭，又歷造府州人士，見器物輒奪之，有不獲者，語曰：「會當屬人，何須苦惜。」於是軍府大懼，謂元起至必誅季連，禍及黨與，競言之於季連。季連亦以爲然，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，益憤懣。司馬朱士略說季連，求爲巴西郡，留三子爲質，季連許之。頃之，季連遂召佐史，矯稱齊宣德皇后令，

聚兵復反，收朱道琛殺之。書報朱士略，兼召李膺。膺、士略並不受使。使歸，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，季連誅士略三子。

天監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。兵交，互有得失，久之，奉伯乃敗退還成都。季連驅略居人，閉城固守。元起稍進圍之。是冬，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，不果，季連誅之。蜀中喪亂已二年矣，城中食盡，升米三千，亦無所糴，餓死者相枕。其無親黨者，又殺而食之。季連食粥累月，飢窘無計。二年正月，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，季連肉袒請罪。元起遷季連於城外，餓而造焉，待之以禮。季連謝曰：「早知如此，豈有前日之事。」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，送季連還京師。季連將發，人莫之視，惟龔愷送焉。

初，元起在道，懼事不集，無以爲賞，士之至者，皆許以辟命，於是受別駕、治中檄者，將二千人。

季連既至，詣闕謝，高祖引見之。季連自東掖門入，數步一稽顙，以至高祖前。高祖笑謂曰：「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，豈無臥龍之臣乎？」季連復稽顙謝。赦爲庶人。四年正月，因出建陽門，爲蜀人藺道恭所殺。季連在蜀，殺道恭父，道恭出亡，至是而報復焉。

陳伯之，濟陰睢陵人也。幼有膂力。年十三四，好著獼皮冠，帶刺刀，候伺鄰里稻熟，輒偷刈之。嘗爲田主所見，呵之云：「楚子莫動！」伯之謂田主曰：「君稻幸多，一擔何苦？」田主將執之，伯之因杖刀而進，將刺之，曰：「楚子定何如？」田主皆反走，伯之徐擔稻而歸。及年長，在鍾離數爲劫盜，嘗授面覘人船，船人斫之，獲其左耳。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，廣之愛其勇，每夜臥下榻，征伐嘗自隨。

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，頗持兵自衛。明帝遣廣之討子敬，廣之至歐陽，遣伯之先驅，因城開，獨入斬子敬。又頻有戰功，以勲累遷爲冠軍將軍、驃騎司馬，封魚復縣伯，邑五百戶。

義師起，東昏假伯之節、督前驅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將軍如故。尋轉江州，據尋陽以拒義軍。郢城平，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，使說伯之，卽以爲安東將軍、江州刺史。伯之雖受命，猶懷兩端，僞云「大軍未須便下」。高祖謂諸將曰：「伯之此答，其心未定，及其猶豫，宜逼之。」衆軍遂次尋陽，伯之退保南湖，然後歸附。進號鎮南將軍，與衆俱下。伯之頓籬門，尋進西明門。建康城未平，每降人出，伯之輒喚與耳語。高祖恐其復懷翻覆，密語伯之曰：「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，欲遣刺客中卿，宜以爲慮。」伯之未之信。會東昏將鄭伯倫降，高

祖使過伯之，謂曰：「城中甚忿卿，欲遣信誘卿以封賞。須卿復降，當生割卿手脚；卿若不降，復欲遣刺客殺卿。宜深爲備。」伯之懼，自是無異志矣。力戰有功。城平，進號征南將軍，封豐城縣公，邑二千戶，遣還之鎮。

伯之不識書，及還江州，得文牒辭訟，惟作大諾而已。有事，典籤傳口語，與奪決於主者。

伯之與豫章人鄧繕、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，繕經藏伯之之息英免禍，伯之尤德之。及在州，用繕爲別駕，永忠記室參軍。河南褚繒，京師之薄行者，齊末爲揚州西曹，遇亂居閭里，而輕薄互能自致，惟繒獨不達。高祖卽位，繒頻造尙書范雲，雲不好繒，堅距之。繒益怒，私語所知曰：「建武以後，草澤底下，悉化成貴人，吾何罪而見棄。今天下草創，饑饉不已，喪亂未可知。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，非代來臣，有自疑意；且熒惑守南斗，詎非爲我出。今者一行，事若無成，入魏，何遽滅作河南郡。」於是遂投伯之之書佐王思穆事之，大見親狎。及伯之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，並乘伯之之愚闇，恣行姦險，刑政通塞，悉共專之。

伯之之子虎牙，時爲直閣將軍，高祖手疏龍符罪，親付虎牙，虎牙封示伯之；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，伯之之並不受命。答高祖曰：「龍符驍勇健兒，鄧繕事有績効，臺所遣別駕，請以爲治中。」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之云：「臺家府庫空竭，復無器仗，三倉無米，東境饑流，此萬代

一時也，機不可失。」縉、永忠等每贊成之。伯之謂繕：「今段啓卿，若復不得，便與卿共下使反。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，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：「奉齊建安王敕，率江北義勇十萬，已次六合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報，今便纂嚴備辦。」使縉詐爲蕭寶夤書，以示僚佐。於廳事前爲壇，殺牲以盟，伯之先飲，長史已下次第歃血。縉說伯之曰：「今舉大事，宜引衆望。」程元沖不與人同心，臨川內史王觀，僧虔之孫，人身不惡，便可召爲長史，以代元沖。」伯之從之，仍以縉爲尋陽太守，加討逆將軍，永忠輔義將軍，龍符爲豫州刺史，率五百人守大雷。大雷戍主沈慧休，鎮南參軍李延伯。又遣鄉人孫隣、李景受龍符節度，隣爲徐州，景爲郢州。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。程元沖既失職，於家合率數百人，使伯之之典籤呂孝通、戴元則爲內應。伯之每旦常作伎，日晡輒臥，左右仗身皆休息。元沖因其解弛，從北門入，徑至廳事前。伯之聞叫聲，自率出盪，元沖力不能敵，走逃廬山。

初，元沖起兵，要尋陽張孝季，孝季從之。既敗，伯之追孝季不得，得其母郎氏，蠟灌殺之。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，虎牙等走盱眙，盱眙人徐安、莊興紹、張顯明邀擊之，不能禁，反見殺。高祖遣王茂討伯之。伯之聞茂來，謂縉等曰：「王觀既不就命，鄭伯倫又不肯從，便應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開通南路，多發丁力，益運資糧，然後席卷北向，以撲飢疲之衆，

不憂不濟也。」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，遂相率趣豫章。太守鄭伯倫堅守，伯之攻之不能下。王茂前軍既至，伯之表裏受敵，乃敗走，間道亡命出江北，與子虎牙及褚縉俱入魏。魏以伯之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淮南諸軍事、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、曲江縣侯。

天監四年，詔太尉、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，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：

陳將軍足下無恙，幸甚。將軍勇冠三軍，才爲世出。棄鸛雀之小志，慕鴻鵠以高翔。昔因機變化，遭逢明主，立功立事，開國承家，朱輪華轂，擁旄萬里，何其壯也！如今一旦爲奔亡之虜，聞鳴鏑而股戰，對穹廬以屈膝，又何劣耶？尋君去就之際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內審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蹶，以至於此。聖朝赦罪論功，棄瑕錄用，收赤心於天下，安反側於萬物，將軍之所知，非假僕一二談也。朱鮪涉血於友于，張繡傳刃於愛子，漢主不以爲疑，魏君待之若舊。況將軍無昔人之罪，而勳重於當世。

夫迷塗知反，往哲是與；不遠而復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。將軍松柏不翦，親戚安居；高臺未傾，愛妾尙在。悠悠爾心，亦何可述。今功臣名將，雁行有序。懷黃佩紫，贊帷幄之謀；乘軺建節，奉疆場之任。並刑馬作誓，傳之子孫。將軍獨覲顏借命，驅馳異域，寧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強，身送東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縛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異類；姬

漢舊邦，無取雜種。北虜僭盜中原，多歷年所，惡積禍盈，理至焦爛。況僞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攜離，酋豪猜貳，方當繫頸蠻邸，懸首藁街。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，鸞巢於飛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羣鷺亂飛。見故國之旗鼓，感平生於疇日，撫弦登陣，豈不愴恨。所以廉公之思趙將，吳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。將軍獨無情哉！想早勵良圖，自求多福。

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。虎牙爲魏人所殺。

伯之既至，以爲使持節、都督西豫州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西豫州刺史、永新縣侯，邑千戶。未之任，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、驍騎將軍，又爲太中大夫。久之，卒於家。其子猶有在魏者。

褚縉在魏，魏人欲擢用之。魏元會，縉戲爲詩曰：「帽上著籠冠，袴上著朱衣，不知是今是，不知非昔非。」魏人怒，出爲始平太守。日日行獵，墮馬死。

史臣曰：劉季連之文吏小節，而不能以自保全，習亂然也。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

羣盜又誣而奪之，安能長久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累遷平南長沙內史 張森楷校勘記：「『平南』下疑脫『長史』二字。平南乃將軍號，非郡，不當有內史。」

〔二〕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 按下文「巴西人趙續伯又反」，前後互異。又南史及太平御覽八二一皆謂趙續伯是巴西人。

〔三〕時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 「字」字各本脫，據冊府元龜八八二補。

梁書卷二十一

列傳第十五

王瞻

王志

王峻

王暕

子訓

王泰

王份

孫錫 僉

張充

柳惲

蔡擢

江舊

王瞻字思範，琅邪臨沂人，宋太保弘從孫也。祖柳，光祿大夫、東亭侯。父猷，廷尉卿。瞻年數歲，嘗從師受業，時有伎經其門，同學皆出觀，瞻獨不視，習誦如初。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，謂瞻父曰：「吾宗不衰，寄之此子。」年十二，居父憂，以孝聞。服闋，襲封東亭侯。

瞻幼時輕薄，好逸遊，爲閭里所患。及長，頗折節有士操，涉獵書記，於棊射尤善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累遷太子舍人、太尉主簿、太子洗馬。頃之，出爲鄱陽內史，秩滿，授太子中舍人。又爲齊南海王友，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，王甚相賓禮。南海王爲護軍將

軍，瞻爲長史。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，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。晏誅，出爲晉陵太守。瞻潔己爲政，妻子不免飢寒。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，路經晉陵，郡民多附敬則，軍敗，臺軍討賊黨，瞻言於朝曰：「愚人易動，不足窮法。」明帝許之，所全活者萬數。徵拜給事黃門侍郎，撫軍建安王長史，御史中丞。

高祖霸府開，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，領錄事。梁臺建，爲侍中，遷左民尚書，俄轉吏部尚書。瞻性率亮，居選部，所舉多行其意。頗嗜酒，每飲或竟日，而精神益朗瞻，不廢簿領。高祖每稱瞻有三術，射、棊、酒也。尋加左軍將軍，以疾不拜，仍爲侍中，領驍騎將軍，未拜，卒，時年四十九。諡康侯。子長玄，著作佐郎，早卒。

王志字次道，琅邪臨沂人。祖曇首，宋左光祿大夫、豫寧文侯；父僧虔，齊司空、簡穆公，並有重名。

志年九歲，居所生母憂，哀容毀瘠，爲中表所異。弱冠，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，〔一〕拜駙馬都尉、祕書郎。累遷太尉行參軍，太子舍人，武陵王文學。褚淵爲司徒，引志爲主簿。淵謂僧虔曰：「朝廷之恩，本爲殊特，所可光榮，在屈賢子。」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、安陸南

郡二王友。入爲中書侍郎。尋除宣城內史，清謹有恩惠。郡民張倪、吳慶爭田，經年不決。志到官，父老乃相謂曰：「王府君有德政，吾曹鄉里乃有此爭。」倪、慶因相攜請罪，志所訟地遂爲閑田。徵拜黃門侍郎，尋遷吏部侍郎。出爲寧朔將軍、東陽太守。郡獄有重囚十餘人，冬至日悉遣還家，過節皆返，惟一人失期，獄司以爲言。志曰：「此自太守事，主者勿憂。」明旦，果自詣獄，辭以婦孕，吏民益歎服之。視事三年，齊永明二年，入爲侍中，未拜，轉吏部尚書，在選以和理稱。崔慧景平，以例加右軍將軍，封臨汝侯，固讓不受，改領右衛將軍。

義師至，城內害東昏，百僚署名送其首。志聞而歎曰：「冠雖弊，可加足乎？」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，僞悶，不署名。高祖覽牋無志署，心嘉之，弗以讓也。霸府開，以志爲右軍將軍、驃騎大將軍長史。梁臺建，遷散騎常侍、中書令。

天監元年，以本官領前軍將軍。其年，遷冠軍將軍、丹陽尹。爲政清靜，去煩苛。京師有寡婦無子，姑亡，舉債以斂葬，旣葬而無以還之，志愍其義，以俸錢償焉。時年饑，每旦爲粥於郡門，以賦百姓，民稱之不容口。三年，爲散騎常侍、中書令，領游擊將軍。志爲中書令，及居京尹，便懷止足。常謂諸子姪曰：「謝莊在宋孝武世，位止中書令，吾自視豈可以過之。」因多謝病，簡通賓客。遷前將軍、太常卿。六年，出爲雲麾將軍、安西始興王長史、南

郡太守。明年，遷軍師將軍、平西鄱陽郡王長史、江夏太守，並加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遷爲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十二年，卒，時年五十四。

志善草隸，當時以爲楷法。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，常謂志爲「書聖」。

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，「三」父僧虔以來，門風多寬恕，志尤醇厚。所歷職，不以罪咎劾人。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賣之，志知而不問，待之如初。賓客游其門者，專覆其過而稱其善。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。普通四年，志改葬，高祖厚賻賜之，追諡曰安。有五子，緝、休、諲、操、素，並知名。

王峻字茂遠，琅邪臨沂人。曾祖敬弘，有重名於宋世，位至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祖瓚之，金紫光祿大夫。父秀之，吳興太守。

峻少美風姿，善舉止。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，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，太子舍人，邵陵王文學，太傅主簿。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賞遇。遷司徒主簿，以父憂去職。服闋，除太子洗馬，建安王友。出爲寧遠將軍、桂陽內史。會義師起，上流諸郡多相驚擾，峻閉門靜坐，一郡帖然，百姓賴之。

天監初，還除中書侍郎。高祖甚悅其風采，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。俄遷吏部，當官不稱職，轉征虜安成王長史，又爲太子中庶子、游擊將軍。出爲宣城太守，爲政清和，吏民安之。視事三年，徵拜侍中，遷度支尚書。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，監起太極殿。事畢，出爲征遠將軍、平西長史、南郡太守。尋爲智武將軍、鎮西長史、蜀郡太守。還爲左民尚書，領步兵校尉。遷吏部尚書，處選甚得名譽。

峻性詳雅，無趨競心。嘗與謝覽約，官至侍中，不復謀進仕。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，平心不畏強禦，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。峻爲侍中以後，雖不退身，亦淡然自守，無所營務。久之，以疾表解職，遷金紫光祿大夫，未拜。普通二年，卒，時年五十六，諡惠子。

子琮，玩。琮爲國子生，尙始興王女繁昌縣主，不慧，爲學生所嗤，遂離婚。峻謝王，王曰：「此自上意，僕極不願如此。」峻曰：「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，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。」

王陳字思晦，琅邪臨沂人。父儉，齊太尉、南昌文憲公。

陳年數歲，而風神警拔，有成人之度。時文憲作宰，賓客盈門，見陳相謂曰：「公才公望，復在此矣。」弱冠，選尙淮南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除員外散騎侍郎，不拜，改授晉安王文

學，遷廬陵王友、祕書丞。明帝詔求異士，始安王遙光表薦陳及東海王僧孺曰：「臣聞求賢暫勞，垂拱永逸，方之疏壤，取類導川。伏惟陛下道隱旒纁，信充符璽，白駒空谷，振鷺在庭；猶懼隱鱗卜祝，藏器屠保，物色關下，委裘河上。非取製於一狐，諒求味於兼采。而五聲倦響，九工是詢；寢議廟堂，借聽輿阜。臣位任隆重，義兼邦家，實欲使名實不違，徼幸路絕。勢門上品，猶當格以清談；英俊下僚，不可限以位貌。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，年二十一，七葉重光，海內冠冕，神清氣茂，允迪中和。叔寶理遣之談，彥輔名教之樂，故以暉映先達，領袖後進。居無塵雜，家有賜書；辭賦清新，屬言玄遠；室邇人曠，物疏道親。養素丘園，台階虛位；庠序公朝，萬夫傾首。豈徒荀令可想，李公不亡而已哉！乃東序之祕寶，瑚璉之茂器。」除驃騎從事中郎。

高祖霸府開，引爲戶曹屬，遷司徒左長史。天監元年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領驍騎將軍，入爲侍中。出爲寧朔將軍、中軍長史。又爲侍中，領射聲校尉，遷五兵尚書，加給事中。出爲晉陵太守。徵爲吏部尚書，俄領國子祭酒。陳名公子，少致美稱，及居選曹，職事脩理；然世貴顯，與物多隔，不能留心寒素，衆頗謂爲刻薄。遷尚書右僕射，尋加侍中。復遷左僕射，以母憂去官。_{〔三〕}起爲雲麾將軍、吳郡太守。還爲侍中、尚書左僕射，領國子祭酒。普通四年冬，暴疾卒，時年四十七。詔贈侍中、中書令、中軍將軍，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

襲，錢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靖。有四子，訓、承、穉、訢，並通顯。

訓字懷範，幼聰警有識量，徵士何胤見而奇之。年十三，陳亡憂毀，家人莫之識。十六，召見文德殿，應對爽徹。上目送久之，顧謂朱异曰：「可謂相門有相矣。」補國子生，射策高第，除祕書郎，遷太子舍人、祕書丞。轉宣城王文學、友、太子中庶子，掌管記。俄遷侍中，既拜入見，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：「褚彥回年幾爲宰相？」敬容對曰：「少過三十。」上曰：「今之王訓，無謝彥回。」

訓美容儀，善進止，文章之美，爲後進領袖。在春宮特被恩禮。以疾終於位，時年二十六。贈本官。諡溫子。

王泰字仲通，志長兄慈之子也。慈，齊時歷侍中、吳郡，知名在志右。

泰幼敏悟，年數歲時，祖母集諸孫姪，散棗栗於牀上，羣兒皆競之，泰獨不取。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不取，自當得賜。」由是中表異之。既長，通和溫雅，人不見其喜愠之色。起家爲著作郎，不拜，改除祕書郎，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、司徒東閣祭酒、車騎主簿。

高祖霸府建，以泰爲驃騎功曹史。天監元年，遷祕書丞。齊永元末，後宮火，延燒祕書，圖書散亂殆盡。泰爲丞，表校定繕寫，高祖從之。頃之，遷中書侍郎。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，居職有能名。復徵中書侍郎，敕掌吏部郎事。累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員外散騎常侍，並掌吏部如故，俄卽眞。自過江，吏部郎不復典大選，令史以下，小人求競者輻湊，前後少能稱職。泰爲之不通關求，吏先至者卽補，不爲貴賤請囑易意，天下稱平。累遷爲廷尉，司徒左長史。出爲明威將軍、新安太守，在郡和理得民心。徵爲寧遠將軍，安右長史，俄遷侍中。尋爲太子庶子、領步兵校尉，復爲侍中。仍遷仁威長史、南蘭陵太守，行南康王府、州、國事。王遷職，復爲北中郎長史、行豫章王府、州、國事，太守如故。入爲都官尚書。泰能接人士，士多懷泰，每願其居選官。頃之，爲吏部尚書，衣冠屬望，未及選舉，仍疾，改除散騎常侍、左驍騎將軍。未拜，卒，時年四十五。諡夷子。

初泰無子，養兄子祁，晚有子廓。

王份字季文，琅邪人也。祖僧朗，宋開府儀同三司、元公。〔父粹，黃門侍郎。〕

份十四而孤，解褐車騎主簿。出爲寧遠將軍、始安內史。袁粲之誅，親故無敢視者，份

獨往致慟，由是顯名。遷太子中舍人，太尉屬。出爲晉安內史。累遷中書侍郎，轉大司農。份兄奐於雍州被誅，份子肅奔于魏，份自拘請罪，齊世祖知其誠款，喻而遣之。屬肅屢引魏人來侵疆場，世祖嘗因侍坐，從容謂份曰：「比有北信不？」份斂容對曰：「肅旣近忘墳柏，寧遠憶有臣。」帝亦以此亮焉。尋除寧朔將軍、零陵內史。徵爲黃門侍郎，以父終於此職，固辭不拜，遷祕書監。

天監初，除散騎常侍、領步兵校尉、兼起部尙書。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：「朕爲有爲無？」份對曰：「陛下應萬物爲有，體至理爲無。」高祖稱善。出爲宣城太守，轉吳郡太守，遷寧朔將軍、北中郎豫章王長史、蘭陵太守，行南徐府州事。遷太常卿、太子右率、散騎常侍，侍東宮，除金紫光祿大夫。復爲智武將軍、南康王長史，秩中二千石。復入爲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、南徐州大中正，給親信二十人。遷尙書左僕射，尋加侍中。

時脩建二郊，份以本官領大匠卿，遷散騎常侍、右光祿大夫，加親信爲四十人。遷侍中、特進、左光祿，復以本官監丹陽尹。普通五年三月，卒，時年七十九。詔贈本官，賻錢四十萬，布四百匹，蠟四百斤，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。謚胡子。

長子琳，字孝璋，舉南徐州秀才，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，司徒東閣祭酒，南平王文學。尚義興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累遷中書侍郎，衛軍謝朓長史，員外散騎常侍。出爲明威將軍、

東陽太守，徵司徒左長史。

錫字公嘏，琳之第二子也。幼而警悟，與兄弟受業，至應休散，常獨留不起。年七八歲，猶隨公主入宮，高祖嘉其聰敏，常爲朝士說之。精力不倦，致損右目。公主每節其業，爲飾居宇。雖童稚之中，一無所好。十二，爲國子生。十四，舉清茂，除祕書郎，與范陽張伯緒齊名，俱爲太子舍人。丁父憂，居喪盡禮。服闋，除太子洗馬。時昭明尙幼，未與臣僚相接。高祖敕：「太子洗馬王錫、祕書郎張纘，親表英華，朝中髦俊，可以師友事之。」以戚屬封永安侯，除晉安王友，稱疾不行，敕許受詔停都。王冠日，以府僚攝事。

普通初，魏始連和，使劉善明來聘，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，預讌者皆歸化北人。善明負其才氣，酒酣謂异曰：「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？」异對曰：「异所以得接賓宴者，乃分職是司。二國通和，所敦親好，若以才辯相尙，則不容見使。」善明乃曰：「王錫、張纘，北間所聞，云何可見？」异具啓，敕即使於南苑設宴，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論經史，兼以嘲謔，錫、纘隨方酬對，無所稽疑，未嘗訪彼一事，善明甚相歎挹。佗日謂异曰：「一日見二賢，實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爲國！」

轉中書郎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、尙書吏部郎中，時年二十四。謂親友曰：「吾以外戚，謬被

時知，多叨人爵，本非其志；兼比羸病，庶務難擁，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」乃稱疾不拜。便謝遣胥徒，拒絕賓客，掩扉覃思，室宇蕭然。中大通六年正月，卒，時年三十六。贈侍中，給東園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。諡貞子。子泛、湜。

僉字公會，錫第五弟也。八歲丁父憂，哀毀過禮。服闋，召補國子生，祭酒袁昂稱爲通理。策高第，除長兼秘書郎中，^{〔七〕}歷尚書殿中郎，太子中舍人，與吳郡陸襄對掌東宮管記。出爲建安太守。山會方善，謝稀聚徒依險，屢爲民患，僉潛設方略，率衆平之，有詔褒美，頒示州郡。除武威將軍、^{〔八〕}始興內史，丁所生母憂，固辭不拜。又除寧遠將軍、南康內史，屬循墟作亂，^{〔九〕}復轉僉爲安成內史，以鎮撫之。還除黃門侍郎，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、蜀郡太守。僉憚岨嶮，固以疾辭，因以黜免。久之，除戎昭將軍、尚書左丞，復補黃門侍郎，遷太子中庶子，掌東宮管記。太清二年十二月，卒，時年四十五。贈侍中，給東園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。承聖三年，世祖追詔曰：「賢而不伐曰恭，諡恭子。」

張充字延符，吳郡人。父緒，齊特進、金紫光祿大夫，有名前代。充少時，不持操行，好

逸游。緒嘗請假還吳，始入西郭，值充出獵，左手臂鷹，右手牽狗，遇緒船至，便放縱脫鞵，拜於水次。緒曰：「一身兩役，無乃勞乎？」充跪對曰：「充聞三十而立，今二十九矣，請至來歲而敬易之。」緒曰：「過而能改，顏氏子有焉。」及明年，便脩身改節。學不盈載，多所該覽，尤明老、易，能清言，與從叔稷俱有令譽。

起家撫軍行參軍，遷太子舍人、尚書殿中郎、武陵王友。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，武帝皆取決焉。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，訪於儉，儉對曰：「張緒少有清望，誠美選也；然東士比無所執，緒諸子又多薄行，臣謂此宜詳擇。」帝遂止。先是充兄弟皆輕俠，充少時又不護細行，故儉言之。充聞而慍，因與儉書曰：

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侍者：頃日路長，愁霖輶晦，涼暑未平，想無虧攝。充幸以魚釣之閑，鎌採之暇，時復以卷軸自娛，逍遙前史。從橫萬古，動默之路多端；紛綸百年，昇降之途不一。充故以圓行方止，器之異也；金剛水柔，性之別也。善御性者，不違金水之質，善爲器者，不易方圓之用。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，河南降璽書之貴。充生平少偶，不以利欲干懷，三十六年，差得以棲貧自澹。介然之志，峭聳霜崖；確乎之情，峯橫海岸。影纓天閣，旣謝廊廟之華；綴組雲臺，終慚衣冠之秀。所以擯跡江臯，陽狂隴畔者，實由氣岸疏凝，情塗狷隔。獨師懷抱，不見許於俗人；孤秀神

崖，每遭回於在世。故君山直上，蹙壓於當年；叔陽負舉，韞輶乎千載。充所以長羣魚鳥，畢影松阿。半頃之田，足以輸稅；五畝之宅，樹以桑麻。嘯歌於川澤之間，諷味於澠池之上，泛濫於漁父之遊，偃息於卜居之下。如此而已，充何謝焉。

若夫驚巖罩日，壯海逢天；竦石崩尋，分危落仞。桂蘭綺靡，叢雜於山幽；松柏森陰，相繚於澗曲。元卿於是乎不歸，伯休亦以茲長往。若廼飛竿釣渚，濯足滄洲；獨浪煙霞，高臥風月。悠悠琴酒，岫遠誰來；灼灼文談，空罷方寸。不覺鬱然千里，路阻江川。每至西風，何嘗不眷？聊因疾隙，略舉諸襟；持此片言，輕枉高聽。

丈人歲路未強，學優而仕；道佐蒼生，功橫海望。入朝則協長倩之誠，出議則抗仲子之節。可謂盛德維時，孤松獨秀者也。素履未詳，斯旅尙眇。茂陵之彥，望冠蓋而長懷；霸山之氓，佇衣車而聳歎。得無惜乎？若鴻裝撰御，鶴駕軒空，則岸不辭枯，山被其潤。奇禽異羽，或巖際而逢迎；弱霧輕煙，乍林端而菴藹。東都不足奇，南山豈爲貴。

充昆西之百姓，岱表之一民。蠶而衣，耕且食，不能事王侯，覓知己，造時人，騁遊說，蓬轉於屠博之間，其歡甚矣。丈人早遇承華，中逢崇禮。肆上之眷，望溢於早晨；鄉下之言，謬延於造次。然舉世皆謂充爲狂，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？是以披聞見，

掃心胸，述平生，論語默，所以通夢交魂，推衿送抱者，其惟丈人而已。

關山復阻，書罷莫因，儻遇樵者，妄塵執事。

儉言之武帝，免充官，廢處久之。後爲司徒諮議參軍，與琅邪王思遠、同郡陸慧曉等，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。入爲中書侍郎，尋轉給事黃門侍郎。

明帝作相，以充爲鎮軍長史。出爲義興太守，爲政清靜，民吏便之。尋以母憂去職，服闋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遷侍中。

義師近次，東昏召百官入宮省，朝士慮禍，或往來酣宴，充獨居侍中省，不出閤。城內旣害東昏，百官集西鍾下，召充不至。

高祖霸府開，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，遷梁王國郎中令、祠部尚書、領屯騎校尉，轉冠軍將軍、司徒左長史。天監初，除太常卿。尋遷吏部尚書，居選稱爲平允。俄爲散騎常侍、雲騎將軍。尋除晉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徵拜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。充長於義理，登堂講說，皇太子以下皆至。時王侯多在學，執經以拜，充朝服而立，不敢當也。轉左衛將軍，祭酒如故。入爲尚書僕射，頃之，除雲麾將軍、吳郡太守。下車卹貧老，故舊莫不欣悅。以疾自陳，徵爲散騎常侍，金紫光祿大夫，未及還朝，十三年，卒于吳，時年六十六。詔贈侍中、護軍將軍。諡穆子。子最嗣。

柳惲字文暢，河東解人也。少有志行，好學，善尺牘。與陳郡謝瀟鄰居，瀟深所友愛。

初，宋世有嵇元榮、羊蓋，並善彈琴，云傳戴安道之法，惲幼從之學，特窮其妙。齊竟陵王聞而引之，以爲法曹行參軍，雅被賞狎。王嘗置酒後園，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，以授惲，惲彈爲雅弄。子良曰：「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體，良質美手，信在今辰。豈止當世稱奇，足可追蹤古烈。」累遷太子洗馬，父憂去官。服闋，試守鄱陽相，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稱焉。還除驃騎從事中郎。

高祖至京邑，惲候謁石頭，以爲冠軍將軍、征東府司馬。時東昏未平，士猶苦戰，惲上牋陳便宜，請城平之日，先收圖籍，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，高祖從之。會蕭穎胄薨于江陵，使惲西上迎和帝，仍除給事黃門侍郎，領步兵校尉，遷相國右司馬。天監元年，除長兼侍中，^{〔二〕}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。

惲立行貞素，以貴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。始爲詩曰：「亭皋木葉下，隴首秋雲飛。」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，因書齋壁。至是預曲宴，必被詔賦詩。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：「太液滄波起，長楊高樹秋。翠華承漢遠，雕輦逐風遊。」深爲高祖所美。當時咸共

稱傳。

惲善奕棊，帝每敕侍坐，仍令定棊譜，第其優劣。二年，出爲吳興太守。六年，徵爲散騎常侍，遷左民尚書。八年，除持節、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、仁武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徵爲祕書監，領左軍將軍。復爲吳興太守六年，爲政清靜，民吏懷之。於郡感疾，自陳解任，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，事未施行。天監十六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三。贈侍中、中護軍。〔三〕

惲旣善琴，嘗以今聲轉棄古法，乃著清調論，具有條流。

少子偃，字彥游。年十二引見。詔問讀何書，對曰尚書。又曰：「有何美句？」對曰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。」衆咸異之。詔尚長城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都亭侯，太子舍人，洗馬，廬陵、鄱陽內史。大寶元年，卒。

蔡擢字景節，濟陽考城人。父興宗，宋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有重名前代。

擢少方雅退默，與兄寅俱知名。選補國子生，舉高第，爲司徒法曹行參軍。齊左衛將軍王儉高選府僚，以擢爲主簿。累遷建安王文學，司徒主簿、左西屬。明帝爲鎮軍將軍，引

爲從事中郎，遷中書侍郎，中軍長史，給事黃門侍郎。丁母憂，廬于墓側。齊末多難，服闋，因居墓所。除太子中庶子，太尉長史，並不就。梁臺建，爲侍中，遷臨海太守，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。復爲侍中，吳興太守。

天監九年，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祿道聚衆攻宣城，〔二四〕殺太守朱僧勇，因轉屠旁縣，踰山寇吳興，所過皆殘破，衆有二萬，奄襲郡城。東道不習兵革，吏民恒擾奔散，並請擢避之。擢堅守不動，募勇敢固郡。承伯盡銳攻擢，擢命衆出拒，戰於門，應手摧破，臨陣斬承伯，餘黨悉平。加信武將軍。徵度支尚書，遷中書令。復爲信武將軍、晉陵太守。還除通直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。遷吏部尚書，居選，弘簡有名稱。又爲侍中，領祕書監，轉中書令，侍中如故。普通二年，出爲宣毅將軍、吳郡太守。四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七。追贈侍中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宣惠將軍。諡康子。

子彥熙，歷官中書郎，宣城內史。

江蒨字彥標，濟陽考城人。曾祖湛，宋左光祿、儀同三司，父敷，齊太常卿，並有重名於前世。

蒨幼聰警，讀書過目便能諷誦。選爲國子生，通尚書，舉高第。起家祕書郎，累遷司徒東閣祭酒、廬陵王主簿。居父憂以孝聞，廬於墓側，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墓所。服闋，除太子洗馬，累遷司徒左西屬，（三）太子中舍人，祕書丞。出爲建安內史，視事朞月，義師下次江州，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爲郡，蒨帥吏民據郡拒之。及建康城平，蒨坐禁錮，俄被原，起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。累遷臨川王友，中書侍郎，太子家令，黃門侍郎，領南兖州大中正。遷太子中庶子，中正如故。轉中權始興王長史。出爲伏波將軍、晉安內史。在政清約，務在寬惠，吏民便之。詔徵爲寧朔將軍、南康王長史，行府、州、國事。頃之，遷太尉臨川王長史，轉尚書吏部郎，右將軍。

蒨方雅有風格。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，在位者並宿士敬之，惟蒨及王規與抗禮，不爲之屈。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，蒨不答，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與勉有忤。除散騎常侍，不拜。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並拒之。葺爲吏部郎，坐杖曹中幹免官，泰以疾假出宅，（二）乃遷散騎常侍，皆勉意也。初，天監六年，詔以侍中、常侍並侍帷幄，分門下二局入集書，其官品視侍中，而非華胄所悅，故勉斥泰爲之。蒨尋遷司徒左長史。

初，王泰出閣，高祖謂勉云：「蒨資歷，應居選部。」勉對曰：「蒨有眼患，又不悉人物。」

高祖乃止。遷光祿大夫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三。詔贈本官。諡肅子。

蒨好學，尤悉朝儀故事，撰江左遺典三十卷，未就，卒。文集十五卷。

子杯，經在孝行傳。

史臣曰：王氏自姬姓已降，及乎秦漢，繼有英哲。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，時人方之管仲。其後蟬冕交映，台袞相襲，勒名帝籍，慶流子孫，斯爲盛族矣。王瞻等承藉茲基，國華是貴，子有才行，可得而稱。張充少不持操，晚乃折節，在於典選，實號廉平。柳惔以多藝稱，蔡搏以方雅著，江蒨以風格顯，俱爲梁室名士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「安固」南史作「固安」。

〔二〕倪慶因相攜請罪。「慶」百衲本、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金陵局本俱脫。「因」北監本、殿本並脫。
南史作「倪慶因相攜請罪」，是，今據補。

〔三〕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。「蕃」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九三作「糞」。

〔四〕子琮玩 南史無「玩」字。疑「玩」字是衍文。

〔五〕復遷左僕射以母憂去官 「左僕射」各本作「右僕射」。按：上文已遷尚書右僕射，不應復遷右僕射，且下文又謂「還爲侍中、尚書左僕射」，明「右」是「左」之譌。本書武帝紀普通元年亦作「尚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六〕祖僧朗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 「僧朗」各本譌「續明」或「續朗」。據南史王彧傳改。

〔七〕除長兼秘書郎中 「長」下各本皆有「史」字。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長史當有府，不應徒稱，此史字疑誤衍文。」今刪。

〔八〕除武威將軍 「武威」原作「威武」。按隋書百官志敍梁官制，有武威將軍，無威武將軍，「威武」二字必是誤倒，今乙正。

〔九〕屬循壚作亂 百衲本、南監本作「循壚」，其餘各本作「盧循」。曾鞏於卷末附校語云：「屬循壚作亂，疑。」

〔一〇〕昇降之途不一 「途」各本作「徒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九〇五改。

〔一一〕河南降璽書之貴 「璽書」各本作「璽言」，今改正。

〔一二〕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 「長」下各本皆有「史」字，據南史刪。

〔一三〕贈侍中中護軍 「中護軍」下各本有「將軍」二字。按中護軍不稱將軍，護軍將軍不稱中。南

史作「中護軍」，無「將軍」二字，今據刪。

〔一四〕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。「九年」各本作「元年」。按本書武帝紀繫吳承伯殺朱僧勇事在天監九年，南史、通鑑並同。今據改。

〔一五〕累遷司徒左西屬。「西」各本譌「南」。按司徒官有左西屬，無左南屬。今改正。

〔一六〕泰以疾假出宅。「宅」各本譌「守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三八改正。

梁書卷二十二

列傳第十六

太祖五王

太祖十男。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、永陽昭王敷、高祖、衡陽宣王暢。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。懿及融，齊永元中爲東昏所害。〔一〕敷、暢，建武中卒。高祖踐阼，並追封郡王。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，〔二〕南平元襄王偉。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，始興忠武王憺。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。

臨川靖惠王宏字宣達，太祖第六子也。長八尺，美鬚眉，容止可觀。齊永明十年，爲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，遷太子舍人。時長沙王懿鎮梁州，爲魏所圍，明年，給宏精兵千人赴援，未至，魏軍退。遷驃騎晉安王主簿，尋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。衡陽王暢，有美名，爲

始安王蕭遙光所禮。及遙光作亂，逼暢入東府，暢懼禍，先赴臺。^{〔三〕}高祖在雍州，常懼諸弟及禍，謂南平王偉曰：「六弟明於事理，必先還臺。」及信至，果如高祖策。

高祖義師下，宏至新林奉迎，拜輔國將軍。建康平，遷西中郎將、中護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^{〔四〕}天監元年，封臨川郡王，邑二千戶。尋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、後將軍、揚州刺史，又給鼓吹一部。三年，加侍中，進號中軍將軍。

四年，高祖詔北伐，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。宏以帝之介弟，所領皆器械精新，軍容甚盛，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有之。軍次洛口，宏前軍剋梁城，斬魏將鼂清。會征役久，有詔班師。六年夏，遷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其年，遷司徒，領太子太傅。八年夏，爲使持節、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、司空、揚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其年冬，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，^{〔五〕}開府同三司之儀，侍中如故。未拜，遷使持節、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、揚州刺史，侍中、將軍如故。十二年，遷司空，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、刺史、將軍並如故。

十五年春，所生母陳太妃寢疾，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，並衣不解帶，每二宮參問，輒對使涕泣。及太妃薨，水漿不入口者五日，高祖每臨幸慰勉之。宏少而孝謹，齊之末年，避難潛伏，與太妃異處，每遣使參問起居。或謂宏曰：「逃難須密，不宜往來。」宏銜淚答曰：

「乃可無我，此事不容暫廢。」尋起爲中書監，驃騎大將軍、使持節、都督如故，固辭弗許。

十七年夏，以公事左遷侍中、中軍將軍、行司徒。其年冬，遷侍中、中書監、司徒。普通元年，遷使持節、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、太尉、揚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改創南、北郊，以本官領起部尚書，事竟罷。七年三月，以疾累表自陳，詔許解揚州，餘如故。四月，薨，時年五十四。自疾至于薨，輿駕七出臨視。及葬，詔曰：「侍中、太尉臨川王宏，器宇沖貴，雅量弘通。爰初弱齡，行彰素履；逮于應務，嘉猷載緝。自皇業啓基，地惟介弟，久司神甸，歷位台階，論道登朝，物無異議。朕友于之至，家國兼情，方弘變贊，儀刑列辟。天不憖遺，奄焉不永，哀痛抽切，震慟于厥心。宜增峻禮秩，式昭懋典。可贈侍中、大將軍、揚州牧、假黃鉞，王如故。並給羽葆鼓吹一部，增班劍爲六十人。給溫明祕器，斂以袞服。諡曰靖惠。」宏性寬和篤厚，在州二十餘年，未嘗以吏事按郡縣，時稱其長者。

宏有七子：正仁，正義，正德，正則，正立，正表，正信。世子正仁，爲吳興太守，有治能。天監十年，卒，諡曰哀世子。無子，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，由宏意也。宏薨，正立表讓正義爲嗣，高祖嘉而許之，改封正立爲建安侯，邑千戶。卒，子賁嗣。〔六〕正義先封平樂侯，正德西豐侯，正則樂山侯，正立羅平侯，正表封山侯，正信武化侯。正德別有傳。

安成康王秀字彥達，太祖第七子也。年十二，所生母吳太妃亡，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，並以孝聞，居喪，累日不進漿飲，太祖親取粥授之。哀其早孤，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。陳亦無子，有母德，視二子如親生焉。秀既長，美風儀，性方靜，雖左右近侍，非正衣冠不見也，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。齊世，弱冠爲著作佐郎，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，太子舍人。

永元中，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，爲尙書令，居端右，弟衡陽王暢爲衛尉，掌管籥。東昏日夕逸遊，出入無度，衆頗勸懿因其出，閉門舉兵廢之，懿不聽。帝左右既惡懿勳高，又慮廢立，並間懿，懿亦危之，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。及難作，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。方其逃也，皆不出京師，而罕有發覺，惟桂陽王融及禍。

高祖義師至新林，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，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。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、南徐州刺史，鎮京口，長史范岫行府州事，遣使降，且請兵於高祖，以秀爲冠軍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鎮京口。建康平，仍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輔國將軍如故。天監元年，進號征虜將軍，封安成郡王，邑二千戶。京口自崔慧景作亂，累被兵革，民戶流散，秀招懷撫納，惠愛大行。仍值年饑，以私財贍百姓，所濟活甚多。二年，以本號徵領石頭戍事，_{〔七〕}加散騎常侍。三年，進號右將軍。五年，加領軍、中書令，

給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江州諸軍事、平南將軍、江州刺史。將發，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。秀曰：「吾豈愛財而不愛士。」乃教所由，以牢者給參佐，下者載齋物。旣而遭風，齋舫遂破。及至州，聞前刺史陶潛曾孫爲里司。秀歎曰：「陶潛之德，豈可不及後世！」卽日辟爲西曹。時盛夏水汎長，津梁斷絕，外司請依舊僦度，收其價直。秀教曰：「刺史不德，水潦爲患，可利之乎！給船而已。」七年，遭慈母陳太妃憂，詔起視事。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。〔八〕其年，遷號安西將軍。立學校，招隱逸。下教曰：「夫鶉火之禽，不匿影於丹山；昭華之寶，乍耀采於藍田。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，空谷著來思之詠，弘風闡道，靡不由茲。處士河東韓懷明、南平韓望、南郡庾承先、河東郭麻，並脫落風塵，高蹈其事。兩韓之孝友純深，庾之形骸枯槁，或橡飯菁羹，惟日不足，或葭牆艾席，樂在其中。昔伯武貞堅，就仕河內，史雲孤劭，屈志陳留。豈曰場苗，實惟攻玉。可加引辟，并遣喻意。旣同魏侯致禮之請，庶無辟彊三緘之歎。」

是歲，魏懸瓠城民反，殺豫州刺史司馬悅，引司州刺史馬仙琕，仙琕籤荊州求應赴。衆咸謂宜待臺報，秀曰：「彼待我而爲援，援之宜速，待敕雖舊，非應急也。」卽遣兵赴之。先是，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，後軍司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，不剋，江產死之，蠻遂盛。秀

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，燔其林木，絕其蹊逕，蠻失其嶮，暮歲而江路清，於是州境盜賊遂絕。及沮水暴長，頗敗民田，秀以穀二萬斛贍之。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，一日散遣五百餘人，百姓甚悅。

十一年，徵爲侍中、中衛將軍，領宗正卿、石頭戍事。十三年，復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郢州刺史。郢州當塗爲劇地，百姓貧，至以婦人供役，其弊如此。秀至鎮，務安之。主者或求召吏。秀曰：「不識救弊之術，此州凋殘，不可擾也。」於是務存約己，省去遊費，百姓安堵，境內晏然。先是夏口常爲兵衝，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，秀祭而埋之。一夜，夢數百人拜謝而去。每冬月，常作襦袴以賜凍者。時司州叛蠻田魯生，弟魯賢、超秀，據蒙籠來降，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，魯賢 北豫州刺史，超秀 定州刺史，爲北境捍蔽。而魯生、超秀互相讒毀，有去就心，秀撫喻懷納，各得其用，當時賴之。

十六年，遷使持節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鎮北將軍、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鎮。十七年春，行至竟陵之石梵，薨，時年四十四。高祖聞之，甚痛悼焉。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。

初，秀之西也，郢州民相送出境，聞其疾，百姓商賈咸爲請命。旣薨，四州民裂裳爲白帽，哀哭以迎送之。雍州蠻迎秀，聞薨，祭哭而去。喪至京師，高祖使使冊贈侍中、司空，

諡曰康。

秀有容觀，每朝，百僚屬目。性仁恕，喜慍不形於色。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，齋帥請治其罪。秀曰：「吾豈以鳥傷人。」在京師，旦臨公事，厨人進食，誤而覆之，去而登車，竟朝不飯，亦不之誚也。精意術學，搜集經記，招學士平原劉孝標，使撰類苑，書未及畢，而已行於世。秀於高祖布衣昆弟，及爲君臣，小心畏敬，過於疏賤者，高祖益以此賢之。少偏孤，於始興王憺尤篤。梁興，憺久爲荊州刺史，自天監初，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，秀稱心受之，亦弗辭多也。昆弟之睦，時議歸之。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，詔許焉。當世高才遊王門者，東海王僧孺、吳郡陸倕、彭城劉孝綽、河東裴子野，各製其文，古未之有也。世子機嗣。

機字智通，天監二年，除安成國世子。六年，爲寧遠將軍、會稽太守。還爲給事中。普通元年，襲封安成郡王，其年爲太子洗馬，遷中書侍郎。二年，遷明威將軍、丹陽尹。三年，遷持節、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、寧遠將軍、湘州刺史。大通二年，薨于州，時年三十。機美姿容，善吐納。家既多書，博學強記，然而好弄，尙力，遠士子，近小人。爲州專意聚斂，無治績，頻被案劾。及將葬，有司請諡，高祖詔曰：「王好內怠政，可諡曰煬。」所著詩賦數千言，世祖集而序之。子操嗣。

南浦侯推，字智進，機次弟也。少清敏，好屬文，深爲太宗所賞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例封。歷寧遠將軍、淮南太守。遷輕車將軍、晉陵太守，給事中，太子洗馬，祕書丞。出爲戎昭將軍、吳郡太守。所臨必赤地大旱，吳人號「旱母」焉。侯景之亂，守東府城，賊設樓車，盡銳攻之，推隨方抗拒，頻擊挫之。至夕，東北樓主許鬱華啓關延賊，城遂陷，推握節死之。

南平元襄王偉，字文達，太祖第八子也。幼清警好學。齊世，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，府遷驃騎，轉外兵。高祖爲雍州，慮天下將亂，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。俄聞已入沔，高祖欣然謂佐吏曰：「吾無憂矣。」義師起，南康王承制，板爲冠軍將軍，留行雍州州府事。〔二〕義師發後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。魏興太守裴師仁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，舉兵將襲雍州，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，要擊大破之，州境以安。

高祖既剋郢、魯，下尋陽，圍建業，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，屯軍上明，連破荊州。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，反爲瓚所敗，穎胄憂憤暴疾卒，西朝兇懼。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，偉乃割州府將吏，配始興王憺往赴之。憺既至，瓚等皆降。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寧

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將軍如故。尋加侍中，進號鎮北將軍。天監元年，加散騎常侍，進督荆、寧二州，餘如故。封建安郡王，食邑二千戶，給鼓吹一部。四年，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、南徐州刺史，使持節、常侍、將軍如故。五年，至都，改爲撫軍將軍、丹陽尹，常侍如故。六年，遷使持節、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、右軍將軍、揚州刺史。未拜，進號中權將軍。七年，以疾表解州，改侍中、中撫軍，知司徒事。九年，遷護軍、石頭戍軍事，侍中、將軍、鼓吹如故。其年，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江州諸軍事、鎮南將軍、江州刺史，鼓吹如故。十一年，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其年，復以疾陳解。十二年，徵爲撫軍將軍，_三儀同、常侍如故，以疾不拜。十三年，改爲左光祿大夫。加親信四十人，歲給米萬斛，布絹五千匹，藥直二百四十萬，廚供月二十萬，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，倍先，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。偉末年疾浸劇，不復出藩，故俸秩加焉。

十五年，所生母陳太妃寢疾，偉及臨川王宏侍疾，並衣不解帶。及太妃薨，毀頓過禮，水漿不入口累日，高祖每臨幸譬抑之。偉雖奉詔，而毀瘠殆不勝喪。

十七年，高祖以建安土瘠，改封南平郡王，邑戶如故。遷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普通四年，增邑一千戶。五年，進號鎮衛大將軍。中大通元年，以本官領太子太傅。四年，遷中書令、大司馬。五年，薨，時年五十八。詔斂以袞冕，給東園祕器。又詔曰：「旌

德紀功，前王令典，慎終追遠，列代通規。故侍中、中書令、大司馬南平王偉，器宇宏曠，鑒識弘簡。爰在弱齡，清風載穆，翼佐草昧，勲高樊沔，契闊艱難，劬勞任寄。及贊務論道，弘茲衰職。奄焉薨逝，朕用震慟于厥心。宜隆寵命，式昭茂典。可贈侍中、太宰，王如故。給羽葆鼓吹一部，並班劍四十人。諡曰元襄。」

偉少好學，篤誠通恕，趨賢重士，常如不及。由是四方遊士，當世知名者，莫不畢至。齊世，青溪宮改爲芳林苑，天監初，賜偉爲第，偉又加穿築，增植嘉樹珍果，窮極雕麗，每與賓客遊其中，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。梁世藩邸之盛，無以過焉。而性多恩惠，尤愍窮乏。常遣腹心左右，歷訪閭里人士，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，卽遣贍卹之。太原王曼穎卒，家貧無以殯斂，友人江革往哭之，其妻兒對革號訴。革曰：「建安王當知，必爲營理。」言未訖而偉使至，給其喪事，得周濟焉。每祁寒積雪，則遣人載樵米，隨乏絕者卽賦給之。晚年崇信佛理，尤精玄學，著二旨義，別爲新通。又製性情、幾神等論，其義，僧寵及周捨、殷鈞、陸倕並名精解，而不能屈。

偉四子：恪，恭，虔，祗。世子恪嗣。

恭字敬範。天監八年，封衡山縣侯，以元襄功，加邑至千戶。初，樂山侯正則有罪，勅

讓諸王，獨謂元襄曰：「汝兒非直無過，並有義方。」

恭起家給事中，遷太子洗馬。出爲督齊安等十一郡事、寧遠將軍、西陽武昌二郡太守。徵爲祕書丞，遷中書郎，監丹陽尹，行徐南徐州事，轉衡州刺史，母憂去職。尋起爲雲麾將軍、湘州刺史。

恭善解吏事，所在見稱，而性尙華侈，廣營第宅，重齋步櫺，模寫宮殿。尤好賓友，酣讌終辰，座客滿筵，言談不倦。時世祖居藩，頗事聲譽，勤心著述，卮酒未嘗妄進。恭每從容謂人曰：「下官歷觀世人，多有不好歡樂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書，千秋萬歲，誰傳此者。勞神苦思，竟不成名，豈如臨清風，對朗月，登山泛水，肆意酣歌也。」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寇，詔恭赴援，仍除持節、仁威將軍、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鎮。太宗少與恭遊，特被賞狎，至是手令曰：「彼士流骯髒，有關輔餘風，黔首扞格，但知重劍輕死。降胡惟尙貪恠，邊蠻不知敬讓，懷抱不可阜白，法律無所用施。願充實邊戍，無數遷徙，諜候惟遠，箱庾惟積，長以控短，靜以制躁。早蒙愛念，敢布腹心。」恭至州，治果有聲績，百姓陳奏，乞於城南立碑頌德，詔許焉。

先高祖以雍爲邊鎮，運數州之粟，以實儲倉，恭後多取官米，贍給私宅，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，由是免官削爵，數年竟不敘用。侯景亂，卒于城中，時年五十二。詔特復本封。

世祖追贈侍中、左衛將軍。諡曰僖。

世子靜，字安仁，有美名，號爲宗室後進。有文才，而篤志好學，既內足於財，多聚經史，散書滿席，手自讎校。何敬容欲以女妻之，靜忌其太盛，距而不納，時論服焉。歷官太子舍人、東宮領直。遷丹陽尹丞，給事黃門侍郎，深爲太宗所愛賞。太清三年卒，贈侍中。

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，太祖第九子也。幼聰穎，年七歲，能通孝經、論語義，發擿無所遺。既長，美風表，涉獵史籍。齊隆昌中，明帝作相，內外多虞，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，宣武言恢焉。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，甲仗百人衛東府，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。明帝卽位，東宮建，爲太子舍人，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，前軍主簿。宣武之難，逃在京師。

高祖義兵至，恢於新林奉迎，以爲輔國將軍。時三吳多亂，高祖命出頓破崗。建康平，還爲冠軍將軍、右衛將軍。天監元年，爲侍中、前將軍、領石頭戍軍事。封鄱陽郡王，食邑二千戶。二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徐州諸軍事、征虜將軍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，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、後將軍、郢州刺史，持節如故。義兵初，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，不及藏殯，

及恢下車，遽命埋掩。又遣四使巡行州部，境內大治。七年，進號雲麾將軍，進督霍州。八年，復進號平西將軍。二十三年，徵爲侍中、護軍將軍、石頭戍軍事，領宗正卿。十一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給鼓吹一部。十三年，遷散騎常侍、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、鎮西將軍、益州刺史，使持節如故，便道之鎮。成都去新城五百里，陸路往來，悉訂私馬，百姓患焉，累政不能改。恢乃市馬千匹，以付所訂之家，資其騎乘，有用則以次發之，百姓賴焉。十七年，徵爲侍中、安前將軍、領軍將軍。十八年，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、征西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。普通五年，進號驃騎大將軍。七年九月，薨于州，時年五十一。詔曰：「故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鄱陽王恢，風度開朗，器情凝質。爰在弱歲，美譽克宣，泊于從政，嘉猷載緝。方入正論道，弘變台階，奄焉薨逝，朕用傷慟于厥心。宜隆寵命，以申朝典。可贈侍中、司徒，王如故。并給班劍二十人。諡曰忠烈。」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。

恢有孝性，初鎮蜀，所生費太妃猶停都，後於都下不豫，恢未之知，一夜忽夢還侍疾，既覺憂遑，便廢寢食。俄而都信至，太妃已瘳。後又目有疾，久廢視瞻，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，恢請之。既至，空中忽見聖僧，及慧龍下鍼，豁然開朗，咸謂精誠所致。

恢性通恕，輕財好施，凡歷四州，所得俸祿隨而散之。在荊州，常從容問賓僚曰：「中山好酒，趙王好吏，二者孰愈？」衆未有對者。顧謂長史蕭琛曰：「漢時王侯，藩屏而已，視事親民，自有其職。中山聽樂，可得任性；彭祖代吏，近於侵官。今之王侯，不守藩國，當佐天子臨民，清白其優乎！」坐賓咸服。世子範嗣。

範字世儀，溫和有器識。起家太子洗馬、祕書郎，歷黃門郎，遷衛尉卿。每夜自巡警，高祖嘉其勞苦。出爲益州刺史，開通劍道，剋復華陽，增邑一千戶，加鼓吹。徵爲領軍將軍、侍中。

範雖無學術，而以籌略自命，愛奇翫古，招集文才，率意題章，亦時有奇致。復出爲使持節、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、鎮北將軍、雍州刺史。範作牧莅民，甚得時譽，撫循將士，盡獲歡心。太清元年，大舉北伐，以範爲使持節、征北大將軍、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，進伐穰城。尋遷安北將軍、南豫州刺史。侯景敗於渦陽，退保壽陽，乃改範爲合州刺史，鎮合肥。時景已蓄姦謀，不臣將露，範屢啓言之，朱异每抑而不奏。及景圍京邑，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進號征北將軍。京城不守，範乃棄合肥，出東關，請兵于魏，遣二子爲質。魏人據合肥，竟不出師助範，範進退無計，乃泝流西上，軍于樅

陽，遣信告尋陽王。尋陽要還九江，欲共治兵西上，範得書大喜，乃引軍至湓城，以晉熙爲晉州，遣子嗣爲刺史。江州郡縣，輒更改易，尋陽政令所行，惟存一郡，時論以此少之。旣商旅不通，信使距絕，範數萬之衆，皆無復食，人多餓死。範恚，發背薨，時年五十二。

世子嗣，字長胤。容貌豐偉，腰帶十圍。性驍果有膽略，倜儻不護細行，而能傾身養士，皆得其死力。範之薨也，嗣猶據晉熙，城中食盡，士乏絕，景遣任約來攻，嗣躬擐甲胄，出壘距之。時賊勢方盛，咸勸且止。嗣按劍叱之曰：「今之戰，何有退乎？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。」遂中流矢，卒於陣。

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，太祖第十一子也。數歲，所生母吳太妃卒，憺哀感傍人。齊世，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，遷外兵參軍。義師起，南康王承制，以憺爲冠軍將軍、西中郎諮議參軍，遷相國從事中郎，與南平王偉留守。

和帝立，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。時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，屯軍上明，鎮軍將軍蕭穎胄暴疾卒，西朝甚懼，尙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，南平王偉遣憺赴之。憺以書喻瓚等，旬日皆請降。是冬，高祖平建業。明年春，和帝將發江陵，詔

以憺爲使持節、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未拜。天監元年，加安西將軍，^{〔四〕}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封始興郡王，食邑二千戶。^{〔五〕}時軍旅之後，公私空乏，憺厲精爲治，廣闢屯田，減省力役，存問兵死之家，供其窮困，民甚安之。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，思欲開導物情。乃謂佐吏曰：「政之不臧，士君子所宜共惜。言可用，用之可也；如不用，於我何傷？吾開懷矣，爾其無吝。」於是小人知恩，而君子盡意。民辭訟者，皆立前待符教，決於俄頃。曹無留事，下無滯獄，民益悅焉。三年，詔加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州大水，江溢堤壞，憺親率府將吏，冒雨賦丈尺築治之。雨甚水壯，衆皆恐，或請憺避焉。憺曰：「王尊尙欲身塞河堤，我獨何心以免。」乃刑白馬祭江神。俄而水退堤立。邠州在南岸，數百家見水長驚走，登屋緣樹，憺募人救之，一口賞一萬，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，州民乃以免。又分遣行諸郡，遭水死者給棺槨，失田者與糧種。是歲，嘉禾生於州界，吏民歸美，憺謙讓不受。

七年，慈母陳太妃薨，水漿不入口六日，居喪過禮，高祖優詔勉之，使攝州任。是冬，詔徵以本號還朝。民爲之歌曰：「始興王，民之爹，徒可反。赴人急，如水火。何時復來哺乳我？」八年，爲平北將軍、護軍將軍、領石頭戍事。尋遷中軍將軍、中書令，^{〔六〕}俄領衛尉卿。憺性勞謙，降意接士，常與賓客連榻而坐，時論稱之。是秋，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南北亮

徐青冀五州諸軍事、鎮北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九年春，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、鎮西將軍、益州刺史。開立學校，勸課就業，遣子映親受經焉，由是多向方者。時魏襲巴南，西圍南安，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，憺遣軍救之，魏人退走，所收器械甚衆。十四年，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、鎮右將軍、荊州刺史。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，薨於道。憺聞喪，自投于地，席藁哭泣，不飲不食者數日，傾財產賻送，部伍小大皆取足焉。天下稱其悌。十八年，徵爲侍中、中撫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領軍將軍。普通三年十一月，薨，時年四十五。追贈侍中、司徒、驃騎將軍。給班劍三十人，羽葆鼓吹一部。冊曰：「咨故侍中、司徒、驃騎將軍始興王：夫忠爲令德，武謂止戈，于以用之，載在前志。王有佐命之元勳，利民之厚德，契闊二紀，始終不渝，是用方軌往賢，稽擇故訓，鴻名美義，允臻其極。今遣兼大鴻臚程爽，諡曰忠武。魂而有靈，歆茲顯號。嗚呼哀哉！」

憺未薨前，夢改封中山王，策授如他日，意頗惡之，數旬而卒。世子亮嗣。

史臣曰：自昔王者創業，廣植親親，割裂州國，封建子弟。是以大旂少帛，崇於魯衛，盤石凝脂，樹斯梁楚。高祖遠遵前軌，藩屏懿親。至於安成、南平、鄱陽、始興，俱以名跡

著，蓋亦漢之間、平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懿及融齊永元中爲東昏所害「永元」各本譌「永明」，據南史梁長沙宣武王懿傳改。

〔三〕臨川靖惠王宏「靖」各本作「靜」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六三：「靜惠，文中作靖惠，標題傳寫誤。張敦頤六朝事蹟卷下墳陵、碑刻二門，皆作靖惠，是。」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十一著錄「梁故假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」，亦作「靖惠」，今並下文「靜惠」，皆改「靖惠」。

〔三〕暢懼禍先赴臺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暢行第四，宏行第六。帝謂六弟明於事理，又若是謂宏者。詳玩文誼，暢當作宏。」

〔四〕遷西中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「西中郎將」各本作「西平郎將」，宋、齊、隋志，無西平郎將官，當是西中郎將之譌，今改正。

〔五〕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「其年冬」，承上「八年夏」而言。然據本書武帝紀，蕭宏左遷在天監十一年冬十一月。南史：「十一年正月爲太尉，其年冬，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。」則「其年」當作「十一年」。

〔六〕子賁嗣「賁」，各本皆譌作「貴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八四、二九四改。

〔七〕以本號徵領石頭戍事「事」各本作「軍」，據冊府元龜二八〇改。

〔八〕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「秦州」上各本皆脫「南北」二字，九州只得八州。按鄱陽王恢傳，天監十一年，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」。督區、軍號及所刺之州全同。是此「秦州」明爲「南北秦州」，今據補。

〔九〕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「常」各本譌「帝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七四改。

〔一〇〕留行雍州州府事「州府事」各本譌「開府事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八〇改。

〔一一〕徵爲撫軍將軍「撫軍」各本譌「中撫」。據本書武帝紀改。

〔一二〕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按本書武帝紀，蕭恢進號平西將軍在天監七年八月。

〔一三〕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按此只有五州，疑脫南北梁二州。南梁，天監中分益州置，始興忠武王憺傳謂憺於天監九年，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，其中有南梁。又上文十一年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，亦有南北梁。

〔一四〕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按本書武帝紀，蕭憺進號安西將軍在天監六年閏十月。

〔一五〕食邑二千戶「二」各本作「三」。據冊府元龜二六四及徐勉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改。

〔一六〕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「中軍」，南史及徐勉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作「中衛」。

梁書卷二十三

列傳第十七

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

桂陽嗣王象

長沙嗣王業字靜曠，〔一〕高祖長兄懿之子也。懿字元達，少有令譽。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，襲爵臨湘縣侯。遷太子舍人、洗馬、建安王友。出爲晉陵太守，曾未朞月，訟理人和，稱爲善政。入爲中書侍郎。永明季，授持節、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、西戎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〔二〕加冠軍將軍。是歲，魏人入漢中，遂圍南鄭。懿隨機拒擊，傷殺甚多，乃解圍遁去。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、臯蘭、駱谷、坑池等六戍，〔三〕剋之，魏人震懼，邊境遂寧。進號征虜將軍，增封三百戶，遷督益寧二州軍事、益州刺史。入爲太子右衛率、尚書吏部郎、衛尉卿。永元二年，裴叔業據豫州反，授持節、征虜將軍、督豫州諸軍事、

豫州刺史，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，討叔業，叔業懼，降于魏。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，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，齊室大亂，詔徵懿。懿時方食，投箸而起，率銳卒三千人援城。慧景遣其子覺來拒，懿奔擊大破之，覺單騎走。乘勝而進，慧景衆潰，追斬之。〔四〕授侍中、尚書右僕射，未拜，仍遷尚書令、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，持節、將軍如故，增邑二千五百戶。時東昏肆虐，茹法珍、王暄之等執政，宿臣舊將，並見誅夷，懿既立元勳，獨居朝右，深爲法珍等所憚，乃說東昏曰：「懿將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」東昏信之，將加酷害，而懿所親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勸令西奔。懿曰：「古皆有死，豈有叛走向書令耶？」遂遇禍。中興元年，追贈侍中、中書監、司徒。宣德太后臨朝，改贈太傅。天監元年，追崇丞相，封長沙郡王，諡曰宣武。給九旒、鸞輅、輜輶車，黃屋左纛，前後部羽葆鼓吹，挽歌二部，虎賁班劍百人，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。

業幼而明敏，識度過人。仕齊爲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。宣武之難，與二弟藻、象俱逃匿。高祖既至，乃赴于軍，以爲寧朔將軍。中興二年，除輔國將軍、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。天監二年，襲封長沙王，徵爲冠軍將軍，量置佐史，遷祕書監。四年，改授侍中。六年，轉散騎常侍、太子右衛率，遷左驍騎將軍，尋爲中護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七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諸軍事、仁威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八年，徵爲護軍。九年，除中書令，改授安

後將軍、鎮琅邪彭城二郡、領南琅邪太守。十年，徵爲安右將軍、散騎常侍。十四年，復爲護軍，領南琅邪彭城，鎮于琅邪。^{〔五〕}復徵中書令，出爲輕車將軍、湘州刺史。

業性敦篤，所在留惠。深信因果，篤誠佛法，高祖每嘉歎之。普通三年，徵爲散騎常侍、護軍將軍。^{〔六〕}四年，改爲侍中、金紫光祿大夫。七年，薨，時年四十八。諡曰元。有文集行於世。子孝儼嗣。

孝儼字希莊，聰慧有文才。射策甲科，除祕書郎、太子舍人。從幸華林園，於座獻相風烏、華光殿、景陽山等頌，其文甚美，高祖深賞異之。普通元年，薨，^{〔七〕}時年二十三。諡曰章。子慎嗣。

藻字靖藝，^{〔八〕}元王弟也。少立名行，志操清潔。齊永元初，釋褐著作佐郎。天監元年，封西昌縣侯，食邑五百戶。出爲持節、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、冠軍將軍、益州刺史。時天下草創，邊徼未安，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，據郫、繁作亂。^{〔九〕}藻年未弱冠，集僚佐議，欲自擊之。或陳不可，藻大怒，斬于階側。乃乘平肩輿，巡行賊壘。賊弓亂射，矢下如雨，從者舉楯禦箭，又命除之，由是人心大安。賊乃夜遁，藻命騎追之，斬首數千級，遂平之。進號信威將軍。九年，徵爲太子中庶子。十年，爲左驍騎將軍、領南琅邪太守。入爲侍中。

藻性謙退，不求聞達。善屬文辭，尤好古體，自非公讌，未嘗妄有所爲，縱有小文，成輒棄本。十一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雍梁秦三州、竟陵隨二郡諸軍事、仁威將軍、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徵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、兗州刺史，軍號如故。頻莅數鎮，民吏稱之。推善下人，常如弗及。徵爲太子詹事。普通三年，遷領軍將軍，加侍中。六年，爲軍師將軍，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，輒班師，爲有司所奏，免官削爵土。七年，起爲宗正卿。八年，復封爵，尋除左衛將軍，領步兵校尉。大通元年，遷侍中、中護軍。時渦陽始降，乃以藻爲使持節、北討都督、征北大將軍，鎮于渦陽。二年，爲中權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置佐史，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遷護軍將軍，中權如故。三年，爲中軍將軍、太子詹事，出爲丹陽尹。高祖每歎曰：「子弟並如迦葉，吾復何憂。」迦葉，藻小名也。入爲安左將軍、尚書左僕射，加侍中，藻固辭不就，詔不許。大同五年，遷中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中書令，侍中如故。

藻性恬靜，獨處一室，牀有膝痕，宗室衣冠，莫不楷則。常以爵祿太過，每思屏退，門庭閑寂，賓客罕通，太宗尤敬愛之。自遭家禍，恒布衣蒲席，不食鮮禽，非在公庭，不聽音樂，高祖每以此稱之。出爲使持節、督南徐州刺史。侯景亂，藻遣長子或率兵入援，及城開，加散騎常侍、大將軍。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，據京口，藻因感氣疾，不自療。或勸奔江北，藻

曰：「吾國之台鉉，位任特隆，既不能誅翦逆賊，正當同死朝廷，安能投身異類，欲保餘生。」因不食累日。太清三年，薨，時年六十七。

永陽嗣王伯游字士仁，高祖次兄敷之子。敷字仲達，解褐齊後軍征虜行參軍，三轉太子舍人，洗馬，遷丹陽尹丞。入爲太子中舍人，除建威將軍、隨郡內史。招懷遠近，黎庶安之，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。進號寧朔將軍，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。建武四年，薨。高祖卽位，追贈侍中、司空，封永陽郡王，諡曰昭。

伯游美風神，善言玄理。天監元年四月，詔曰：「兄子伯游，雖年識未弘，意尙粗可。浙東奧區，宜須撫莅，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會稽太守。」二年，襲封永陽郡王。五年，薨，時年二十三。諡曰恭。

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，高祖第四弟暢之子。暢仕齊至太常，封江陵縣侯，卒。天監元年，追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封衡陽郡王。諡曰宣。

元簡三年襲封，除中書郎，遷會稽太守。十三年，入爲給事黃門侍郎，出爲持節、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還爲太子中庶子，遷使持節、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郢州刺史。十八年正月，卒於州。諡曰孝。子俊嗣。

桂陽嗣王象字世翼，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。初，叔父融仕齊至太子洗馬。永元中，宣武之難，融遇害。高祖平京邑，贈給事黃門侍郎。天監元年，加散騎常侍、撫軍大將軍，封桂陽郡王。諡曰簡。無子，乃詔象爲嗣，襲封爵。

象容止閑雅，善於交遊，事所生母以孝聞。起家寧遠將軍、丹陽尹。到官未幾，簡王妃薨，去職。服闋，復授明威將軍、丹陽尹。象生長深宮，始親庶政，舉無失德，朝廷稱之。出爲持節、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、征遠將軍、郢州刺史。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、輕車將軍、湘州刺史。湘州舊多虎暴，及象在任，爲之靜息，故老咸稱德政所感。除中書侍郎，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，轉給事黃門侍郎、兼領軍，又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尋遷侍中、太子詹事，未拜，改授持節、督江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江州刺史。以疾免。尋除太常卿，加侍中，遷祕書監、領步兵校尉。大同二年，薨，諡曰敦。子慥嗣。

史臣曰：長沙諸嗣王，並承襲土宇，光有藩服。桂陽王象以孝聞，在於牧湘，猛虎息暴，蓋德惠所致也。昔之善政，何以加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長沙嗣王業字靜曠。蕭業本名淵業，姚思廉避唐諱省去「淵」字；而於武帝紀則改「淵」爲「深」，作「深業」。

〔二〕梁南秦二州刺史。「南秦」各本譌「南梁」，據南史改。按上督區是「梁南北秦沙」，則下不得更爲「南梁」刺史。

〔三〕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谷坑池等六戍。「駱谷」各本譌「駱火」，據南齊書魏虜傳改。「坑池」，魏虜傳作「仇池」。

〔四〕追斬之。「斬」各本譌「奔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九〇改。

〔五〕鎮于琅邪。「于」各本譌「牙」，據冊府元龜二八〇改。

〔六〕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。本書武帝紀，蕭淵業爲護軍將軍在普通元年。

〔七〕普通元年薨。蕭淵業死於普通七年，孝儼嗣爵，則孝儼不得死於普通元年。「普」字或爲「大」字之譌，或爲「中大」二字之譌。

〔八〕藻字靖藝。藻本名淵藻，姚思廉避唐諱，省去「淵」字。

〔九〕據郢繁作亂。「繁」百衲本、殿本等作「樊」。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一九改。

〔一〇〕二年爲中權將軍。本書武帝紀，蕭淵藻爲中權將軍在中大通元年三月。是年十月方改元，在十月前仍得稱大通三年，此「二年」當作「三年」。

〔一一〕三年爲中軍將軍。各本作「中將軍」，脫「軍」字，據南史補。

〔一二〕解褐齊後軍征虜行參軍。「後」字下，原衍「將」字。按：徐勉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作「解褐齊後軍長沙王行參軍」，無「將」字，今據刪。

梁書卷二十四

列傳第十八

蕭景

弟昌 昂 昱

蕭景字子昭，〔一〕高祖從父弟也。父崇之字茂敬，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。道賜三子，長子尚之，字茂先；次太祖文皇帝；次崇之。初，左光祿居於鄉里，專行禮讓，爲衆所推，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，終于治書侍御史，齊末，追贈散騎常侍、左光祿大夫。尚之敦厚有德器，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，一府稱爲長者；琅邪王僧虔尤善之，每事多與議決。遷步兵校尉，卒官。天監初，追諡文宣侯。尚之子靈鈞，仕齊廣德令。高祖義師至，行會稽郡事，頃之卒。高祖卽位，追封東昌縣侯，邑一千戶。子饒嗣。崇之以幹能顯，爲政尙嚴厲，官至冠軍將軍、東陽太守。永明中，錢唐唐寓之反，別衆破東陽，崇之遇害。天監初，追諡忠簡侯。景八歲隨父在郡，居喪以毀聞。旣長好學，才辯能斷。齊建武中，除晉安王國左常侍，

遷永寧令，政爲百城最。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，號稱廉平，雅服景爲政，乃榜郡門曰：「諸縣有疑滯者，可就永寧令決。」頃之，以疾去官。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，表請景爲郡，不許。還爲驃騎行參軍。永元二年，以長沙宣武王懿勳，除步兵校尉。是冬，宣武王遇害，景亦逃難。高祖義師至，以景爲寧朔將軍、行南兗州軍事。〔三〕時天下未定，江北僞楚各據塢壁，景示以威信，渠帥相率面縛請罪，旬日境內皆平。中興二年，遷督南兗州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監南兗州。高祖踐阼，封吳平縣侯，食邑一千戶，仍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北兗青冀四州諸軍事、〔三〕冠軍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，禮如王國太妃，假金章紫綬。景居州，清恪有威裁，明解吏職，文案無壅，下不敢欺，吏人畏敬如神。會年荒，計口賑卹，爲饘粥於路以賦之，死者給棺具，人甚賴焉。

天監四年，王師北伐，景帥衆出淮陽，進屠宿預。丁母憂，詔起攝職。五年，班師，除太子右衛率，遷輔國將軍、衛尉卿。七年，遷左驍騎將軍，兼領軍將軍。領軍管天下兵要，監局官僚，舊多驕侈，景在職峻切，官曹肅然。制局監皆近侍，頗不堪命，以是不得久留中。尋出爲使持節、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八年三月，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，驅迫羣蠻，羣蠻悉渡漢水來降。議者以蠻累爲邊患，可因此除之。景曰：「窮來歸我，誅之不祥。且魏人來侵，每爲矛盾，若悉誅

蠻，則魏軍無礙，非長策也。」乃開樊城受降。因命司馬朱思遠、寧蠻長史曹義宗、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，大破之，生擒志長史杜景。斬首萬餘級，流屍蓋漢水，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士收而瘞焉。

景初到州，省除參迎羽儀器服，不得煩擾吏人。修營城壘，申警邊備，理辭訟，勸農桑。郡縣皆改節自勵，州內清肅，緣漢水陸千餘里，抄盜絕迹。十一年，徵右衛將軍、領石頭戍軍事。十二年，復爲使持節、督南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、信威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^{〔四〕}十三年，徵爲領軍將軍，直殿省，知十州損益事，月加祿五萬。

景爲人雅有風力，長於辭令。其在朝廷，爲衆所瞻仰。於高祖屬雖爲從弟，而禮寄甚隆，軍國大事，皆與議決。十五年，加侍中。十七年，太尉、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。詔曰：「揚州應須緝理，宜得其人。侍中、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，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，並置佐史，侍中如故，卽宅爲府。」景越親居揚州，辭讓甚懇惻，至于涕泣，高祖不許。在州尤稱明斷，符敕嚴整。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，還至縣，縣吏未卽發，姥語曰：「蕭監州符，火爇汝手，何敢留之！」其爲人所畏敬如此。

十八年，累表陳解，高祖未之許。明年，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郢州刺史。將發，高祖幸建興苑餞別，爲之流涕。旣還宮，詔給鼓吹一部。

在州復有能名。齊安、竟陵郡接魏界，多盜賊，景移書告示，魏卽焚塢戍保境，景不復侵略。普通四年，卒于州，時年四十七。詔贈侍中、中撫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諡曰忠。子勸嗣。〔六〕

昌字子建，景第二弟也。齊豫章末，〔七〕爲晉安王左常侍。天監初，除中書侍郎，出爲豫章內史。五年，加寧朔將軍。六年，遷持節、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七年，進號征遠將軍。九年，分湘州置衡州，以昌爲持節、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衡州刺史，坐免。十三年，起爲散騎侍郎，尋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其年，出爲安右長史。累遷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騎常侍，又兼宗正卿。

昌爲人亦明悟，然性好酒，酒後多過。在州郡，每醉輒逕出入人家，或獨詣草野。其於刑戮，頗無期度。醉時所殺，醒或求焉，亦無悔也。屬爲有司所劾，入留京師，忽忽不樂，遂縱酒虛慙。在石頭東齋，引刀自刺，左右救之，不殊。十七年，卒，時年三十九。子伯言。

昂字子明，景第三弟也。天監初，累遷司徒右長史，出爲輕車將軍、監南兗州。初，兄景再爲南兗，德惠在人，及昂來代，時人方之馮氏。徵爲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軍號如先。

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爲散騎常侍、信威將軍。四年，轉散騎侍郎、中領軍、太子中庶子，出爲吳興太守。大通二年，徵爲仁威將軍、衛尉卿，尋爲侍中，兼領軍將軍。中大通元年，爲領軍將軍。二年，封湘陰縣侯，邑一千戶。出爲江州刺史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三。諡曰恭。

昱字子真，景第四弟也。天監初，除祕書郎，累遷太子舍人，洗馬，中書舍人，中書侍郎。每求自試，高祖以爲淮南、永嘉、襄陽郡，並不就。志願邊州，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，抑而不許。遷給事黃門侍郎。上表曰：「夏初陳啓，未垂採照，追懷慚懼，實戰胸心。臣聞暑雨祁寒，小人猶怨；榮枯寵辱，誰能忘懷！臣藉以往因，得預枝戚之重；緣報旣雜，時逢坎壈之運。昔在齊季，義師之始，臣乃幼弱，粗有識慮，東西阻絕，歸赴無由，雖未能負戈擐甲，實銜淚憤懣。潛伏東境，備履艱危，首尾三年，亟移數處，雖復飢寒切身，亦不以凍餒爲苦。每涉驚疑，惶怖失魄，旣乖致命之節，空有項領之憂，希望開泰，冀蒙共樂，豈期二十餘年，功名無紀，畢此身骸，方填溝壑，丹誠素願，溘至長罷，俯自哀憐，能不傷歎！夫自媒自衒，誠哉可鄙；自譽自伐，實在可羞。然量已揆分，自知者審，陳力就列，寧敢空言，是以常願一試，屢成千請。夫上應玄象，實不易叨；錦不輕裁，誠難其製。過去業鄣，所以致乖算測。」

聖監既謂臣愚短，不可試用，豈容久居顯禁，徒穢黃樞。忝竊稍積，恐招物議，請解今職，乞屏退私門。伏願天照，特垂允許。臣雖叨榮兩宮，報效無地，方違省闕，伏深戀悚。」高祖手詔答曰：「昱表如此。古者用人，必前明試，皆須績用既立，乃可自退之高。昔漢光武兄子章、興二人，並有名宗室，就欲習吏事，不過章爲平陰令，興爲緱氏宰，政事有能，方遷郡守，非直政績見稱，卽是光武猶子。昱之才地，豈得比類焉！往歲處以淮南郡，既不肯行，續用爲招遠將軍、鎮北長史、襄陽太守，又以邊外致辭，改除招遠將軍、永嘉太守，復云內地非願，復問晉安、臨川，隨意所擇，亦復不行。解巾臨郡，事不爲薄，數有致辭，意欲何在？且昱諸兄遞居連率，相繼推轂，未嘗缺歲。其同產兄景，今正居藩鎮。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，正是朝序物議，次第若斯，於其一門，差自無愧。無論今日不得如此；昱兄弟昔在布衣，以處成長，於何取立，豈得任情反道，背天違地。孰謂朝廷無有憲章，特是未欲致之于理。既表解職，可聽如啓。」坐免官。因此杜門絕朝覲，國家慶弔不復通。

普通五年，坐於宅內鑄錢，爲有司所奏，下廷尉，得免死，徙臨海郡。行至上虞，有敕追還，且令受菩薩戒。昱既至，恂恂盡禮，改意蹈道，持戒又精潔，高祖甚嘉之，以爲招遠將軍、晉陵太守。下車勵名迹，除煩苛，明法憲，嚴於姦吏，優養百姓，旬日之間，郡中大化。俄而暴疾卒，百姓行坐號哭，市里爲之誼沸，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。田舍有女人夏氏，

年百餘歲，扶曾孫出郡，悲泣不自勝。其惠化所感如此。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，以紀其德。又詣京師求贈諡。詔贈湘州刺史。諡曰恭。

史臣曰：高祖光有天下，慶命傍流，枝戚屬彙，咸被任遇。蕭景之才辯識斷，益政佐時，蓋梁宗室令望者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蕭景字子昭。蕭景本名昺，姚思廉避唐諱，改「昺」爲「景」。弘明集有衛尉卿蕭昺答釋法雲書，難范縝神滅論。

〔二〕行南兖州軍事。文館詞林四五七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「行南兖州事」，無「軍」字。

〔三〕都督南北兖青冀四州諸軍事。各本作「都督北兖徐青冀四州諸軍事」。文館詞林四五七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「督南北兖青冀四州諸軍事」。按：下云爲南兖州刺史，則其所督諸州必首爲南兖州。今據碑文補一「南」字，刪一「徐」字。

〔四〕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。「信威」梁孝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作「信武」。

〔五〕魏卽焚塢戍保境。「焚」各本作「禁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六九五改。

〔六〕子勸嗣「勸」各本作「勵」，據陳書江總傳改。

〔七〕齊豫章末，齊有豫章王蕭嶷，無「豫章」年號，「豫章」二字當有誤，或是衍文。

梁書卷二十五

列傳第十九

周捨 徐勉

周捨字昇逸，汝南安城人，晉左光祿大夫顒之八世孫也。父顒，齊中書侍郎，有名於時。捨幼聰穎，顒異之，臨卒謂曰：「汝不患不富貴，但當持之以道德。」既長，博學多通，尤精義理，善誦書，背文諷說，音韻清辯。

起家齊太學博士，遷後軍行參軍。建武中，魏人吳包南歸，有儒學，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，捨造坐，累折包，辭理遒逸，由是名爲口辯。王亮爲丹陽尹，聞而悅之，辟爲主簿，政事多委焉。遷太常丞。

梁臺建，爲奉常丞。高祖卽位，博求異能之士，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，重捨才器，言之於高祖，召拜尚書祠部郎。時天下草創，禮儀損益，多自捨出。尋爲後軍記室參軍、秣陵

令。入爲中書通事舍人，累遷太子洗馬，散騎常侍，中書侍郎，鴻臚卿。時王亮得罪歸家，故人莫有至者，捨獨敦恩舊，及卒，身營殯葬，時人稱之。遷尙書吏部郎，太子右衛率，右衛將軍，雖居職屢徙，而常留省內，罕得休下，國史詔誥，儀體法律，軍旅謀謨，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，預機密，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。捨素辯給，與人汎論談諧，終日不絕口，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，衆尤歎服之。性儉素，衣服器用，居處牀席，如布衣之貧者。每入官府，雖廣厦華堂，閨閣重邃，捨居之則塵埃滿積。以荻爲鄣，壞亦不營。爲右衛，母憂去職，起爲明威將軍、右驍騎將軍。服闋，除侍中，領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遷員外散騎常侍、太子左衛率。頃之，加散騎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遷太子詹事。

普通五年，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，「許遺捨面錢百萬，津司以聞。雖書自外入，猶爲有司所奏，捨坐免。遷右驍騎將軍，知太子詹事。以其年卒，時年五十六。上臨哭，哀慟左右。詔曰：「太子詹事、豫州大中正捨，奄至殞喪，惻愴于懷。其學思堅明，志行開敏，劬勞機要，多歷歲年，才用未窮，彌可嗟慟。宜隆追遠，以旌善人。可贈侍中、護軍將軍，鼓吹一部，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喪事隨由資給。諡曰簡子。」明年，又詔曰：「故侍中、護軍將軍簡子捨，義該玄儒，博窮文史，奉親能孝，事君盡忠，歷掌機密，清貞自居。食不重味，身靡兼衣。終亡之日，內無妻妾，外無田宅，兩兒單貧，有過古烈。往者，南司白渦之

劾，恐外議謂朕有私，致此黜免，追愧若人一介之善。外可量加褒異，以旌善人。」二子：弘義，弘信。

徐勉字脩仁，東海郟人也。祖長宗，宋高祖霸府行參軍。父融，南昌相。

勉幼孤貧，早勵清節。年六歲，時屬霖雨，家人祈霽，率爾爲文，見稱耆宿。及長，篤志好學。起家國子生。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，每稱勉有宰輔之量。射策舉高第，補西陽王國侍郎。尋遷太學博士，鎮軍參軍，尚書殿中郎，以公事免。又除中兵郎、領軍長史。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，嘗欲與勉相識，每託人召之。勉謂人曰：「王郎名高望促，難可輕褻衣裾。」俄而元長及禍，時人莫不服其機鑒。

初與長沙宣武王遊，高祖深器賞之。及義兵至京邑，勉於新林謁見，高祖甚加恩禮，使管書記。高祖踐阼，拜中書侍郎，遷建威將軍、後軍諮議參軍、本邑中正、尚書左丞。自掌樞憲，多所糾舉，時論以爲稱職。

天監二年，除給事黃門侍郎、尚書吏部郎，參掌大選。遷侍中。時王師北伐，候驛填委。勉參掌軍書，劬勞夙夜，動經數旬，乃一還宅。每還，羣犬驚吠。勉歎曰：「吾憂國忘

家，乃至於此。若吾亡後，亦是傳中一事。」六年，除給事中、五兵尚書，遷吏部尚書。勉居選官，彝倫有序，既閑尺牘，兼善辭令，雖文案填積，坐客充滿，應對如流，手不停筆。又該綜百氏，皆爲避諱。常與門人夜集，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答云：「今夕止可談風月，不宜及公事。」故時人咸服其無私。

除散騎常侍，領游擊將軍，未拜，改領太子右衛率。遷左衛將軍，領太子中庶子，侍東宮。昭明太子尚幼，敕知宮事。太子禮之甚重，每事詢謀。嘗於殿內講孝經，臨川靖惠王、尚書令沈約備二傳，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，王瑩、張稷、柳橙、王暕爲侍講。時選極親賢，妙盡時譽，勉陳讓數四。又與沈約書，求換侍講，詔不許，然後就焉。轉太子詹事，領雲騎將軍，尋加散騎常侍，遷尚書右僕射，詹事如故。又改授侍中，頻表解宮職，優詔不許。

時人間喪事，多不遵禮，朝終夕殯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「禮記問喪云：『三日而後斂者，以俟其生也；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』自頃以來，不遵斯制。送終之禮，殯以朞日，潤屋豪家，乃或半晷，衣衾棺槨，以速爲榮，親戚徒隸，各念休反。故屬纊纔畢，灰釘已具，忘狐鼠之顧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傷情滅理，莫此爲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時，志慙心絕，喪事所資，悉關他手，愛憎深淺，事實難原，如覘視或爽，存沒違濫，使萬有其一，怨酷已多，豈若緩其告斂之晨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請自今士庶，宜悉依古，三日大斂。如有不奉，加以糾繩。」詔可。

其奏。

尋授宣惠將軍，置佐史，侍中、僕射如故。又除尚書僕射、中衛將軍。勉以舊恩，越升重位，盡心奉上。知無不爲。爰自小選，迄于此職，常參掌衡石，甚得士心。禁省中事，未嘗漏洩。每有表奏，輒焚藁草。博通經史，多識前載。朝儀國典，婚冠吉凶，勉皆預圖議。普通六年，上修五禮表曰：

臣聞「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」。故稱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。夫禮所以安上治民，弘風訓俗，經國家，利後嗣者也。唐虞三代，咸必由之。在乎有周，憲章尤備，因殷革夏，損益可知。雖復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經文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其大歸有五，卽宗伯所掌典禮：吉爲上，凶次之，賓次之，軍次之，嘉爲下也。故祠祭不以禮，則不齊不莊；喪紀不以禮，則背死忘生者衆；賓客不以禮，則朝覲失其儀；軍旅不以禮，則致亂於師律；冠婚不以禮，則男女失其時。爲國修身，於斯攸急。

洎周室大壞，王道旣衰，官守斯文，日失其序，禮樂征伐，出自諸侯，小雅盡廢，舊章缺矣。是以韓宣適魯，知周公之德；叔侯在晉，辨郊勞之儀。戰國從橫，政教愈泯；暴秦滅學，掃地無餘。漢氏鬱興，日不暇給，猶命叔孫於外野，方知帝王之爲貴。末葉紛綸，遞有興毀，或以武功銳志，或好黃老之言，禮義之式，於焉中止。及東京曹褒，南

宮制述，集其散略，百有餘篇，雖寫以尺簡，而終闕平奏。其後兵革相尋，異端互起，章句既淪，俎豆斯輟。方領矩步之容，事滅於旌鼓；蘭臺石室之文，用盡於帷蓋。至乎晉初，爰定新禮，荀顗制之於前，摯虞刪之於末。既而中原喪亂，罕有所遺；江左草創，因循而已。釐革之風，是則未暇。

伏惟陛下睿明啓運，先天改物，撥亂惟武，經世以文。^{〔一〕}作樂在乎功成，制禮弘於業定。光啓二學，皇枝等於貴遊；闢茲五館，草萊升以好爵。爰自受命，迄于告成，盛德形容備矣，天下能事畢矣。明明穆穆，無德而稱焉。至若玄符靈貺之祥，浮溟棧山之賁，^{〔二〕}固亦日書左史，副在司存，今可得而略也。是以命彼羣才，搜甘泉之法；延茲碩學，闡曲臺之儀。淄上淹中之儒，連蹤繼軌；負笈懷鉛之彥，匪旦伊夕。諒以化穆三雍，人從五典，秩宗之教，勃焉以興。

伏尋所定五禮，起齊永明三年，^{〔三〕}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，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，止修五禮，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，學士亦分住郡中，製作歷年，猶未克就。及文憲薨殂，遺文散逸，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，經涉九載，猶復未畢。建武四年，胤還東山，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。舊事本末，隨在南第。永元中，孝嗣於此遇禍，又多零落。當時鳩斂所餘，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、驍騎將軍何佟之，共掌其

事。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，東昏之代，頻有軍火，其所散失，又踰太半。天監元年，佟之啓審省置之宜，敕使外詳。時尙書參詳，以天地初革，庶務權輿，宜俟隆平，徐議刪撰，欲且省禮局，併還尙書儀曹。詔旨云：「禮壞樂缺，故國異家殊，實宜以時修定，以爲永准。但頃之修撰，以情取人，不以學進；其掌知者，以貴總一，不以稽古，所以歷年不就，有名無實。此旣經國所先，外可議其人，人定，便卽撰次。」於是尙書僕射沈約等參議，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，人各自舉學士二人，相助抄撰。其中有疑者，依前漢石渠、後漢白虎，隨源以聞，請旨斷決。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，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，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，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，右軍參軍司馬褰掌嘉禮，〔五〕尙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。佟之亡後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。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。暉尋遷官，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。復以禮儀深廣，記載殘缺，宜須博論，共盡其致，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、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。臣又奉別敕，總知其事。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、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。若有疑義，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，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，各言同異，條牒啓聞，決之制旨。疑事旣多，歲時又積，制旨裁斷，其數不少，莫不網羅經誥，玉振金聲，義貫幽微，理入神契，前儒所不釋，後學所未聞。凡諸奏決，皆載篇首，具列聖

旨，爲不刊之則。洪規盛範，冠絕百王；茂實英聲，方垂千載。寧孝宣之能擬，豈孝章之足云。

五禮之職，事有繁簡，及其列畢，不得同時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上尚書，合十有二秩，一百一十六卷，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，合十有七秩，一百三十三卷，五百四十五條；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，合十有八秩，一百八十九卷，二百四十條；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上尚書，合二十有六秩，二百二十四卷，一千五條；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上尚書，合四十有七秩，五百一十四卷，五千六百九十三條；大凡一百二十秩，一千一百七十六卷，八千一十九條。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，繕寫校定，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。

竊以撰正履禮，歷代罕就，皇明在運，厥功克成。周代三千，舉其盈數；今之八千，隨事附益。質文相變，故其數兼倍，猶如八卦之爻，因而重之，錯綜成六十四也。昔文武二王，所以綱紀周室，君臨天下，公旦脩之，以致太平龍鳳之瑞。自斯厥後，甫備茲日。孔子曰：「其有繼周，雖百世可知。」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！臣以庸識，謬司其任，淹留歷稔，允當斯責；兼勒成之初，未遑表上，寔由才輕務廣，思力不周，永言慚惕，

無忘寤寐。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，搜尋軍禮，閱其條章，靡不該備。所謂郁郁文哉，煥乎洋溢，信可以懸諸日月，頒之天下者矣。愚心喜抃，彌思陳述；兼前後聯官，一時皆逝，臣雖幸存，耄已將及，慮皇世大典，遂闕騰奏，不任下情，輒具載撰修始末，并職掌人、所成卷秩、條目之數，謹拜表以聞。

詔曰：「經禮大備，政典載弘，今詔有司，案以行事也。」又詔曰：「勉表如此。因革允釐，憲章孔備，功成業定，於是乎在。可以光被八表，施諸百代，俾萬世之下，知斯文在斯。主者其按以遵行，勿有失墜。」尋加中書令，給親信二十人。勉以疾自陳，求解內任，詔不許，乃令停下省，三日一朝，有事遣主書論決。脚疾轉劇，久闕朝覲，固陳求解，詔乃賚假，須疾差還省。

勉雖居顯位，不營產業，家無蓄積，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。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。勉乃答曰：「人遺子孫以財，我遺之以清白。子孫才也，則自致輜輶；如其不才，終爲他有。」嘗爲書誡其子崧曰：

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貧素，至於產業之事，所未嘗言，非直不經營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祿，可謂備之。每念叨竊若斯，豈由才致，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謂「以清白遺子孫，不亦厚乎。」又云：「遺子黃金滿贏，不如一

經。」詳求此言，信非徒語。吾雖不敏，實有本志，庶得遵奉斯義，不敢墜失。所以顯貴以來，將三十載，門人故舊，亟薦便宜，或使創闢田園，或勸興立邸店，又欲舳艫運致，亦令貨殖聚斂。若此衆事，皆距而不納。非謂拔葵去織，且欲省息紛紜。

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，非在播藝，以要利入，正欲穿池種樹，少寄情賞。又以郊際閑曠，終可爲宅，儻獲懸車致事，實欲歌哭於斯。慧日、十住等，既應營婚，又須住止，吾清明門宅，無相容處。所以爾者，亦復有以；前割西邊施宣武寺，既失西廂，不復方幅，意亦謂此逆旅舍耳，何事須華？常恨時人謂是我宅。古往今來，豪富繼踵，高門甲第，連闔洞房，宛其死矣，定是誰室？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，聚石移果，雜以花卉，以娛休沐，用託性靈。隨便架立，不在廣大，惟功德處，小以爲好。所以內中逼促，無復房宇。近營東邊兒孫二宅，乃藉十住南還之資，其中所須，猶爲不少，既牽挽不至，又不可中途而輟，郊間之園，遂不辦保，貨與韋黯，乃獲百金，成就兩宅，已消其半。尋園價所得，何以至此？由吾經始歷年，粗已成立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陰，塍陌交通，渠畎相屬。華樓迴榭，頗有臨眺之美；孤峯叢薄，不無糾紛之興。瀆中並饒菰蔣，湖裏殊富菱蓮。雖云人外，城闕密邇，韋生欲之，亦雅有情趣。追述此事，非有吝心，蓋是筆勢所至耳。憶謝靈運山家詩云：「中爲天地物，今成鄙夫有。」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，今爲天

地物，物之與我，相校幾何哉！此吾所餘，今以分汝，營小田舍，親累既多，理亦須此。且釋氏之教，以財物謂之外命；儒典亦稱「何以聚人曰財」。況汝曹常情，安得忘此。聞汝所買姑孰田地，甚爲寫鹵，彌復何安。所以如此，非物競故也。雖事異寢丘，聊可髣髴。孔子曰：「居家理治，可移於官。」既已營之，宜使成立。進退兩亡，更貽恥笑。若有所收穫，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，宜令得所，非吾所知，又復應沾之諸女耳。汝既居長，故有此及。

凡爲人長，殊復不易，當使中外諧緝，人無間言，先物後己，然後可貴。老生云：「後其身而身先。」若能爾者，更招巨利。汝當自勗，見賢思齊，不宜忽略以棄日也。非徒棄日，乃是棄身，〔〕身名美惡，豈不大哉！可不慎歟？今之所敕，略言此意，正謂爲家已來，不事資產，既立墅舍，以乖舊業，陳其始末，無愧懷抱。兼吾年時朽暮，心力稍殫，牽課奉公，略不克舉，其中餘暇，裁可自休。或復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良辰美景，文案間隙，負杖躡屨，逍遙陋館，臨池觀魚，披林聽鳥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求數刻之暫樂，庶居常以待終，不宜復勞家間細務。汝交關既定，此書又行，凡所資須，付給如別。自茲以後，吾不復言及田事，汝亦勿復與吾言之。假使堯水湯旱，吾豈知如何；若其滿庾盈箱，爾之幸遇。如斯之事，並無俟令吾知也。記云：「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

述人之事。」今且望汝全吾此志，則無所恨矣。

勉第二子悝卒，痛悼甚至，不欲久廢王務，乃爲答客喻。其辭曰：

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，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悝喪之間至焉，舉家傷悼，心情若隕。二宮並降中使，以相慰勗，親遊賓客，畢來弔問，輒慟哭失聲，悲不自己，所謂父子天性，不知涕之所從來也。

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，容致委頓，乃斂衽而進曰：「僕聞古往今來，理運之常數；春榮秋落，氣象之定期。人居其間，譬諸逆旅，生寄死歸，著於通論，是以深識之士，悠爾忘懷。東門歸無之旨，見稱往哲；西河喪明之過，取誚友朋。足下受遇於朝，任居端右，憂深責重，休戚是均，宜其遺情下流，止哀加飯，上存奉國，俯示隆家。豈可縱此無益，同之兒女，傷神損識，或虧生務？門下竊議，咸爲君侯不取也。」

余雪泣而答曰：「彭殤之達義，延吳之雅言，亦常聞之矣；顧所以未能弭意者，請陳其說。夫植樹階庭，欽柯葉之茂；爲山累仞，惜覆簣之功。故秀而不實，尼父爲之歎息；析彼歧路，楊子所以留連。事有可深，聖賢靡抑。今吾所悲，亦以悝始踰立歲，孝悌之至，自幼而長，文章之美，得之天然，好學不倦，居無塵雜，多所著述，盈帙滿筥，淡然得失之際，不見喜愠之容。及翰飛東朝，參伍盛列，其所遊往，皆一時才俊，賦詩頌

詠，終日忘疲。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，位隆任要，當應推賢下士，先物後身，然後可以報恩明主，克保元吉。俾余二紀之中，忝竊若是，幸無大過者，繫此子之助焉。自出閩區，政存清靜，冀其旋反，少慰衰暮，言念今日，眇然長往。加以闔棺千里之外，未知歸骨之期，雖復無情之倫，庸詎不痛於昔！夷甫孩抱中物，尙盡慟以待賓；安仁未及七旬，猶慙慙於詞賦。況夫名立宦成，^{〔九〕}半途而廢者，亦焉可已已哉。求其此懷，可謂苗實之義。諸賢既貽格言，喻以大理，卽日輟哀，命駕脩職事焉。」

中大通三年，又以疾自陳，移授特進、右光祿大夫、侍中、中衛將軍，置佐史，餘如故。增親信四十人。兩宮參問，冠蓋結轍，服膳醫藥，皆資天府。有敕每欲臨幸，勉以拜伏有虧，頻啓停出，詔許之，遂停輿駕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時年七十。高祖聞而流涕，卽日車駕臨殯，乃詔贈特進、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餘並如故。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。贈錢二十萬，布百匹。皇太子亦舉哀朝堂。諡曰簡肅公。

勉善屬文，勤著述，雖當機務，下筆不休。嘗以起居注煩雜，乃加刪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卷；^{〔一〇〕}左丞彈事五卷；在選曹，撰選品五卷；齊時，撰太廟祝文二卷；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，撰會林五十卷。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，又爲婦人集十卷，^{〔二〕}皆行於世。大同三年，故佐史尙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，請刊石紀德，卽降詔許立碑於墓云。

悱字敬業，幼聰敏，能屬文。起家著作佐郎，轉太子舍人，掌書記之任。累遷洗馬、中舍人，猶管書記。出入宮坊者歷稔，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，遷晉安內史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徐勉少而厲志忘食，發憤脩身，慎言行，擇交遊，加運屬興王，依光日月，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，出閭閻而取卿相。及居重任，竭誠事主，動師古始，依則先王，提衡端軌，物無異議，爲梁宗臣，盛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。南史周捨傳作「普通五年，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」。本書武帝紀及南史郭祖深傳皆云南津校尉置於普通七年，且卽以郭祖深任校尉，則普通五年當作普通七年。白渦是武陵太守或始興相，則無以決。

〔二〕經世以文。「世」各本作「時」，南史作「俗」，皆以避唐諱改，今改回。

〔三〕浮溟棧山之費。「棧」，各本譌「機」，據冊府元龜五六三改。按：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有「棧山航海」語，與此同義。

〔四〕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「三年」當依南史作「二年」。南齊書禮志云「永明二年，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」。

〔五〕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「裴」各本譌「裴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六〕一百一十六卷「百」字上「一」字，各本脫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五六三補。

〔七〕雖百世可知「世」各本作「代」。此語本論語，姚思廉避唐諱改，今改回。

〔八〕非徒棄日乃是棄身「非徒」二字各本皆脫，據藝文類聚二三補。

〔九〕況夫名立宦成「宦」各本譌「官」，今改正。

〔一〇〕乃加刪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卷「流」字各本脫去，據南史補。流別，卽分類。

〔一一〕又爲婦人集十卷南史作「又爲人章表集十卷」。

梁書卷二十六

列傳第二十

范岫

傅昭

弟映

蕭琛

陸杲

范岫字懋賓，濟陽考城人也。高祖宣，晉徵士。父羲，宋兗州別駕。

岫早孤，事母以孝聞，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。泰始中，起家奉朝請。興宗爲安西將軍，引爲主簿。累遷臨海、長城二縣令，驃騎參軍，尚書刪定郎，護軍司馬，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。

累遷太子家令。文惠太子之在東宮，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，岫亦預焉。岫文雖不逮約，而名行爲時輩所與，博涉多通，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。約常稱曰：「范公好事該博，胡廣無以加。」南鄉范雲謂人曰：「諸君進止威儀，當問范長頭。」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。

遷國子博士。永明中，魏使至，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，接使於界首，以岫兼淮陰長史

迎焉。還遷尚書左丞，母憂去官，尋起攝職。出爲寧朔將軍、南蠻長史、南義陽太守，未赴職，遷右軍諮議參軍，郡如故。除撫軍司馬。出爲建威將軍、安成內史。入爲給事黃門侍郎，遷御史中丞、領前軍將軍、南北兗二州大中正。永元末，出爲輔國將軍、冠軍晉安王長史，行南徐州事。義師平京邑，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，參大選。梁臺建，爲度支尚書。天監五年，遷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，侍皇太子，給扶。六年，領太子左衛率。七年，徙通直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，中正如故。其年表致事，詔不許。八年，出爲晉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入爲祠部尚書，領右驍騎將軍，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，加親信二十人。十三年，卒官，時年七十五。賻錢五萬，布百匹。

岫身長七尺八寸，恭敬儼恪，進止以禮。自親喪之後，蔬食布衣以終身。每所居官，恒以廉潔著稱。爲長城令時，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，經貴遂不改易。在晉陵，惟作牙管筆一雙，猶以爲費。所著文集、禮論、雜儀、字訓行於世。二子褒，偉。

傅昭，字茂遠，北地靈州人，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。祖和之，父淡，善三禮，知名宋世。淡事宋竟陵王劉誕，誕反，淡坐誅。昭六歲而孤，哀毀如成人者，宗黨咸異之。十一，隨

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。爲雍州刺史袁顥客，顥嘗來昭所，昭讀書自若，神色不改。顥歎曰：「此兒神情不凡，必成佳器。」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，因欲致昭，昭以宋氏多故，遂不往。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，愿乃遣車迎昭。時愿宗人通之在坐，並當世名流，通之贈昭詩曰：「英妙擅山東，才子傾洛陽。清塵誰能嗣，及爾邁遺芳。」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，深爲所禮，辟爲郡主簿，使諸子從昭受學。會明帝崩，粲造哀策文，乃引昭定其所制。每經昭戶，輒歎曰：「經其戶，寂若無人，披其帷，其人斯在，豈非名賢。」尋爲總明學士、奉朝請。齊永明中，累遷員外郎、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、尚書儀曹郎。

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，永明初，以昭爲南郡王侍讀。王嗣帝位，故時臣隸爭求權寵，惟昭及南陽宗夫，保身守正，無所參入，竟不罹其禍。明帝踐阼，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。時居此職者，皆勢傾天下，昭獨廉靜，無所干豫。器服率陋，身安粗糲。常插燭於板牀，明帝聞之，賜漆合燭盤等，敕曰：「卿有古人之風，故賜卿古人之物。」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，長水校尉，「太子家令，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。尋除尚書左丞、本州大中正。

高祖素悉昭能，建康城平，引爲驃騎錄事參軍。梁臺建，遷給事黃門侍郎，領著作郎，頃之，兼御史中丞，黃門、著作、中正並如故。天監三年，兼五兵尚書，參選事，四年，卽眞。六年，徙爲左民尚書，未拜，出爲建威將軍、平南安成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。七年，入爲振遠

將軍、中權長史。八年，遷通直散騎常侍，領步兵校尉，復領本州大中正。十年，復爲左民尚書。

十一年，出爲信武將軍、安成內史。安成自宋已來兵亂，郡舍號凶。及昭爲郡，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，又聞有人云「當避善人」，軍衆相與騰虛而逝。夢者驚起。俄而疾風暴雨，倏忽便至，數間屋俱倒，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。自後郡舍遂安，咸以昭正直所致。郡溪無魚，或有暑月薦昭魚者，昭旣不納，又不欲拒，遂餒于門側。

十二年，入爲祕書監，領後軍將軍。十四年，遷太常卿。十七年，出爲智武將軍、臨海太守。郡有蜜巖，前後太守皆自封固，專收其利。昭以周文之囿，與百姓共之，大可喻小，乃教勿封。縣令常餉栗，置絹于薄下，昭笑而還之。普通二年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，領本州大中正，尋領祕書監。五年，遷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中正如故。

昭所莅官，常以清靜爲政，不尙嚴肅。居朝廷，無所請謁，不畜私門生，不交私利。終日端居，以書記爲樂，雖老不衰。博極古今，尤善人物，魏晉以來，官宦簿伐，姻通內外，舉而論之，無所遺失。性尤篤慎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，昭召其子曰：「食之則犯法，告之則不可，取而埋之。」其居身行己，不負閭室，類皆如此。京師後進，宗其學，重其道，人人自以爲不逮。大通二年九月，卒，時年七十五。詔賻錢三萬，布五十匹，卽日舉哀，諡曰貞子。

長子譚，尚書郎，臨安令。次子肱。

映字徽遠，昭弟也。三歲而孤。兄弟友睦，脩身厲行，非禮不行。始昭之守臨海，陸倕餞之，賓主俱歡，日昏不反，映以昭年高，不可連夜極樂，乃自往迎候，同乘而歸，兄弟並已斑白，時人美而服焉。及昭卒，映喪之如父，年踰七十，哀戚過禮，服制雖除，每言輒感慟。

映泛涉記傳，有文才，而不以篇什自命。少時與劉繪、蕭琛相友善，繪之爲南康相，映時爲府丞，文教多令具草。褚彥回聞而悅之，乃屈與子賁等遊處。年未弱冠，彥回欲令仕，映以昭未解褐，固辭，須昭仕乃官。

永元元年，參鎮軍江夏王軍事，出爲武康令。及高祖師次建康，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，固守誠節，乃訪於映曰：「卿謂時事云何？」映答曰：「元嘉之末，開闢未有，故太尉殺身以明節，司徒當寄託之重，理無苟全，所以不顧夷險，以殉名義。今嗣主昏虐，狎近羣小，親賢誅戮，君子道消，外難屢作，曾無悛改。今荆、雍協舉，乘據上流，背昏向明，勢無不濟。百姓思治，天人之意可知；旣明且哲，忠孝之途無爽。願明府更當雅慮，無祇悔也。」尋以公事免。天監初，除征虜鄱陽王參軍，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，領軍長史，烏程令。所受俸祿，悉歸于兄。復爲臨川王錄事參軍，南臺治書，安成王錄事，太子翊軍校尉，累遷中散大夫、

光祿卿，太中大夫。大同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子弘。

蕭琛字彥瑜，蘭陵人。祖僧珍，宋廷尉卿。父惠訓，太中大夫。琛年數歲，從伯惠開撫其背曰：「必興吾宗。」

琛少而朗悟，有縱橫才辯。起家齊太學博士。時王儉當朝，琛年少，未爲儉所識，負其才氣，欲候儉。時儉宴于樂遊苑，琛乃著虎皮靴，策桃枝杖，直造儉坐，儉與語，大悅。儉爲丹陽尹，辟爲主簿，舉爲南徐州秀才，累遷司徒記室。

永明九年，魏始通好，琛再銜命至桑乾，還爲通直散騎侍郎。時魏遣李道固來使，齊帝讌之，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，道固不受，曰：「公庭無私禮，不容受勸。」琛徐答曰：「詩所謂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』」座者皆服，道固乃受琛酒。遷司徒右長史，行南徐州事。還兼少府卿、尚書左丞。

東昏初嗣立，時議以無廟見之典，琛議據周頌烈文、閔予皆爲卽位朝廟之典，於是從之。高祖定京邑，引爲驃騎諮議，領錄事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梁臺建，爲御史中丞。天監元年，遷庶子，出爲宣城太守。徵爲衛尉卿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。三年，除太子中庶子、散

騎常侍。九年，出爲寧遠將軍、平西長史、江夏太守。

始琛在宣城，有北僧南度，惟賚一葫蘆，中有漢書序傳。僧曰：「三輔舊老相傳，以爲班固真本。」琛固求得之，其書多有異今者，而紙墨亦古，文字多如龍舉之例，非隸非篆，琛甚祕之。及是行也，以書饌鄱陽王範，範乃獻于東宮。

琛尋遷安西長史、南郡太守，母憂去官，又丁父艱。起爲信武將軍、護軍長史，俄爲貞毅將軍、太尉長史。出爲信威將軍、東陽太守，遷吳興太守。郡有項羽廟，土民名爲憤王，甚有靈驗，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，公私請禱，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，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徙神還廟，處之不疑。又禁殺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

琛頻莅大郡，不治產業，有闕則取，不以爲嫌。普通元年，徵爲宗正卿，遷左民尚書，領南徐州大中正，太子右衛率。徙度支尚書，左驍騎將軍，領軍將軍，轉祕書監、後軍將軍，遷侍中。

高祖在西邸，早與琛狎，每朝讌，接以舊恩，呼爲宗老。琛亦奉陳昔恩，以「早籊中陽，夙忝同閤，雖迷興運，猶荷洪慈」。上答曰：「雖云早契闊，乃自非同志；勿談興運初，且道狂奴異。」

琛常言：「少壯三好，音律、書、酒。年長以來，二事都廢，惟書籍不衰。」而琛性通脫，常

自解竈，事畢餽餘，必陶然致醉。

大通二年，爲金紫光祿大夫，加特進，給親信三十人。中大通元年，爲雲麾將軍、晉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，以疾自解，改授侍中、特進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遺令諸子，與妻同墳異藏，祭以蔬菜，葬日止車十乘，事存率素。乘輿臨哭甚哀。詔贈本官，加雲麾將軍，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賻錢二十萬，布百匹。諡曰平子。

陸杲字明霞，吳郡吳人。祖徽，宋輔國將軍、益州刺史。父叡，揚州治中。

杲少好學，工書畫，舅張融有高名，杲風韻舉動，頗類於融，時稱之曰：「無對日下，惟舅與甥。」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，太子舍人，衛軍王儉主簿。遷尚書殿中曹郎，拜日，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，而杲至晚，不及時刻，坐免官。久之，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，遷征虜宜都王功曹史，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，司徒從事中郎。梁臺建，以爲驃騎記室參軍，遷相國西曹掾。天監元年，除撫軍長史，母憂去職。服闋，拜建威將軍、中軍臨川王諮議參軍，尋遷黃門侍郎，右軍安成王長史。五年，遷御史中丞。

杲性婞直，無所顧望。山陰令虞肩在任，贓污數百萬，杲奏收治。中書舍人黃睦之以

肩事託杲，杲不答。高祖聞之，以問杲，杲答曰「有之」。高祖曰：「卿識睦之不？」杲答曰：「臣不識其人。」時睦之在御側，上指示杲曰：「此人是也。」杲謂睦之曰：「君小人，何敢以罪人屬南司？」睦之失色。領軍將軍張稷，是杲從舅，杲嘗以公事彈稷，稷因侍宴訴高祖曰：「陸杲是臣通親，小事彈臣不貸。」高祖曰：「杲職司其事，卿何得爲嫌？」杲在臺，號稱不畏強禦。

六年，遷祕書監，頃之爲太子中庶子、光祿卿。八年，出爲義興太守，在郡寬惠，爲民下所稱。還爲司空臨川王長史、領揚州大中正。十四年，遷通直散騎侍郎，俄遷散騎常侍，中正如故。十五年，遷司徒左長史。十六年，入爲左民尚書，遷太常卿。普通二年，出爲仁威將軍、臨川內史。五年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，又領揚州大中正。中大通元年，加特進，中正如故。四年，卒，時年七十四。謚曰質子。

杲素信佛法，持戒甚精，著沙門傳三十卷。

弟煦，學涉有思理。天監初，歷中書侍郎，尚書左丞，太子家令，卒。撰晉書未就。又著陸史十五卷，陸氏驪泉志一卷，並行於世。

子罩，少篤學，有文才，仕至太子中庶子、光祿卿。

史臣曰：范岫、傅昭，並篤行清慎，善始令終，斯石建、石慶之徒矣。蕭琛、陸杲俱以才學著名。琛朗悟辯捷，加諳究朝典，高祖在田，與琛遊舊，及踐天曆，任遇甚隆，美矣。杲性倬直，無所忌憚，既而執法憲臺，糾繩不避權幸，可謂允茲正色。詩云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」杲其有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水校尉。「長水」各本作「長史」。按：歷代無「長史校尉」之官。梁有屯騎、步騎、越騎、長水、射聲五營校尉。「長史」當爲「長水」之譌，今改正。

〔二〕天監元年遷庶子。按：梁東宮職僚有太子中庶子，太子庶子。此「庶子」上當脫「太子中」三字或「太子」二字。

梁書卷二十七

列傳第二十一

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

陸倕字佐公，吳郡吳人也。晉太尉阮六世孫。祖子真，宋東陽太守。父慧曉，齊太常卿。

倕少勤學，善屬文。於宅內起兩間茅屋，杜絕往來，晝夜讀書，如此者數載。所讀一遍，必誦於口。嘗借人漢書，失五行志四卷，乃暗寫還之，略無遺脫。幼爲外祖張岱所異，岱常謂諸子曰：「此兒汝家之陽元也。」年十七，三舉本州秀才。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，倕亦預焉。辟議曹從事參軍、廬陵王法曹行參軍。天監初，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，轉主簿。

倕與樂安任昉友善，爲感知己賦以贈昉，昉因此名以報之曰：「信偉人之世篤，本侯服

於陸鄉。緬風流與道素，襲袞衣與繡裳。還伊人而世載，三並三駿而龍光。過龍津而一息，望鳳條而曾翔。彼白玉之雖潔，此幽蘭之信芳。思在物而取譬，非斗斛之能量。匹聳峙於東岳，比凝厲於秋霜。不一飯以妄過，每三錢以投渭。匪蒙袂之敢嗟，豈溝壑之能衣。既蘊藉其有餘，又淡然而無味。得意同乎卷懷，違方似乎仗氣。類平叔而靡雕，似子雲之不朴。冠衆善而貽操，綜羣言而名學。折高、戴於后臺，異鄒、顏乎董幄。採三詩於河間，訪九師於淮曲。術兼口傳之書，藝廣鏗鏘之樂。時坐睡而梁懸，裁枝梧而錐握。既文過而意深，又理勝而辭縟。咨余生之荏苒，迫歲暮而傷情。測徂陰於堂下，聽鳴鍾於洛城。唯忘年之陸子，定一遇於班荆。余獲田蘇之價，爾得海上之名。信落魄而無產，終長對於短生。飢虛表於徐步，逃責顯於疾行。子比我於叔則，又方余於耀卿。心照情交，流言靡惑。萬類闡求，千里懸得。言象可廢，蹄筌自默。居非連棟，行則同車。冬日不足，夏日靡餘。肴核非餌，絲竹豈娛。我未捨駕，子已回輿。中飯相顧，悵然動色。邦壤既殊，離會莫測。存異山陽之居，沒非要離之側。似膠投漆中，離婁豈能識。」其爲士友所重如此。

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。是時禮樂制度，多所創革，高祖雅愛倖才，乃敕撰新漏刻銘，其文甚美。遷太子中舍人，管東宮書記。又詔爲石闕銘記，奏之。敕曰：「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，辭義典雅，足爲佳作。昔虞丘辨物，邯鄲獻賦，賞以金帛，前史美談。可賜絹三

十四。」遷太子庶子、國子博士，母憂去職。服闋，爲中書侍郎，給事黃門侍郎，揚州別駕從事史，以疾陳解，遷鴻臚卿，入爲吏部郎，參選事。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、行江州府州事。以公事免，左遷中書侍郎，司徒司馬，太子中庶子，廷尉卿。又爲中庶子，加給事中，揚州大中正。復除國子博士，中庶子、中正並如故。守太常卿，中正如故。普通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文集二十卷，行於世。

第四子纘，早慧，十歲通經，爲童子奉車郎，卒。

到洽字茂洽，彭城武原人也。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。祖仲度，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。父坦，齊中書郎。

洽年十八，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。洽少知名，清警有才學士行。謝朓文章盛於一時，見洽深相賞好，日引與談論。每謂洽曰：「君非直名人，乃亦兼資文武。」朓後爲吏部，洽去職，朓欲薦之，洽覩世方亂，深相拒絕。除晉安王國左常侍，不就，遂築室巖阿，幽居者積歲。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，與洽兄沼、概並善。嘗訪洽於田舍，見之歎曰：「此子日下無雙。」遂申拜親之禮。

天監初，詔、漑俱蒙擢用，洽尤見知賞，從弟沆亦相與齊名。高祖問待詔丘遲曰：「到洽何如沆、漑？」遲對曰：「正清過於沆，文章不減漑；加以清言，殆將難及。」即召爲太子舍人。御華光殿，詔洽及沆、蕭琛、任昉侍譙，賦二十韻詩，以洽辭爲工，賜絹二十匹。高祖謂昉曰：「諸到可謂才子。」昉對曰：「臣常竊議，宋得其武，梁得其文。」

二年，遷司徒主簿，直待詔省，敕使抄甲部書。五年，遷尚書殿中郎。洽兄弟羣從，遞居此職，時人榮之。七年，遷太子中舍人，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。俄爲侍讀，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，洽復充其選。九年，遷國子博士，奉敕撰太學碑。十二年，出爲臨川內史，在郡稱職。十四年，入爲太子家令，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兼國子博士。十六年，遷太子中庶子。普通元年，以本官領博士。頃之，入爲尚書吏部郎，請託一無所行。俄遷員外散騎常侍，復領博士，母憂去職。五年，復爲太子中庶子，領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遷給事黃門侍郎，領尚書左丞，準繩不避貴戚，尚書省賄賂莫敢通。時鑾與欲親戎，軍國容禮，多自洽出。六年，遷御史中丞，彈糾無所顧望，號爲勁直，當時肅清。以公事左降，猶居職。舊制，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，洽兄漑爲左民尚書，洽引服親不應有礙，刺省詳決。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，亦以其兄弟素篤，不能相別也。七年，出爲貞威將軍、雲麾長史、尋陽太守。大通元年，卒於郡，時年五十一。贈侍中。諡曰理子。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：「明北亮、到長史遂

相係凋落，傷怛悲惋，不能已已。去歲陸太常殂歿，今茲二賢長謝。陸生資忠履貞，冰清玉潔，文該四始，學遍九流，高情勝氣，貞然直上。明公儒學稽古，淳厚篤誠，立身行道，始終如一，儻值夫子，必升孔堂。到子風神開爽，文義可觀，當官莅事，介然無私。皆海內之俊父，東序之祕寶。此之嗟惜，更復何論。但遊處周旋，並淹歲序，造膝忠規，豈可勝說，幸免祇悔，實二三子之力也。談對如昨，音言在耳，零落相仍，皆成異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時可言。天下之寶，理當惻愴。近張新安又致故，其人文筆弘雅，亦足嗟惜，隨弟府朝，東西日久，尤當傷懷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傷惋，屬有今信，乃復及之。」

洽文集行於世。子伯淮、仲舉。

明山賓字孝若，平原鬲人也。父僧紹，隱居不仕，宋末國子博士徵，不就。

山賓七歲能言名理，〔四〕十三博通經傳，居喪盡禮。服闋，州辟從事史。起家奉朝請。兄仲璋嬰痼疾，家道屢空，山賓乃行干祿。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軍，後爲廣陽令，頃之去官。義師至，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。梁臺建，爲尙書駕部郎，遷治書侍御史，右軍記室參軍，掌治吉禮。時初置五經博士，山賓首膺其選。遷北中郎諮議參軍，侍皇太子

讀。累遷中書侍郎，國子博士，太子率更令，中庶子，博士如故。天監十五年，出爲持節、督緣淮諸軍事、征遠將軍、北兗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徵爲太子右衛率，加給事中，遷御史中丞。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、司農卿。四年，遷散騎常侍，領青冀二州大中正。東宮新置學士，又以山賓居之，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。

初，山賓在州，所部平陸縣不稔，啓出倉米以贍人，後刺史檢州曹，失簿書，以山賓爲耗闕，有司追責，籍其宅入官，山賓默不自理，更市地造宅。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，有令曰：「明祭酒雖出撫大藩，擁旄推轂，珥金拖紫，而恒事屢空。聞構宇未成，今送薄助。」並貽詩曰：「平仲古稱奇，夷吾昔擅美。令則挺伊賢，東秦固多士。築室非道傍，置宅歸仁里。庚桑方有係，原生今易擬。必來三逕人，將招五經士。」

山賓性篤實，家中嘗乏用，〔吾〕貨所乘牛。旣售受錢，乃謂買主曰：「此牛經患漏蹄，治差已久，恐後脫發，無容不相語。」買主遽追取錢。處士阮孝緒聞之，歎曰：「此言足使還淳反朴，激薄停澆矣。」

五年，又爲國子博士，常侍、中正如故。其年以本官假節，權攝北兗州事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時年八十五。詔贈侍中、信威將軍。諡曰質子。昭明太子爲舉哀，賻錢十萬，布百匹，並使舍人王顥監護喪事。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：「北兗信至，明常侍遂至殞逝，聞之

傷怛。此賢儒術該通，志用稽古，溫厚淳和，倫雅弘篤。授經以來，迄今二紀。若其上交不諂，造膝忠規，非顯外迹，得之胸懷者，蓋亦積矣。攝官連率，行當言歸，不謂長往，眇成疇日。追憶談緒，皆爲悲端，往矣如何！昔經聯事，理當酸愴也。」

山賓累居學官，甚有訓導之益，然性頗疏通，接於諸生，多所狎比，人皆愛之。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，禮儀二十卷，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。

子震，字興道，亦傳父業。歷官太學博士，太子舍人，尚書祠部郎，餘姚令。

殷鈞字季和，陳郡長平人也。晉太常融八世孫。父叡，有才辯，知名齊世，歷官司徒從事中郎。叡妻王奩女。奩爲雍州刺史、鎮北將軍，乃言於朝，以叡爲鎮北長史、河南太守。奩誅，叡並見害。鈞時年九歲，以孝聞。及長，恬靜簡交遊，好學有思理。善隸書，爲當時楷法，南鄉范雲、樂安任昉並稱賞之。高祖與叡少舊故，以女妻鈞，卽永興公主也。

天監初，拜駙馬都尉，起家祕書郎，太子舍人，司徒主簿，祕書丞。鈞在職，啓校定祕閣四部書，更爲目錄。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，別爲品目。遷驃騎從事中郎，中書郎，太子家令，掌東宮書記。頃之，遷給事黃門侍郎，中庶子，尚書吏部郎，司徒左長史，侍中。東宮

置學士，復以鈞爲之。公事免。復爲中庶子，領國子博士、左驍騎將軍，博士如故。出爲明威將軍、臨川內史。

鈞體羸多疾，閉閣臥治，而百姓化其德，劫盜皆奔出境。嘗禽劫帥，不加考掠，但和言誚責。劫帥稽顙乞改過，鈞便命遣之，後遂爲善人。郡舊多山瘡，更暑必動，自鈞在任，郡境無復瘡疾。母憂去職，居喪過禮，昭明太子憂之，手書誠喻曰：「知比諸德，哀頓爲過，又所進殆無一溢，甚以酸耿。迴然一身，〔七〕宗奠是寄，毀而滅性，聖教所不許。宜微自遣割，俯存禮制，饘粥果蔬，少加勉強。憂懷旣深，指故有及，並令繆道臻口具。」鈞答曰：「奉賜手令，並繆道臻宣旨，伏讀感咽，肝心塗地。小人無情，動不及禮，但稟生疴劣，假推年歲，罪戾所鍾，復加橫疾。頃者綿微，守盡晷漏，目亂玄黃，心迷哀樂，惟救危苦，未能以遠理自制。薑桂之滋，實聞前典，不避梁肉，復忝今慈，臣亦何人，降此憂愍。謹當循復聖言，思自補續，如脫申延，實由亭造。」服闋，遷五兵尚書，猶以頓瘵經時，不堪拜受，乃更授散騎常侍，領步兵校尉，侍東宮。尋改領中庶子。昭明太子薨，官屬罷，又領右游擊，除國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中大通四年，卒，時年四十九。諡曰貞子。二子：構，渥。

陸襄字師卿，吳郡吳人也。父閑，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，〔一〕永元末，遙光據東府作亂，或勸閑去之。閑曰：「吾爲人吏，何所逃死。」臺軍攻陷城，閑見執，將刑，第二子絳求代死，不獲，遂以身蔽刃，刑者俱害之。襄痛父兄之酷，喪過于禮，服釋後猶若居憂。

天監三年，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，起家擢拜著作佐郎，除永寧令。秩滿，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，外兵，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。昭明太子聞襄業行，啓高祖引與遊處，除太子洗馬，遷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出爲揚州治中，襄父終此官，固辭職，高祖不許，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。昭明太子敬耆老，襄母年將八十，與蕭琛、傅昭、陸杲每月常遣存問，加賜珍羞衣服。襄母嘗卒患心痛，醫方須三升粟漿，是時冬月，日又逼暮，求索無所，忽有老人詣門貨漿，量如方劑，始欲酬直，無何失之，時以襄孝感所致也。累遷國子博士，太子家令，復掌管記，母憂去職。襄年已五十，毀頓過禮，太子憂之，日遣使誠喻。服闋，除太子中庶子，復掌管記。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官屬罷，妃蔡氏別居金華宮，以襄爲中散大夫、領步兵校尉、金華宮家令、知金華宮事。

七年，出爲鄱陽內史。〔二〕先是，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，嘗入山採藥，拾得五色幡毼，又於地中得石璽，竊怪之。琛先與妻別室，望琛所處，常有異氣，益以爲神。大同元年，遂結其門徒，殺廣晉令王筠，號上願元年，署置官屬，其黨轉相誑惑，有衆萬餘人。將出攻郡，

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，爲備禦，及賊至，連戰破之，生獲琛，餘衆逃散。時隣郡豫章、安成等守宰，案治黨與，因求賄貨，皆不得其實，或有善人盡室離禍，惟襄郡部枉直無濫。民作歌曰：「鮮于平後善惡分，民無枉死，賴有陸君。」又有彭李二家，先因忿爭，遂相誣告，襄引入內室，不加責誚，但和言解喻之，二人感恩，深自咎悔，乃爲設酒食，令其盡歡，酒罷，同載而還，因相親厚。民又歌曰：「陸君政，無怨家，鬪旣罷，讎共車。」在政六年，郡中大治，民李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，陳襄德化，求於郡立碑，降勅許之。又表乞留襄，襄固求還，徵爲吏部郎，遷祕書監，領揚州大中正。太清元年，遷度支尚書，中正如故。

二年，侯景舉兵圍宮城，以襄直侍中省。三年三月，城陷，襄逃還吳。賊尋寇東境，沒吳郡。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，會海鹽人陸黯舉義，有衆數千人，夜出襲郡，殺僞太守蘇單于，推襄行郡事。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，襄遣迎寧爲盟主，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。子仙聞兵起，乃退還，與黯等戰於松江，黯敗走，吳下軍聞之，亦各奔散。襄匿于墓下，一夜憂憤卒，時年七十。

襄弱冠遭家禍，終身蔬食布衣，不聽音樂，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。侯景平，世祖追贈侍中、雲麾將軍。以建義功，追封餘干縣侯，邑五百戶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陸倕博涉文理，到洽匪躬貞勁，明山賓儒雅篤實，殷鈞靜素恬和，陸襄淳深孝性，雖任遇有異，皆列於名臣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祖子真宋東陽太守「東陽」南史作「海陵」。

〔二〕年十七「年」字各本脫去，據冊府元龜七二七補。

〔三〕還伊人而世載「還」藝文類聚三一作「逮」。

〔四〕山賓七歲能言名理「名」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殿本、金陵局本及南史俱作「玄」。今從百衲本及冊府元龜七七四。

〔五〕家中嘗乏用「用」南史作「困」，疑作「困」是。

〔六〕南鄉范雲「鄉」各本譌「郡」，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六一改。按：本書范雲傳作「南鄉舞陰人」。

〔七〕迥然一身「迥」各本譌「迴」，據冊府元龜七五三改。

〔八〕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「揚州治中」，齊書孝義陸絳傳及南史陸閑傳作「揚州別駕」。

〔九〕七年出爲鄱陽內史「中大通只六年，其明年正月改大同，不得有七年。」七「字譌，當作「六」。

梁書卷二十八

列傳第二十二

裴邃

兄子之高

之平

之橫

夏侯亶

弟夔

魚弘附

章放

裴邃字淵明，河東聞喜人，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。〔一〕祖壽孫，寓居壽陽，爲宋武帝前軍長史。父仲穆，驍騎將軍。

邃十歲能屬文，善左氏春秋。齊建武初，刺史蕭遙昌引爲府主簿。壽陽有八公山廟，遙昌爲立碑，使邃爲文，甚見稱賞。舉秀才，對策高第，奉朝請。

東昏踐阼，始安王蕭遙光爲撫軍將軍、揚州刺史，引邃爲參軍。後遙光敗，邃還壽陽，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，豫州豪族皆被驅掠，邃遂隨衆北徙，魏主宣武帝雅重之，以爲司徒屬，中書郎，魏郡太守。魏遣王肅鎮壽陽，邃固求隨肅，密圖南歸。天監初，自拔還朝，除後軍諮議參軍。邃求邊境自効，以爲輔國將軍、廬江太守。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

郡，遂率麾下拒破之，加右軍將軍。

五年，征邵陽洲，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。遂築壘逼橋，每戰輒克，於是密作沒突艦。會甚雨，淮水暴溢，遂乘艦徑造橋側，魏衆驚潰，遂乘勝追擊，大破之。進克羊石城，斬城主元康。又破霍丘城，斬城主甯永仁。平小峴，攻合肥。以功封夷陵縣子，邑三百戶。遷冠軍長史、廣陵太守。

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，因論帝王功業。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，云「裴遂多大言，有不臣之迹」。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。遂志欲立功邊陲，不願閑遠，乃致書於呂僧珍曰：「昔阮咸、顏延有『二始』之歎，『吾才不逮古人，今爲三始，非其願也，將如之何！』未及至郡，會魏攻宿預，詔遂拒焉。行次直瀆，魏衆退。遷右軍諮議參軍、豫章王雲麾府司馬，率所領助守石頭。出爲竟陵太守，開置屯田，公私便之。遷爲游擊將軍、朱衣直閣、直殿省。尋遷假節、明威將軍、西戎校尉、北梁秦二州刺史。復開創屯田數千頃，倉廩盈實，省息邊運，民吏獲安。乃相率餉絹千餘匹，遂從容曰：「汝等不應爾，吾又不可逆。」納其絹二匹而已。還爲給事中、雲騎將軍、朱衣直閣將軍，遷大匠卿。

普通二年，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，魏軍來援。以遂爲假節、信武將軍，督衆軍討焉。遂深入魏境，從邊城道，出其不意，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，遂擊破之，遂圍其

城，壽面縛請降，義州平。除持節、督北徐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北徐州刺史，未之職，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鎮合肥。

四年，進號宣毅將軍。是歲，大軍將北伐，〔三〕以遼督征討諸軍事，率騎三千，先襲壽陽。九月壬戌，夜至壽陽，攻其郛，斬關而入，一日戰九合，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，遼以援絕拔還。於是遼復整兵，收集士卒。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。遼自爲黃袍騎，先攻狄丘、璧城、黎漿等城，皆拔之。屠安成、馬頭、沙陵等戍。〔四〕是冬，始修芍陂。明年，復破魏新蔡郡，略地至於鄭城，汝潁之間，所在響應。魏壽陽守將長孫稚、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，出城挑戰，遼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，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，稚等悉衆追之，四甄競發，魏衆大敗。斬首萬餘級。稚等奔走，閉門自固，不敢復出。其年五月，卒於軍中。追贈侍中、左衛將軍，給鼓吹一部，進爵爲侯，增邑七百戶。諡曰烈。

遼少言笑，沉深有思略，爲政寬明，能得士心。居身方正有威重，將吏憚之，少敢犯法。及其卒也，淮、肥間莫不流涕，以爲遼不死，洛陽不足拔也。

子之禮，字子義，自國子生推第，〔五〕補邵陵王國左常侍、信威行參軍。王爲南兗，除長流參軍，未行，仍留宿衛，補直閣將軍。丁父憂，服闋襲封，因請隨軍討壽陽，除雲麾將軍，遷散騎常侍。又別攻魏廣陵城，平之，除信武將軍、西豫州刺史，加輕車將軍，除黃門侍郎，

遷中軍宣城王司馬。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北徐州刺史。徵太子左衛率，兼衛尉卿，轉少府卿。卒，諡曰壯。子政，承聖中，官至給事黃門侍郎。江陵陷，隨例入西魏。

之高字如山，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。起家州從事、新都令、奉朝請，遷參軍。頗讀書，少負意氣，常隨叔父邃征討，所在立功，甚爲邃所器重，戎政咸以委焉。

壽陽之役，邃卒于軍所，之高隸夏侯夔，平壽陽，仍除平北豫章長史、梁郡太守，封都城縣男，邑二百五十戶。時魏汝陰來附，敕之高應接，仍除假節、驍勇將軍、潁州刺史。士民夜反，踰城而入，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，賊乃散走。父憂還京。起爲光遠將軍，合討陰陵盜賊，平之，^{〔六〕}以爲譙州刺史。又還爲左軍將軍，出爲南譙太守、監北徐州，遷員外散騎常侍。尋除雄信將軍、西豫州刺史，餘如故。

侯景亂，之高率衆入援，南豫州刺史、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，頓于張公洲。柳仲禮至橫江，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，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，據建興苑。及城陷，之高還合肥，與鄱陽王範西上。稍至新蔡，衆將一萬，未有所屬，元帝遣蕭慧正召之，以爲侍中、護軍將軍。到江陵，承制除特進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卒，時年七十三。贈侍中、

儀同三司，鼓吹一部。諡曰恭。

子畿，累官太子右衛率、雋州刺史。西魏攻陷江陵，畿力戰死之。

之平字如原，之高第五弟。少亦隨遂征討，以軍功封都亭侯。歷武陵王常侍、扶風弘農二郡太守，不行，除譙州長史、陽平太守。拒侯景，城陷後，遷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、太子詹事。

之橫字如岳，之高第十三弟也。少好賓遊，重氣俠，不事產業。之高以其縱誕，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。之橫歎曰：「大丈夫富貴，必作百幅被。」遂與僮屬數百人，於芍陂大營田墅，遂致殷積。太宗在東宮，聞而要之，以爲河東王常侍、直殿主帥，遷直閣將軍。侯景亂，出爲貞威將軍，隸鄱陽王範討景。景濟江，仍與範長子嗣入援。連營度淮，據東城。京都陷，退還合肥，與範泝流赴湓城。景遣任約上逼晉熙，範令之橫下援，未及至，範薨，之橫乃還。

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，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，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。大心以州降景。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，承制除散騎常侍、廷尉卿，出爲河東內史。又隨王僧

辯拒侯景於巴陵，景退，遷持節、平北將軍、東徐州刺史，中護軍，封豫寧侯，邑三千戶。又隨僧辯追景，平郢、魯、江、晉等州，恒爲前鋒陷陣。仍至石頭，破景，景東奔，僧辯令之橫與杜崱入守臺城。及陸納據湘州叛，又隸王僧辯南討焉。於陣斬納將李賢明，遂平之。又破武陵王於硤口。還除吳興太守，乃作百幅被，以成其初志。

後江陵陷，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，晉安王方智承制，〔七〕以之橫爲使持節、鎮北將軍、徐州刺史，都督衆軍，給鼓吹一部，出守蘄城。之橫營壘未周，而齊軍大至，〔八〕兵盡矢窮，遂於陣沒，時年四十一。贈侍中、司空公，諡曰忠壯。子鳳寶嗣。

夏侯亶字世龍，車騎將軍詳長子也。齊初，起家奉朝請。永元末，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，隨府鎮荊州，亶留京師，爲東昏聽政主帥。及崔慧景作亂，亶以捍禦功，除驍騎將軍。及高祖起師，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，密遣信下都迎亶，亶乃齎宣德皇后令，令南康王纂承大統，封十郡爲宣城王，進位相國，置僚屬，選百官。建康城平，以亶爲尙書吏部郎，俄遷侍中，奉璽於高祖。天監元年，出爲宣城太守。尋入爲散騎常侍，領右驍騎將軍。六年，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、南郡太守，父憂解職。居喪盡禮，廬于墓側，遺財悉推諸弟。八年，起

爲持節、督司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司州刺史，領安陸太守。服闋，襲封豐城縣公。居州甚有威惠，爲邊人所悅服。十二年，以本號還朝，除都官尚書，遷給事中、右衛將軍、領豫州大中正。十五年，出爲信武將軍、安西長史、江夏太守。十七年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、太子右衛率，遷左衛將軍，領前軍將軍。俄出爲明威將軍、吳興太守。在郡復有惠政，吏民圖其像，立碑頌美焉。普通三年，入爲散騎常侍，領右驍騎將軍，轉太府卿，常侍如故。以公事免，未幾，優詔復職。五年，遷中護軍。

六年，大舉北伐，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、歷陽太守明紹世、淮南譙太守魚弘、晉熙太守張澄，並世之驍將，自南道伐壽陽城，未克而邃卒。乃加宣使持節，馳驛代邃，與魏將河間王元琛、臨淮王元彧等相拒，頻戰克捷。尋有密敕，班師合肥，以休士馬，須堰成復進。七年夏，淮堰水盛，壽陽城將沒，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、陳慶之等稍進，宣帥湛僧智、魚弘、張澄等通清流澗，將入淮、肥。魏軍夾肥築城，出宣軍後，宣與僧智還襲，破之。進攻黎漿，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。兩軍既合，所向皆降下。凡降城五十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，米二十萬石。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，合肥鎮改爲南豫州，以宣爲使持節、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、雲麾將軍、豫南豫二州刺史。壽春久罹兵荒，百姓多流散，宣輕刑薄賦，務農省役，頃之民戶充復。大通二年，進號平北將軍。三

年，卒於州鎮。高祖聞之，卽日素服舉哀，贈車騎將軍。諡曰襄。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，詔許之。

亶爲人美風儀，寬厚有器量，涉獵文史，辯給能專對。宗人夏侯滢爲衡陽內史，辭日，亶侍御坐，高祖謂亶曰：「夏侯滢於卿疏近？」亶答曰：「是臣從弟。」高祖知滢於亶已疏，乃曰：「卿傖人，好不辨族從。」亶對曰：「臣聞服屬易疏，所以不忍言族。」時以爲能對。

亶歷爲六郡三州，不修產業，祿賜所得，隨散親故。性儉率，居處服用，充足而已，不事華侈。晚年頗好音樂，有妓妾十數人，並無被服姿容。每有客，常隔簾奏之，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。

亶二子：誼，損。誼襲封豐城公，歷官太子舍人，洗馬。太清中，侯景入寇，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，並卒圍內。

夔字季龍，亶弟也。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。中興初，遷司徒屬。天監元年，爲太子洗馬，中舍人，中書郎。丁父憂，服闋，除大匠卿，知造太極殿事。普通元年，爲邵陵王信威長史，行府國事。其年，出爲假節、征遠將軍，隨機北討，還除給事黃門侍郎。二年，副裴邃討義州，平之。三年，代兄亶爲吳興太守，尋遷假節、征遠將軍、西陽武昌二郡太守。七

年，徵爲衛尉，未拜，改授持節、督司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司州刺史，領安陸太守。

八年，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、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，攻平靜、穆陵、陰山三關，克之。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，入其郭。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，僧智逆擊破之，夔自武陽會僧智，斷魏軍歸路。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，及夔至，遂請降。夔讓僧智，僧智曰：「慶和志欲降公，不願降僧智，今往必乖其意；且僧智所將爲烏合募人，」不御之以法。公持軍素嚴，必無犯令，受降納附，深得其宜。」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，建官軍旗鼓，衆莫敢妄動，慶和束兵以出，軍無私焉。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，粟六十萬斛，餘物稱是。顯伯聞之夜遁，衆軍追之，生擒二萬餘人，斬獲不可勝數。詔以僧智領東豫州，鎮廣陵。夔引軍屯安陽。夔又遣偏將屠楚城，盡俘其衆，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。

大通二年，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，〔二〕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，夔亦自楚城會之，遂留鎮焉。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，以夔爲刺史，兼督司州。三年，遷使持節，進號仁威將軍，封保城縣侯，邑一千五百戶。中大通二年，徵爲右衛將軍，丁所生母憂去職。

時魏南兗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，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，起夔爲雲麾將軍，隨機北討，尋授使持節、督南豫州諸軍事、南豫州刺史。六年，轉使持節、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。豫州積歲寇戎，人頗失業，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，溉田千餘頃，

歲收穀百餘萬石，以充儲備，兼贍貧人，境內賴之。夔兄亶先經此任，至是夔又居焉。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，百姓歌之曰：「我之有州，頻仍夏侯；前兄後弟，布政優優。」在州七年，甚有聲績，遠近多附之。有部曲萬人，馬二千匹，並服習精強，爲當時之盛。性奢豪，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。愛好人士，不以貴勢自高，文武賓客常滿坐，時亦以此稱之。大同四年，卒於州，時年五十六。有詔舉哀，賻錢二十萬，布二百匹。追贈侍中、安北將軍。諡曰桓。

子譔嗣，官至太僕卿。譔弟譔，少粗險薄行，常停鄉里，領其父部曲，爲州助防，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。淵明彭城戰沒，復爲侯景長史。景尋舉兵反，譔前驅濟江，頓兵城西士林館，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，子女財貨，盡略有之。淵明在州有四妾，章、於、王、阮，並有國色。淵明沒魏，其妾並還京第，譔至，破第納焉。

魚弘，襄陽人。身長八尺，白皙美姿容。累從征討，常爲軍鋒，歷南譙、盱眙、竟陵太守。常語人曰：「我爲郡，所謂四盡：水中魚鱉盡，山中麋鹿盡，田中米穀盡，村里民庶盡。丈夫生世，如輕塵栖弱草，白駒之過隙。人生歡樂富貴幾何時！」於是姿意酣賞，侍妾百餘人，不勝金翠，服玩車馬，皆窮一時之絕。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、新興永寧二郡太守，卒官。

韋放字元直，車騎將軍叡之子。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，高祖臨雍州，又召爲主簿。放身長七尺七寸，腰帶八圍，容貌甚偉。天監元年，爲盱眙太守，還除通直郎，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，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，以父憂去職。服闋，襲封永昌縣侯，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、襄陽太守。轉假節、明威將軍、竟陵太守。在郡和理，爲吏民所稱。

六年，大舉北伐，以放爲貞威將軍，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。七年，夏侯亶攻黎漿不克，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。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。放累爲藩佐，並著聲績。

普通八年，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，又以放爲明威將軍，帥師會之。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，放軍營未立，麾下止有二百餘人。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，一軍所仗，放令洵單騎擊刺，屢折魏軍，洵馬亦被傷不能進，放胄又三貫流矢。衆皆失色，請放突去。放厲聲叱之曰：「今日唯有死耳。」乃免胄下馬，據胡牀處分。於是士皆殊死戰，莫不一當百。魏軍遂退，放逐北至渦陽。魏又遣常山王元昭、大將軍李獎、乞佛寶、費穆等衆五萬來援，放率所督將陳度、趙伯超等夾擊，大破之。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。放乃登城，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，器仗充牣，又遣降人三十，分報李獎、費穆等。魏人棄諸營壘，一時奔潰，衆軍乘之，

斬獲略盡。擒穆弟超，并王緯送於京師。還爲太子右衛率，轉通直散騎常侍。出爲持節、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梁南秦二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徙督北徐州諸軍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增封四百戶，持節、將軍如故。在鎮三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九。諡曰宣侯。

放性弘厚篤實，輕財好施，於諸弟尤雍睦。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，常同一室臥起，時稱爲「三姜」。初，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，因指爲婚姻。其後各產男女，未及成長而率亡，遺嗣孤弱，放常贍卹之。及爲北徐州，時有勢族請姻者，放曰：「吾不失信於故友。」乃以息岐娶率女，又以女適率子，時稱放能篤舊。長子粲嗣，別有傳。

史臣曰：裴邃之詞采早著，兼思略沉深，夏侯亶之好學辯給，夔之奢豪愛士，韋放之弘厚篤行，並遇主逢時，展其才用矣。及牧州典郡，破敵安邊，咸著功績，允文武之任，蓋梁室之名臣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。「襄州刺史綽」南史作「冀州刺史徽」。按西魏以前無襄州，裴綽亦未嘗

爲刺史，裴徽曾爲冀州刺史，見三國魏志。疑南史作「冀州刺史裴」爲是。

〔二〕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。「咸」各本譌「或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三〕是歲大軍將北伐。「是歲」承上文普通四年而言。按當依本書武帝紀作普通五年，則下文之「九月壬戌」、「明年」皆與紀合。

〔四〕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。「安成」當依本書武帝紀普通五年十一月作「安城」。

〔五〕自國子生推第「推第」疑是「擢第」之譌。

〔六〕合討陰陵盜賊平之。「合」疑當依南史作「令」。

〔七〕晉安王方智承制。姚思廉原文作「晉安王諱承制」，北監本、殿本補「諱」爲「綱」，誤。按蕭方智卽梁敬帝，承聖元年封晉安王，三年十一月，江陵陷，梁羣臣迎至建康推爲太宰承制，後爲梁帝。今補正。

〔八〕而齊軍大至。「齊」各本譌「魏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九〕歷陽太守明紹世。「明」各本同。本書張惠紹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作「胡」。

〔一〇〕且僧智所將爲烏合募人。「烏」字各本脫去，據冊府元龜三五二補。通鑑梁武帝大通元年作「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」。

〔一一〕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。各本脫「大通」二字。按：上文有「八年」，爲普通八年，下文

又有「中大通二年」，則此「二年」當爲大通二年，今補正。

〔三〕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「王緯」各本作「王偉」，據本書陳慶之傳及冊府元龜三五二改。

梁書卷二十九

列傳第二十三

高祖三王

高祖八男：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，太宗簡文皇帝，廬陵威王續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，吳淑媛生豫章王綜，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，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，葛脩容生武陵王紀。綜及紀別有傳。

南康簡王績字世謹，高祖第四子。天監八年，封南康郡王，邑二千戶。出爲輕車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十年，遷使持節、都督南徐州諸軍事、南徐州刺史，進號仁威將軍。績時年七歲，主者有受貨，洗改解書，長史王僧孺弗之覺，績見而輒詰之，便卽時首服，衆咸歎其聰警。十六年，徵爲宣毅將軍、領石頭戍軍事。十七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北兗徐青冀

五州諸軍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在州著稱。尋有詔徵還，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，稱績尤異一十五條，乞留州任，優詔許之，進號北中郎將。普通四年，徵爲侍中、雲麾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五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江州諸軍事、江州刺史。丁董淑儀憂，居喪過禮，高祖手詔勉之，使攝州任，固求解職，乃徵授安右將軍、領石頭戍軍事，尋加護軍。羸瘠弗堪視事。大通三年，因感病薨于任，時年二十五。贈侍中、中軍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給鼓吹一部。諡曰簡。

績寡玩好，少嗜慾，居無僕妾，躬事約儉，所有租秩，悉寄天府。及薨後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。〔三〕

子會理嗣，字長才。少聰慧，好文史。年十一而孤，特爲高祖所愛，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。年十五，拜輕車將軍、湘州刺史，又領石頭戍軍事。遷侍中，兼領軍將軍。尋除宣惠將軍、丹陽尹，置佐史。出爲使持節、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南兖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督衆軍北討，至彭城，爲魏師所敗，退歸本鎮。

二年，侯景圍京邑，會理治嚴將入援，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，外託赴援，實謀襲廣陵，會理擊破之，方得進路。臺城陷，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

會理，其僚佐咸勸距之，會理曰：「諸君心事，與我不同，天子年尊，受制賊虜，今有手敕召我入朝，臣子之心，豈得違背。且遠處江北，功業難成，不若身赴京都，圖之肘腋。吾計決矣。」遂席卷而行，以城輸紹先。至京，景以爲侍中、司空、兼中書令。雖在寇手，每思匡復，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，要結壯士。時范陽祖皓斬紹先，據廣陵城起義，期以會理爲內應。皓敗，辭相連及，景矯詔免會理官，猶以白衣領尙書令。

是冬，景往晉熙，京師虛弱，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。敬禮曰：「舉大事必有所資，今無寸兵，安可以動？」會理曰：「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，昨來相知，克期響集，聽吾日定，便至京師。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，若大兵外攻，吾等內應，直取王偉，事必有成。縱景後歸，無能爲也。」敬禮曰「善」，因贊成之。于時百姓厭賊，咸思用命，自丹陽至于京口，靡不同之。後事不果，與弟祁陽侯通理並遇害。〔五〕

通理字仲宣，位太子洗馬，封祁陽侯。

通理弟父理字季英，〔六〕會理第六弟也。生十旬而簡王薨，至三歲而能言，見內人分散，涕泣相送，父理問其故，或曰：「此簡王宮人，喪畢去爾。」父理便號泣，悲不自勝，諸宮人見之，莫不傷感，爲之停者三人焉。服闋後，見高祖，又悲泣不自勝。高祖爲之流涕，謂左

右曰：「此兒大必爲奇士。」大同八年，封安樂縣侯，〔七〕邑五百戶。

父理性慷慨，慕立功名，每讀書見忠臣烈士，未嘗不廢卷歎曰：「一生之內，當無愧古人。」博覽多識，有文才，嘗祭孔文舉墓，并爲立碑，製文甚美。

太清中，侯景內寇，父理聚賓客數百，輕裝赴南兗州，隨兄會理入援，恒親當矢石，爲士卒先。及城陷，又隨會理還廣陵，因入齊爲質，乞師。行二日，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，遂追會理，因爲所獲。紹先防之甚嚴，不得與兄弟相見，乃僞請先還京，得入辭母，謂其姊安固公主曰：「〔八〕事旣如此，豈可合家受斃。兄若至，願爲言之，善爲計自勉，勿賜以爲念也。家國阽危，雖死非恨，前途亦思立効，但未知天命何如耳。」至京師，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，可以託孤，乃以玉柄扇贈之。貞怪其故，不受。父理曰：「後當見憶，幸勿推辭。」會祖皓起兵，父理奔長蘆，收軍得千餘人。其左右有應賊者，因間劫會理，其衆遂駭散，爲景所害，時年二十一。元貞始悟其前言，往收葬焉。

廬陵威王續字世訢，高祖第五子。天監八年，封廬陵郡王，邑二千戶。十年，拜輕車將軍、南彭城琅邪太守。十三年，轉會稽太守。十六年，爲都督江州諸軍事、雲麾將軍、江州

刺史。普通元年，徵爲宣毅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

續少英果，膂力絕人，馳射游獵，應發命中。高祖常歎曰：「此我之任城也。」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、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，續冠於諸人，高祖大悅。三年，爲使持節、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、西中郎將、雍州刺史。〔五〕七年，加宣毅將軍。中大通二年，又爲使持節、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給鼓吹一部。續多聚馬仗，畜養驍雄，金帛內盈，倉廩外實。四年，遷安北將軍。大同元年，爲使持節、都督江州諸軍事、安南將軍、江州刺史。三年，徵爲護軍將軍、領石頭戍軍事。五年，爲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又出爲使持節、都督荊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中大同二年，薨於州，時年四十四。贈司空、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，鼓吹一部，諡曰威。長子安嗣。〔一〇〕

邵陵攜王綸字世調，高祖第六子也。少聰穎，博學善屬文，尤工尺牘。天監十三年，封邵陵郡王，邑二千戶。出爲寧遠將軍、琅邪彭城二郡太守，遷輕車將軍、會稽太守。十八年，徵爲信威將軍。普通元年，領石頭戍軍事，尋爲江州刺史。五年，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

州，^{〔二〕}坐事免官奪爵。七年，拜侍中。大通元年，復封爵，尋加信威將軍，置佐史。中大通元年，爲丹陽尹。四年，爲侍中、宣惠將軍、揚州刺史。以侵漁細民，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，綸知之，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。智通子訴于闕下，高祖令圍綸第，捕子高，綸匿之，竟不出。坐免爲庶人。頃之，復封爵。大同元年，爲侍中、雲麾將軍。七年，出爲使持節、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郢州刺史，^{〔三〕}遷爲安前將軍、丹陽尹。中大同元年，出爲鎮東將軍、南徐州刺史。

太清二年，進位中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侯景構逆，加征討大都督，率衆討景。將發，高祖誡曰：「侯景小豎，頗習行陣，未可以一戰卽殄，當以歲月圖之。」綸次鍾離，景已度采石。綸乃晝夜兼道，遊軍入赴。^{〔三〕}濟江中流風起，人馬溺者十一二。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、新淦公大成等，^{〔四〕}步騎三萬，發自京口。將軍趙伯超曰：「若從黃城大道，必與賊遇，不如逕路直指鍾山，出其不意。」綸從之。衆軍奄至，賊徒大駭，分爲三道攻綸，綸與戰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翌日，賊又來攻，相持日晚，賊稍引却，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。賊回拒駿，駿部亂，賊因逼大軍，軍遂潰。綸至鍾山，衆裁千人，賊圍之，戰又敗，乃奔還京口。三年春，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，至于驃騎洲。進位司空。臺城陷，奔禹穴。大寶元年，綸至郢州，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，綸不受，乃上綸爲假黃鉞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

綸於是置百官，改廳事爲正陽殿。數有災怪，綸甚惡之。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，內外斷絕，綸聞其急，欲往救之，爲軍糧不繼，遂止。乃與世祖書曰：

伏以先朝聖德，孝治天下，九親雍睦，四表無怨，誠爲國政，實亦家風。唯余與爾，同奉神訓，宜敦旨喻，共承無改。且道之斯美，以和爲貴，況天時地利，不及人和，豈可手足肱支，自相屠害。日者聞譽事情失訓，以幼陵長，湘、峽之內，遂至交鋒。方等身遇亂兵，斃於行陣，殞于吳局，方此非冤。聞問號怛，惟增摧憤，念以兼悼，當何可稱。吾在州所居遙隔，雖知其狀，未喻所然。及屆此藩，備加覲訪，咸云譽應接多替，兵糧閉壅，弟教亦不悛，故興師以伐。譽未識大體，意斷所行，雖存急難，豈知竊思。不能禮爭，復以兵來。蕭牆興變，體親成敵，一朝至此，能不嗚呼。既有書問，雲雨傳流，噂喏其間，委悉無因詳究。

方今社稷危恥，創巨痛深，人非禽蟲，在知君父。卽日大敵猶強，天讎未雪，余爾昆季，在外三人，如不匡難，安用臣子。唯應剖心嘗膽，泣血枕戈，感誓蒼穹，憑靈宗祀，畫謀夕計，共思匡復。至於其餘小忿，或宜寬貸。誠復子憾須臾，將奈國冤未逞。正當輕重相推，小大易奪，遣無益之情，割下流之悼，弘豁以理，通識勉之。今已喪鍾山，復誅猶子，將非揚湯止沸，吞冰療寒。若以譽之無道，近遠同疾，弟復効尤，攸非獨

罪。幸寬於衆議，忍以事寧。如使外寇未除，家禍仍構，料今訪古，未或弗亡。

夫征戰之理，義在克勝；至於骨肉之戰，愈勝愈酷，捷則非功，敗則有喪，勞兵損義，虧失多矣。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，正爲藩屏盤固，宗鎮強密。若自相魚肉，是代景行師，景便不勞兵力，坐致成效，醜徒聞此，何快如之。又莊鐵小豎作亂，久挾觀寧、懷安二侯，以爲名號，當陽有事充掣，殊廢備境，第聞征伐，復致分兵，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、雍，莫非戰地，悉以勞師。侯景卒承虛藉釁，浮江豕突，豈不表裏成虞，首尾難救？可爲寒心，其事已切。弟若苦陷洞庭，兵戈不戢，雍州疑迫，（二）何以自安，必引進魏軍，以求形援。侯景事等內癰，西秦外同瘤腫。直置關中，已爲咽氣，況復貪狼難測，勢必侵吞。弟若不安，家國去矣。吾非有深鑒，獨能弘理，正是採藉風謠，博參物論，咸以爲疑，皆欲解體故耳。

自我國五十許年，恩格玄穹，德彌赤縣，雖有逆難，未亂邕熙。溥天率土，忠臣憤慨，比屋罹禍，忠義奮發，無不抱甲負戈，衝冠裂眦，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，所須兵主唱耳。今人皆樂死，赴者如流。弟英略振遠，雄伯當代，唯德唯藝，資文資武，拯溺濟難，朝野咸屬，一匡九合，非弟而誰？豈得自違物望，致招羣讟！其間患難，具如所陳。斯理皎然，無勞請箸，驗之以實，寧須確引。吾所以間關險道，出自東川，政謂上游諸藩，

必連師狎至，庶以殘命，預在行間；及到九江，安北兄遂泝流更上，全由餽饋懸絕，〔二〕卒食半菽，阻以菜色，無因進取。侯景方延假息，復緩誅刑，倍增號憤，啓處無地。計瀟湘穀粟，猶當紅委，若阻弟嚴兵，唯事交切，至於運轉，恐無暇發遣。卽日萬心慊望，唯在民天，若遂等西河，時事殆矣。必希令弟豁照茲途，解汨川之圍，存社稷之計，使其運輸糧儲，應贍軍旅，庶協力一舉，指日寧泰。宗廟重安，天下清復，推弟之功，豈非幸甚。吾才懦兵寡，安能爲役，所寄令弟，庶得申情，朝聞夕死，萬殞何恨。聊陳聞見，幸無怪焉。臨紙號迷，諸失次緒。

世祖復書，陳河東有罪，不可解圍之狀。綸省書流涕曰：「天下之事，一至於斯！」左右聞之，莫不掩泣。於是大修器甲，將討侯景。元帝聞其強盛，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，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，綸軍潰，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。〔二七〕

時綸長史韋質、司馬姜律先在于外，聞綸敗，馳往迎之，於是復收散卒，屯于齊昌郡，將引魏軍共攻南陽。侯景將任約聞之，使鐵騎二百襲綸，綸無備，又敗走定州。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，綸以龍祖荆鎮所任，懼爲所執，復歸齊昌。行至汝南，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，〔二八〕綸之故吏，聞綸敗，開城納之。綸乃修浚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將攻竟陵。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，報于西魏，西魏遣大將軍楊忠、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。二年二月，忠等至于汝南，綸

嬰城自守。會天寒大雪，忠等攻之不能克，死者甚衆。後李素中流矢卒，城乃陷。忠等執綸，綸不爲屈，遂害之，投于江岸，經日顏色不變，鳥獸莫敢近焉。時年三十三。〔二〕百姓憐之，爲立祠廟，後世祖追諡曰攜。

長子堅，字長白。大同元年，以例封汝南侯，邑五百戶。亦善草隸，性頗庸短。侯景圍城，堅屯太陽門，終日蒲飲，不撫軍政。吏士有功，未嘗申理，疫癘所加，亦不存卹，士咸憤怨。太清三年三月，堅書佐董勛華、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，城遂陷，〔三〕堅遇害。

弟確，字仲正。少驍勇，有文才。大同二年，封爲正階侯，邑五百戶，後徙封永安。常在第中習騎射，學兵法，時人皆以爲狂。左右或以進諫，確曰：「聽吾爲國家破賊，使汝知之。」除祕書丞，太子中舍人。

鍾山之役，確苦戰，所向披靡，羣虜憚之。確每臨陣對敵，意氣詳贍，帶甲據鞍，自朝及夕，馳驟往反，不以爲勞，諸將服其壯勇。及侯景乞盟，確在外，慮爲後患，啓求召確入城。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、廣州刺史，增封二千戶。確知此盟多貳，城必淪沒，因欲南奔，攜王聞之，逼確使入。確猶不肯，攜王流涕謂曰：「汝欲反邪！」時臺使周石珍在坐，確謂石珍曰：「侯景雖云欲去，而不解長圍，以意而推，其事可見。今召我入，未見其益也。」石珍曰：「敕旨

如此，侯豈得辭？確執意猶堅，攜王大怒，謂趙伯超曰：「譙州，卿爲我斬之，當賚首赴闕。」伯超揮刃眄確曰：「我識君耳，刀豈識君？」確於是流涕而出，遂入城。及景背盟復圍城，城陷，確排闥入，啓高祖曰：「城已陷矣。」高祖曰：「猶可一戰不？」對曰：「不可。臣向者親格戰，勢不能禁，自縊下城，僅得至此。」高祖歎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。」乃使確爲慰勞文。

確既出見景，景愛其膂力，恒令在左右。後從景行，見天上飛鳶，羣虜爭射不中，確射之，應弦而落。賊徒忿嫉，咸勸除之。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，確謂使者曰：「侯景輕佻，可一夫力致，確不惜死，正欲手刃之；但未得其便耳。卿還啓家王，願勿以爲念也。」事未遂而爲賊所害。

史臣曰：自周、漢廣樹藩屏，固本深根；高祖之封建，將遵古制也。南康、廬陵並以宗室之貴，據磐石之重，績以孝著，績以勇聞。綸聰警有才學，性險躁，屢以罪黜，及太清之亂，忠孝獨存，斯可嘉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「淑」南史作「昭」。

〔二〕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 武帝紀，天監七年九月，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，是「八年」當作「七年」。

南史亦作「七年」。

〔三〕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南史「府」上有「少」字。

〔四〕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 「勸」各本譌「歡」，據南史梁宗室吳平侯景傳改。

〔五〕與弟祁陽侯通理並遇害 百衲本、南監本、汲古閣本作「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」。今從北監本、

殿本。按通理封祁陽侯，見南史本傳，建安侯是蕭賁封爵，詳後校勘記第七條。

〔六〕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祁陽侯通理弟父理字季英 「父理字季英」上十七字，各本無，據南史補。「父理字季英」，百衲本、南監本、汲古閣本作「通理字季英」，後六處「父理」亦並作「通理」。今並據北監本、殿本及南史改正。

〔七〕封安樂縣侯 「安樂」各本作「建安」，據南史改。按本書臨川王宏傳，子正立封建安縣侯，正立死，子賁嗣侯。又本書侯景傳，南康嗣王會理欲襲侯景，「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，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祁陽侯通理……等，並害之」。是蕭通理封祁陽侯，蕭父理封安樂侯，蕭賁封建安侯，不

應混淆，今據本書侯景傳及南史改正。

〔八〕謂其姊安固公主曰「安固」南、北監本，汲古閣本，殿本，金陵局本譌作「固安」，今從百衲本及冊府元龜二八五改正。「公主」，南史無「公」字。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諸王女例封縣主，不得稱公主，無公字是也。此誤衍文。」

〔九〕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雍州刺史「雍」「雍州」各本並譌爲「南徐」「南徐州」。按：南徐與梁秦沙地相去甚遠，不容合屬一統府。冊府元龜二八〇作「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」。又梁書武帝紀：「普通三年春正月己未，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。」是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秦沙四州，今據改。

〔一〇〕長子安嗣 南史作世子憑，因罪誅死，次子應嗣。

〔一一〕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「南兖州」南史作「南徐州」。

〔一二〕七年至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按武帝紀，蕭綸爲平西將軍、郢州刺史在大同六年。

〔一三〕遊軍入赴「遊」，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二二作「旋」。

〔一四〕新淦公大成等「淦」各本譌「塗」，據通鑑改。

〔一五〕雍州疑迫「雍州」各本皆作「雍川」，今改正。按雍州是岳陽王晉鎮地（見本書張纘傳），以此稱晉。

〔二六〕全由餽饋懸絕「絕」，百衲本作「齧」，其他各本作「斷」。張元濟梁書校勘記：「按齧疑齧之訛，

齧，古文絕字，見前漢書路溫舒傳。」按張說是，今從改。

〔二七〕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「躡」各本皆作「確」，據南史改。張森楷南史校勘記：「蕭確在

侯景左右，欲手刃侯景，被殺，則確未嘗有走武昌事。」

〔二八〕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「李素」南史、通志並作「李素孝」，無「者」字。疑此「者」字爲「孝」

字之譌。

〔二九〕時年三十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按綸被害在大寶二年辛未，距天監十三年甲子始封之歲已

三十八年矣，史稱年三十三必誤也。且梁武諸子，綸次居六，元帝次居七。元帝生於天監七

年，綸既長於元帝，計其卒時，最少亦當四十四五歲也。」

〔三〇〕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「等」各本譌「尋」，並脫「城」字，據南史及冊府

元龜四三七增改。

梁書卷三十

列傳第二十四

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

裴子野字幾原，河東聞喜人，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。兄黎，弟楷、綽，並有盛名，所謂「四裴」也。曾祖松之，宋太中大夫。祖駟，南中郎外兵參軍。父昭明，通直散騎常侍。

子野生而偏孤，爲祖母所養，年九歲，祖母亡，泣血哀慟，家人異之。少好學，善屬文。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，右軍江夏王參軍，遭父憂去職。居喪盡禮，每之墓所，哭泣處草爲之枯，有白兔馴擾其側。天監初，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，將表奏之，會雲卒，不果。樂安任昉有盛名，爲後進所慕，遊其門者，昉必相薦達。子野於昉爲從中表，獨不至，昉亦恨焉。久之，除右軍安成王參軍，俄遷兼廷尉正。時三官通署獄牒，子野嘗不在，同僚輒署其名，奏有不允，子野從坐免職。或勸言諸有司，可得無咎。子野笑而答曰：「雖慚柳季之道，豈

因訟以受服。自此免黜久之，終無恨意。

二年，吳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，引爲冠軍錄事，府遷職解。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，聞其行業而善焉。會遷國子博士，乃上表讓之曰：「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，年四十，字幾原，幼稟至人之行，長厲國士之風，居喪有禮，毀瘠幾滅，免憂之外，蔬水不進。栖遲下位，身賤名微，而性不憚憚，情無汲汲，是以有識嗟推，州閭歎服。且家傳素業，世習儒史，苑囿經籍，遊息文藝。著宋略二十卷，彌綸首尾，勒成一代，屬辭比事，有足觀者。且章句洽悉，訓故可傳，脫置之膠庠，以弘獎後進，庶一夔之辯可尋，三豕之疑無謬矣。伏惟皇家淳耀，多士盈庭，官人邁乎有嬌，械櫟越於姬氏，苟片善宜錄，無論厚薄，一介可求，不由等級。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，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。敢緣斯義，輕陳愚瞽，乞以臣斯忝，回授子野。如此，則賢否之宜，各全其所，訊之物議，誰曰不允。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，訪之邑里，差非虛謬，不勝悽悽微見，冒昧陳聞。伏願陛下哀憐愴款，鑒其愚實，干犯之讐，乞垂赦宥。」有司以資歷非次，弗爲通。尋除尚書比部郎，仁威記室參軍。出爲諸暨令，在縣不行鞭罰，民有爭者，示之以理，百姓稱悅，合境無訟。

初，子野曾祖松之，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，未及成而卒，子野常欲繼成先業。及齊永明末，沈約所撰宋書既行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。其敘事評論多善，約見而歎

曰：「吾弗逮也。」蘭陵蕭琛、北地傅昭、汝南周捨咸稱重之。至是，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，以爲著作郎，掌國史及起居注。頃之，兼中書通事舍人，尋除通直正員郎，著作、舍人如故。又敕掌中書詔誥。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，遣使由岷山道入貢。此二國歷代弗賓，莫知所出。子野曰：「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。服虔注云：『白題，胡名也。』又漢定遠侯擊虜，八滑從之，此其後乎。」時人服其博識。敕仍使撰方國使圖，廣述懷來之盛，自要服至于海表，凡二十國。

子野與沛國劉顯、南陽劉之遴、陳郡殷芸、陳留阮孝緒、吳郡顧協、京兆韋棱，皆博極羣書，深相賞好，顯尤推重之。時吳平侯蕭勸、范陽張纘，每討論墳籍，咸折中於子野焉。普通七年，王師北伐，敕子野爲喻魏文，受詔立成，高祖以其事體大，召尚書僕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捨、鴻臚卿劉之遴、中書侍郎朱异，集壽光殿以觀之，時並歎服。高祖目子野而言曰：「其形雖弱，其文甚壯。」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，其夜受旨，子野謂可待旦方奏，未之爲也，及五鼓，敕催令開齋速上，子野徐起操筆，味爽便就。旣奏，高祖深嘉焉。自是凡諸符檄，皆令草創。子野爲文典而速，不尚麗靡之詞，其制作多法古，與今文體異，當時或有詆訶者，及其末皆翕然重之。或問其爲文速者，子野答云：「人皆成於手，我獨成於心，雖有見否之異，其於刊改一也。」

俄遷中書侍郎，餘如故。大通元年，轉鴻臚卿，尋領步兵校尉。子野在禁省十餘年，靜默自守，未嘗有所請謁，外家及中表貧乏，所得俸悉分給之。無宅，借官地二畝，起茅屋數間。妻子恒苦飢寒，唯以教誨爲本，子姪祇畏，若奉嚴君。末年深信釋氏，持其教戒，終身飯麥食蔬。中大通二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二。

先是子野自剋死期，不過庚戌歲。是年自省移病，謂同官劉之亨曰：「吾其逝矣。」遺命儉約，務在節制。高祖悼惜，爲之流涕。詔曰：「鴻臚卿、領步兵校尉、知著作郎、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，文史足用，廉白自居，劬勞通事，多歷年所。奄致喪逝，惻愴空懷。可贈散騎常侍，賻錢五萬，布五十匹，卽日舉哀。諡曰貞子。」

子野少時，集注喪服、續裴氏家傳各二卷，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，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，百官九品二卷，附益諡法一卷，方國使圖一卷，文集二十卷，並行於世。又欲撰齊梁春秋，始草創，未就而卒。子饒，官至通直郎。〔二〕

顧協字正禮，吳郡吳人也。晉司空和七世孫。〔三〕協幼孤，隨母養於外氏。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，協年數歲，永撫之曰：「兒欲何戲？」協對曰：「兒正欲枕石。」

漱流。」永歎息曰：「顧氏興於此子。」既長，好學，以精力稱。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，從內弟率尤推重焉。

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，兼太學博士。舉秀才，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：「江左以來，未有此作。」遷安成王國左常侍，兼廷尉正。太尉臨川王聞其名，召掌書記，仍侍西豐侯正德讀。正德爲巴西、梓潼郡，協除所部安都令，〔三〕未至縣，遭母憂。服闋，出補西陽郡丞。還除北中郎行參軍，復兼廷尉正。久之，出爲廬陵郡丞，未拜，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，除中軍參軍，領郡五官，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，兼記室。普通六年，正德受詔北討，引爲府錄事參軍，掌書記。

軍還，會有詔舉士，湘東王表薦協曰：「臣聞貢玉之士，歸之潤山；論珠之人，出於枯岸。是以芻蕘之言，擇於廊廟者也。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，行稱鄉閭，學兼文武，服膺道素，雅量邃遠，安貧守靜，奉公抗直，傍闕知己，志不自營，年方六十，室無妻子。臣欲言於官人，申其屈滯，協必苦執貞退，立志難奪，可謂東南之遺寶矣。伏惟陛下未明求衣，思賢如渴，爰發明詔，各舉所知。臣識非許、郭，雖無知人之鑒，若守固無言，懼貽蔽賢之咎。昔孔愉表韓續之才，〔四〕庾亮薦翟湯之德，臣雖未齒二臣，協實無慚兩士。」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，兼中書通事舍人，累遷步兵校尉，守鴻臚卿，員外散騎常侍，〔五〕卿、舍人並如故。大同八

年，卒，時年七十三。高祖悼惜之，手詔曰：「員外散騎常侍、鴻臚卿、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，廉潔自居，白首不衰，久在省闈，內外稱善。奄然殞喪，惻怛之懷，不能已已。傍無近親，彌足哀者。大殮既畢，卽送其喪柩還鄉，并營冢槨，並皆資給，悉使周辦。可贈散騎常侍，令便舉哀。諡曰溫子。」

協少清介，有志操。初爲廷尉正，冬服單薄，寺卿蔡法度謂人曰：「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，恐顧郎難衣食者。」竟不敢以遺之。及爲舍人，同官者皆潤屋，協在省十六載，器服飲食，不改於常。有門生始來事協，知其廉潔，不敢厚餉，止送錢二千，協發怒，杖二十，因此事者絕於饋遺。自丁艱憂，遂終身布衣蔬食。少時將娉舅息女，未成婚而協母亡，免喪後不復娶。至六十餘，此女猶未他適，協義而迎之。晚雖判合，卒無胤嗣。

協博極羣書，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。撰異姓苑五卷，瑣語十卷，並行於世。

徐摛字士秀，東海郟人也。祖憑道，宋海陵太守。父超之，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。摛幼而好學，及長，遍覽經史。屬文好爲新變，不拘舊體。起家太學博士，遷左衛司馬。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，高祖謂周捨曰：「爲我求一人，文學俱長兼有行者，欲令與晉安

遊處。」捨曰：「臣外弟徐摛，形質陋小，若不勝衣，而堪此選。」高祖曰：「必有仲宣之才，亦不簡其容貌。」以摛爲侍讀。後王出鎮江州，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，又轉平西府中記室。王移鎮京口，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，帶鄉令，以母憂去職。王爲丹陽尹，起摛爲秣陵令。普通四年，王出鎮襄陽，摛固求隨府西上，遷晉安王諮議參軍。大通初，王總戎北伐，以摛兼寧蠻府長史，參贊戎政，敕命軍書，多自摛出。王入爲皇太子，轉家令，兼掌管記，尋帶領直。

摛文體既別，春坊盡學之，「宮體」之號，自斯而起。高祖聞之怒，召摛加讓，及見，應對明敏，辭義可觀，高祖意釋。因問五經大義，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，末論釋教。摛商較縱橫，應答如響，高祖甚加歎異，更被親狎，寵遇日隆。領軍朱异不說，謂所親曰：「徐叟出入兩宮，漸來逼我，須早爲之所。」遂承間白高祖曰：「摛年老，又愛泉石，意在一郡，以自怡養。」高祖謂摛欲之，乃召摛曰：「新安大好山水，任昉等並經爲之，卿爲我臥治此郡。」中大通三年，遂出爲新安太守。至郡，爲治清靜，教民禮義，勸課農桑，期月之中，風俗便改。秩滿，還爲中庶子，加戎昭將軍。

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，卽太宗妃之姪女也。晉宋已來，初婚三日，婦見舅姑，衆賓皆列觀，引春秋義云「丁丑，夫人姜氏至」。戊寅，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。戊寅，丁丑之明日，故

禮官據此，皆云宜依舊貫。太宗以問摛，摛曰：「儀禮云『質明贊見婦於舅姑』。雜記又云『婦見舅姑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』。政言婦是外宗，未審嫺令，所以停坐三朝，觀其七德。舅延外客，姑率內賓，堂下之儀，以備盛禮。近代婦於舅姑，本有戚屬，不相瞻看。夫人乃妃姪女，有異他姻，覲見之儀，謂應可略。」太宗從其議。除太子左衛率。

太清三年，侯景攻陷臺城，時太宗居永福省，賊衆奔入，舉兵上殿，侍衛奔散，莫有存者。摛獨巖然侍立不動，徐謂景曰：「侯公當以禮見，何得如此。」凶威遂折。侯景乃拜，由是常憚摛。太宗嗣位，進授左衛將軍，固辭不拜。太宗後被幽閉，摛不獲朝謁，因感氣疾而卒，年七十八。長子陵，最知名。

鮑泉字潤岳，東海人也。父機，〔子〕湘東王諮議參軍。

泉博涉史傳，兼有文筆。少事元帝，早見擢任。及元帝承制，累遷至信州刺史。太清三年，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，泉至長沙，作連城以逼之，譽率衆攻泉，泉據柵堅守，譽不能克。泉因其弊出擊之，譽大敗，盡俘其衆，遂圍其城，久未能拔。世祖乃數泉罪，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。僧辯至，泉愕然，顧左右曰：「得王竟陵助我經略，賊不足平矣。」

僧辯既入，乃背泉而坐，曰：「鮑郎有罪，令旨使我鎖卿，卿勿以故意見期。」因出令示泉，鎖之牀下。泉曰：「稽緩王師，甘罪是分，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。」乃爲啓謝淹遲之罪。世祖尋復其任，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。

郢州平，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，泉爲長史，行府州事。侯景密遣將宋子仙、任約率精騎襲之，方諸與泉不恤軍政，唯蒲酒自樂，賊騎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諸與泉方雙陸，不信，曰：「徐文盛大軍在東，賊何由得至？」既而傳告者衆，始令闔門，賊縱火焚之，莫有抗者，賊騎遂入，城乃陷。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。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，不克，敗還，乃殺泉於江夏，沉其屍于黃鵠磯。

初，泉之爲南討都督也，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，覺而告之。後未旬，果見囚執。頃之，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，又告泉曰：「君勿憂，尋得免矣。」因說其夢，泉密記之，俄而復見任，皆如其夢。

泉於儀禮尤明，撰新儀四十卷，〔七〕行於世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阮孝緒常言，仲尼論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終乎文學。有行者多尚質

樸，有文者少蹈規矩，故衛、石靡餘論可傳，屈、賈無立德之譽。若夫憲章游、夏，祖述回、騫，體兼文行，於裴幾原見之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子騫官至通直郎「騫」南史作「騫」。

〔二〕晉司空和七世孫「七世」南史作「六世」。

〔三〕協除所部安都令「安都」南史作「新安」。

〔四〕昔孔愉表韓績之才「績」各本並譌爲「績」，據晉書隱逸韓績傳改。

〔五〕員外散騎常侍王懋竝讀書記疑八：「員外上少一轉字或遷字。」南史亦脫。」

〔六〕父機「機」南史作「幾」。

〔七〕撰新儀四十卷「四十卷」南史及隋書經籍志上皆作「三十卷」。

梁書卷三十一

列傳第二十五

袁昂

子君正

袁昂字千里，陳郡陽夏人。祖洵，^{〔一〕}宋征虜將軍、吳郡太守。父顗，冠軍將軍、雍州刺史，泰始初，舉兵奉晉安王子勛，^{〔二〕}事敗誅死。昂時年五歲，乳媼攜抱匿於廬山，會赦得出，猶徙晉安，至元徽中聽還，時年十五。初，顗敗，傳首京師，藏於武庫，至是始還之。昂號慟嘔血，絕而復蘇，從兄彖嘗撫視抑臂，昂更制服，廬于墓次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，粲謂彖曰：「其幼孤而能至此，故知名器自有所在。」

齊初，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，遷征虜主簿，太子舍人，王儉鎮軍府功曹史。儉時爲京尹，經於後堂獨引見昂，指北堂謂昂曰：「卿必居此。」累遷祕書丞，黃門侍郎。昂本名千里，齊永明中，武帝謂之曰：「昂昂千里之駒，在卿有之，今改卿名爲昂，卽千里爲字。」出爲安南

鄱陽王長史、尋陽公相。還爲太孫中庶子、衛軍武陵王長史。

丁內憂，哀毀過禮。服未除而從兄彖卒。昂幼孤，爲彖所養，乃制菽服。人有怪而問之者，昂致書以喻之曰：「竊聞禮由恩斷，服以情申，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爨有緦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傾乾廕，資敬未奉，過庭莫承，藐藐沖人，未達朱紫。從兄提養訓教，示以義方，每假其談價，虛其聲譽，得及人次，實亦有由。兼開拓房宇，處以華曠，同財共有，恣其取足，爾來三十餘年，憐愛之至，無異於己。」姊妹孤姪，成就一時，篤念之深，在終彌固，此恩此愛，畢壤不追。旣情若同生，而服爲諸從，言心卽事，實未忍安。昔馬棱與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爲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喪，亦緣情而致制，雖識不及古，誠懷感慕。常願千秋之後，從服菽齊，不圖門衰，禍集一旦，草土殘息，復罹今酷，尋惟慟絕，彌劇彌深。今以餘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申無已之情。雖禮無明據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君問禮所歸，謹以諮白。臨紙號哽，言不識次。」

服闋，除右軍邵陵王長史，俄遷御史中丞。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，多納賕貨，昂依事劾奏，不憚權豪，當時號爲正直。出爲豫章內史，丁所生母憂去職，以喪還，江路風浪暴駭，昂乃縛衣著柩，誓同沈溺。及風止，餘船皆沒，唯昂所乘船獲全，咸謂精誠所致。葬訖，起爲建武將軍、吳興太守。

永元末，義師至京師，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，昂獨拒境不受命。高祖手書喻曰：「夫禍福無門，興亡有數，天之所棄，人孰能匡？機來不再，圖之宜早。頃藉聽道路，承欲狼顧一隅，既未悉雅懷，聊申往意。獨夫狂悖，振古未聞，窮凶極虐，歲月滋甚。天未絕齊，聖明啓運，兆民有賴，百姓來蘇。吾荷任前驅，掃除京邑，方撥亂反正，伐罪弔民，至止以來，前無橫陣。今皇威四臨，長圍已合，遐邇畢集，人神同奮。銳卒萬計，鐵馬千羣，以此攻戰，何往不克。況建業孤城，人懷離阻，面縛軍門，日夕相繼，屠潰之期，勢不云遠。兼熒惑出端門，太白入氐室，天文表於上，人事符於下，不謀同契，寔在茲辰。且范岫、申胄，久薦誠款，各率所由，仍爲掎角，沈法瑀、孫臍、朱端，已先肅清吳會，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，禦堂堂之師，根本既傾，枝葉安附？童兒牧豎，咸謂其非，求之明鑒，實所未達。今竭力昏主，未足爲忠，家門屠滅，非所謂孝，忠孝俱盡，將欲何依？豈若翻然改圖，自招多福，進則遠害全身，退則長守祿位。去就之宜，幸加詳擇。若執迷遂往，同惡不悛，大軍一臨，誅及三族。雖貽後悔，寧復云補。欲布所懷，故致今白。」昂答曰：「都史至，辱誨。承藉以衆論，謂僕有勤王之舉，兼蒙誚責，獨無送款，循復嚴旨，若臨萬仞。」三吳內地，非用兵之所，況以偏隅一郡，何能爲役？近奉敕，以此境多虞，見使安慰。自承麾旆屆止，莫不膝袒軍門，惟僕一人敢後至者，政以內揆庸素，文武無施，直是東國賤男子耳。」昂雖欲獻心，不增大師之勇，置其愚默，寧沮衆

軍之威。幸藉將軍含弘之大，可得從容以禮。竊以一瀆微施，尙復投殞，況食人之祿，而頓忘一旦。非惟物議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躊躇，未遑薦璧。遂以輕微，爰降重命，震灼于心，忘其所厝，誠推理鑒，猶懼威臨。」建康城平，昂束身詣闕，高祖宥之不問也。

天監二年，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。昂奉啓謝曰：「恩降絕望之辰，慶集寒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萑枯未擬，摳衣聚足，顛隕不勝。臣遍歷三墳，備詳六典，巡校賞罰之科，調檢生死之律，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，峻三章於聖人之世。是以塗山始會，致防風之誅；酆邑方構，有崇侯之伐。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，賒刑於耐罪之族，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實大，披心瀝血，敢乞言之。臣東國賤人，學行何取，旣殊鳴雁直木，故無結綬彈冠，徒藉羽儀，易農就仕。往年濫職，守秩東隅，仰屬龔行，風驅電掩。當其時也，負鼎圖者日至，執玉帛者相望。獨在愚臣，頓昏大義，殉鴻毛之輕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吳險薄，五湖交通，屢起田儋之變，每懼殷通之禍，空慕君魚保境，遂失師涓抱器。後至者斬，臣甘斯戮。明刑徇衆，誰曰不然。幸約法之弘，承解網之宥，猶當降等薪粲，遂乃頓釋鉗赭。斂骨吹魂，還編黔庶，濯疵蕩穢，入楚遊陳，天波旣洗，雲油遽沐。古人有言：『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。』臣之所荷，曠古不書，臣之死所，未知何地。」

高祖答曰：「朕遺射鉤，卿無自外。」俄除給事黃門侍郎。其年遷侍中。明年，出爲尋

陽太守，行江州事。六年，徵爲吏部尙書，累表陳讓，徙爲左民尙書，兼右僕射。七年，除國子祭酒；兼僕射如故，領豫州大中正。八年，出爲仁威將軍、吳郡太守。十一年，入爲五兵尙書，復兼右僕射，未拜，有詔卽眞。^{〔三〕}尋以本官領起部尙書，加侍中。十四年，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，詔權假昂節，往勞軍。十五年，遷左僕射，^{〔四〕}尋爲尙書令、宣惠將軍。普通三年，爲中書監、丹陽尹。其年進號中衛將軍，復爲尙書令，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，給鼓吹，未拜，又領國子祭酒。大通元年，加中書監，給親信三十人。尋表解祭酒，進號中撫軍大將軍，遷司空、侍中、尙書令，親信、鼓吹並如故。五年，加特進、左光祿大夫，增親信爲八十人。大同六年，薨，時年八十。詔曰：「侍中、特進、左光祿大夫、司空昂，奄至薨逝，惻怛于懷。公器寓凝素，志誠貞方，端朝變理，嘉猷載緝。追榮表德，寔惟令典。可贈本官，鼓吹一部，給東園祕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二十萬，絹布一百匹，蠟二百斤，卽日舉哀。」

初，昂臨終遺疏，不受贈諡，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，凡有所須，悉皆停省。復曰：「吾釋褐從仕，不期富貴，但官序不失等倫，衣食粗知榮辱，以此闔棺，無慚鄉里。往忝吳興，屬在昏明之際，旣闇於前覺，無識於聖朝，不知天命，甘貽顯戮，幸遇殊恩，遂得全門戶。自念負罪私門，^{〔五〕}階榮望絕，保存性命，以爲幸甚；不謂叨竊寵靈，一至於此。常欲竭誠酬報，申吾乃心，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，吾輒啓求行，誓之丹款，實非矯言。旣庸懦無施，

皆不蒙許，雖欲罄命，其議莫從。今日瞑目，畢恨泉壤，若魂而有知，方期結草。聖朝遵古，知吾名品，或有追遠之恩，雖是經國恒典，在吾無應致此，脫有贈官，慎勿祇奉。」諸子累表陳奏，詔不許。冊諡曰穆正公。

子君正，美風儀，善自居處，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。頃之，兼吏部郎，以母憂去職。服闋，爲邵陵王友、北中郎長史、東陽太守。尋徵還都，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，詔不許，仍除豫章內史，尋轉吳郡太守。〔侯景亂，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，及京城陷，還郡。

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，而蓄聚財產，服玩靡麗。賊遣子悅攻之，〔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，〕〔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，略其資產，乃曰：「賊軍甚銳，其鋒不可當，今若拒之，恐民心不從也。」〕君正性怯懦，乃送米及牛酒，郊迎子悅，子悅既至，掠奪其財物子女，因是感疾卒。

史臣曰：夫天尊地卑，以定君臣之位；松筠等質，無革歲寒之心。袁千里命屬崩離，身逢厄季，雖獨夫喪德，臣志不移；及抗疏高祖，無虧忠節，斯亦存夷、叔之風矣。終爲梁室台

鼎，何其美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祖洵「洵」各本譌「詢」，據宋書袁顗傳及南史袁淑傳改。

〔二〕舉兵奉晉安王子勛「晉安」各本譌「尋陽」。按：劉子勛封晉安王，非尋陽王；封尋陽王者，乃其弟劉子房。今據宋書晉安王子勛傳、松滋侯子房傳改。

〔三〕無異於己「南史作「言無異色」」。

〔四〕直是東國賤男子耳「東」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百衲本、金陵局本及南史俱作「陳」，今從北監本、殿本。按：袁昂陳郡陽夏人，然陳郡不得稱陳國；且下袁昂謝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啟，有「臣東國賤人」語，下「東」字各本無作「陳」者，可證此亦作「東」爲是。

〔五〕有詔卽眞「眞」下各本衍一「封」字，今刪。

〔六〕遷左僕射「左」各本作「右」，據本書武帝紀及南史改。按上文已復兼左僕射，此不應遷右僕射。

〔七〕自念負罪私門「各本並脫「負」字。據南史補。

〔八〕尋轉吳郡太守「吳郡」各本譌「吳興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八三改。按：下文有「新城戍主戴

僧易勸令拒守」，新城屬吳郡。

〔九〕賊遣于子悅攻之，「于子悅」南史作「張太墨」。

〔一〇〕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，「城」各本譌「成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六九八改。

梁書卷三十二

列傳第二十六

陳慶之 蘭欽

陳慶之字子雲，義興國山人也。幼而隨從高祖。高祖性好碁，每從夜達旦不輟，等輩皆倦寐，惟慶之不寢，聞呼卽至，甚見親賞。從高祖東下平建鄴，稍爲主書，散財聚士，常思効用。除奉朝請。

普通中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，以慶之爲武威將軍，與胡龍牙、成景儁率諸軍應接。還除宣猛將軍、文德主帥，仍率軍二千，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。魏遣安豐王元延明、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，屯據陟。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，觀兵近境。慶之進薄其壘，一鼓便潰。後豫章王棄軍奔魏，衆皆潰散，諸將莫能制止，慶之乃斬關夜退，軍士得全。

普通七年，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，除慶之之假節、總知軍事。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，慶之之攻之，憲力屈遂降，慶之入據其城。轉東宮直閣，賜爵關中侯。

大通元年，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。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，前軍至駝澗，去渦陽四十里。慶之欲逆戰，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，與戰若捷，不足爲功，如其不利，沮我軍勢，兵法所謂以逸待勞，不如勿擊。慶之曰：「魏人遠來，皆已疲倦，去我既遠，必不見疑，及其未集，須挫其氣，出其不意，必無不敗之理。且聞虜所據營，林木甚盛，必不夜出。諸君若疑惑，慶之之請獨取之。」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，破其前軍，魏人震恐。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，據渦陽城，與魏軍相持。自春至冬，數十百戰，師老氣衰，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，謀欲退師。慶之杖節軍門曰：「共來至此，涉歷一歲，糜費糧仗，其數極多，諸軍並無鬪心，」皆謀退縮，豈是欲立功名，直聚爲抄暴耳。吾聞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，須虜大合，然後與戰。審欲班師，慶之之別有密敕，今日犯者，便依明詔。」仲宗壯其計，乃從之。魏人犄角作十三城，慶之之銜枚夜出，陷其四壘，渦陽城主王緯乞降。所餘九城，兵甲猶盛，乃陳其俘馘，鼓噪而攻之，遂大奔潰，斬獲略盡，渦水咽流，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。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。衆軍乘勝前頓城父。高祖嘉焉，賜慶之手詔曰：「本非將種，又非豪家，缺望風雲，以至於此。可深思奇略，善克令終。開朱門而

待賓，揚聲名於竹帛，豈非大丈夫哉！」

大通初，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，自拔來降，求立爲魏主。高祖納之，以慶之爲假節、驍勇將軍，送元顥還北。顥於渙水卽魏帝號，授慶之使持節、鎮北將軍、護軍、前軍大都督，發自鉅縣，進拔滎城，遂至睢陽。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，分築九城以相拒。慶之攻之，自旦至申，陷其三壘，大千乃降。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，宋，〔三〕進屯考城，城四面縈水，守備嚴固。慶之命浮水築壘，攻陷其城，生擒暉業，獲租車七千八百兩。仍趨大梁，望旗歸款。顥進慶之爲衛將軍、徐州刺史、武都公。〔三〕仍率衆而西。魏左僕射楊昱、西阿王元慶、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，據滎陽拒顥。兵旣精強，城又險固，慶之攻未能拔。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，先遣其驍騎將軍余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，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，援楊昱；又遣右僕射余朱世隆、〔四〕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，據虎牢。天穆、吐沒兒前後繼至，〔五〕旗鼓相望。時滎陽未拔，士衆皆恐，慶之乃解鞍秣馬，宣喻衆曰：「吾至此以來，屠城略地，實爲不少；君等殺人父兄，略人子女，又爲無算。天穆之衆，並是仇讎。我等纔有七千，虜衆三十餘萬，今日之事，義不圖存。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，及未盡至前，須平其城壘，諸君無假狐疑，自貽屠膾。」一鼓悉使登城，壯士東陽宋景休、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，遂克之。俄而魏陣外合，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，

大破之，魯安於陣乞降，元天穆、余朱吐沒兒單騎獲免。收滎陽儲實，牛馬穀帛不可勝計。進赴虎牢，余朱世隆棄城走。魏主元子攸懼，奔并州。其臨淮王元彧、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，封府庫，備法駕，奉迎顥入洛陽宮，御前殿，改元大赦。顥以慶之爲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增邑萬戶。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、王老生、李叔仁又率衆四萬，攻陷大梁，分遣老生、費穆兵二萬，據虎牢，刁宣、刁雙入梁、宋，慶之隨方掩襲，並皆降款。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。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。慶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陽童謠曰：「名師大將莫自牢，千兵萬馬避白袍。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，平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戰，所向無前。

初，元子攸止單騎奔走，宮衛嬪侍無改於常，顥旣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乃日夜宴樂，不復視事，與安豐、臨淮共立姦計，將背朝恩，絕賓貢之禮；直以時事未安，且資慶之之力用，外同內異，言多忌刻。慶之心知之，亦密爲其計。乃說顥曰：「今遠來至此，未伏尙多，若人知虛實，方更連兵，而安不忘危，須預爲其策。宜啓天子，更請精兵，並勸諸州，有南人沒此者，悉須部送。」顥欲從之，元延明說顥曰：「陳慶之兵不出數千，已自難制；今增其衆，寧肯復爲用乎？權柄一去，動轉聽人，魏之宗社，於斯而滅。」顥由是致疑，稍成疏貳。慮慶之密啓，乃表高祖曰：「河北、河南一時已定，唯余朱榮尙敢跋扈，臣與慶之自能擒討。今州郡新服，

正須綏撫，不宜更復加兵，搖動百姓。」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。洛下南人不一萬，羌夷十倍，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：「功高不賞，震主身危，二事既有，將軍豈得無慮？自古以來，廢昏立明，扶危定難，鮮有得終。今將軍威震中原，聲動河塞，屠顥據洛，則千載一時也。」慶之不從。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，因固求之鎮。顥心憚之，遂不遣。乃曰：「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，忽聞捨此朝寄，欲往彭城，謂君遽取富貴，不爲國計，手敕頻仍，恐成僕責。」慶之不敢復言。魏天柱將軍余朱榮、右僕射余朱世隆、大都督元天穆、驃騎將軍余朱吐沒兒、榮長史高歡、鮮卑、芮芮，勒衆號百萬，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。顥據洛陽六十五日，凡所得城，一時反叛。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，三日中十有一戰，傷殺甚衆。榮將退，時有劉靈助者，善天文，乃謂榮曰：「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」榮乃縛木爲筏，濟自碛石，與顥戰於河橋，顥大敗，走至臨潁，遇賊被擒，洛陽陷。慶之馬步數千，結陣東反，榮親自來追，值嵩高山水洪溢，軍人死散。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，間行至豫州，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。至都，仍以功除右衛將軍，封永興縣侯，邑一千五百戶。

出爲持節、都督緣淮諸軍事、奮武將軍、北兗州刺史。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，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。僧強頗知幻術，更相扇惑，衆至三萬，攻陷北徐州，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，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，使慶之討焉。車駕幸白下臨餞，謂慶之曰：「江、淮兵勁，其

鋒難當，卿可以策制之，不宜決戰。」慶之受命而行。曾未浹辰，斬伯龍、僧強，傳其首。

中大通二年，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、南北司二州刺史，餘並如故。慶之至鎮，遂圍懸瓠。破魏潁州刺史婁起、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，又破行臺孫騰、大都督侯進、豫州刺史堯雄、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。罷義陽鎮兵，停水陸轉運，江湖諸州並得休息。〔○〕開田六千頃，二年之後，倉廩充實。高祖每嘉勞之。又表省南司州，復安陸郡，置土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，刺史桓和陷沒，景仍進軍淮上，貽慶之書使降。敕遣湘潭侯退、右衛夏侯夔等赴援，軍至黎漿，慶之已擊破景。時大寒雪，景棄輜重走，慶之收之以歸。進號仁威將軍。是歲，豫州饑，慶之開倉賑給，多所全濟。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，詔許焉。五年十月，卒，時年五十六。贈散騎常侍、左衛將軍，鼓吹一部。諡曰武。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。

慶之性祗慎，衣不紈綺，不好絲竹，射不穿札，馬非所便，而善撫軍士，能得其死力。長子昭嗣。

第五子昕，字君章。七歲能騎射。十二隨父入洛，於路遇疾，還京師。詣鴻臚卿朱异，异訪北間形勢，昕聚土畫地，指麾分別，异甚奇之。

大同四年，爲邵陵王常侍、文德主帥、右衛仗主，敕遣助防義陽。魏豫州刺史堯雄，北間驍將，兄子寶樂，特爲敢勇。慶之圍懸瓠，雄來赴其難，寶樂求單騎校戰，昕躍馬直趣寶樂，雄卽散潰，仍陷溱城。六年，除威遠將軍、小峴城主，以公事免。十年，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，以昕爲宣猛將軍，假節討焉。勤宗平，除陰陵戍主、北譙太守，以疾不之官。又除驃騎外兵，俄爲臨川太守。

太清二年，侯景圍歷陽，敕召昕還，昕啓云：「采石急須重鎮，王質水軍輕弱，恐慮不濟。」乃板昕爲雲騎將軍，昕代質，未及下渚，景已渡江，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，不得入守。欲奔京口，乃爲景所擒。景見昕殷勤，因留極飲，曰：「我至此得卿，餘人無能爲也。」令昕收集部曲，將用之，昕誓而不許。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，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，襲殺王偉、宋子仙爲信。桃棒許之，遂盟約，射啓城中，遣昕夜縋而入。高祖大喜，敕卽受降，太宗遲疑累日不決，外事發洩，昕弗之知，猶依期而下。景邀得之，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，云「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。」景欲裹甲隨之。昕旣不肯爲書，期以必死，遂爲景所害，時年三十三。

蘭欽字休明，中昌魏人也。^{〔一〕}父子雲，天監中，軍功官至雲麾將軍，冀州刺史。

欽幼而果決，趨捷過人，隨父北征，授東宮直閣。大通元年，攻魏蕭城，拔之。仍破彭城別將郊仲，進攻擬山城，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。進攻籠城，獲馬千餘匹。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，別將范思念、鄭承宗等。仍攻厥固、張龍、子城，未拔，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，欽逆擊走之。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，還拔厥固，收其家口。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、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，欽與戰，於陣斬龍牙，傳首京師。

又假欽節，都督衡州三郡兵，討桂陽、陽山、始興叛蠻，至卽平破之。封安懷縣男，邑五百戶。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。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，遣使告急，欽往應援，破容羅溪，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。又密敕欽向魏興，經南鄭，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，^{〔二〕}仍敕赴援。除持節、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、光烈將軍、平西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增封五百戶，進爵爲侯。破通生，擒行臺元子禮、大將薛儁、張菩薩，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，梁、漢底定。進號智武將軍，增封二千戶。

俄改授持節、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、衡州刺史，未及述職，魏遣都督董紹、張獻攻圍南鄭，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，欽率所領援之，大破紹，獻於高橋城，斬首三千餘，紹、獻奔退，追入斜谷，斬獲略盡。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，^{〔三〕}請結隣好。詔加散騎常侍，進號仁威

將軍，增封五百戶，仍令述職。

經廣州，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，並擒之。至衡州，進號平南將軍，改封曲江縣公，增邑五百戶。在州有惠政，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，詔許焉。徵爲散騎常侍、左衛將軍，尋改授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、廣州刺史。既至任所，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，欽中毒而卒，時年四十二。詔贈侍中、中衛將軍，鼓吹一部。

子夏禮，侯景至歷陽，率其部曲邀擊景，兵敗死之。

史臣曰：陳慶之、蘭欽俱有將略，戰勝攻取，蓋頗、牧、衛、霍之亞歟。慶之警悟，早侍高祖，既預舊恩，加之謹肅，蟬冕組珮，亦一世之榮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諸軍並無鬪心「軍」，通鑑作「君」。

〔二〕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「暉」各本作「徽」。按：武帝中大通元年紀作「暉」，通鑑於此處及下處並作「暉」。元暉業，魏書有傳。今並據改。

〔三〕武都公 南史作武都郡王。

〔四〕又遣右僕射余朱世隆。「余朱世隆」各本皆作「余朱隆」。南史作「余朱世隆」。按：余朱世隆北史有傳，姚思廉避唐諱，刪「世」字。今補。

〔五〕天穆吐沒兒前後繼至。「吐沒兒」，各本俱脫「吐」字，按卽上文之「余朱吐沒兒」，爲余朱兆小名。今補。

〔六〕時有劉靈助者。「靈」字各本脫，據南史及通鑑補，與魏書合。

〔七〕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。「龍」南史作「寵」。

〔八〕江湖諸州並得休息。「湖」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金陵局本俱作「湘」，今從百衲本、北監本、殿本。按：冊府元龜五〇三作「湖」。通鑑同。胡注：「謂洞庭、彭蠡間諸州也。」

〔九〕乃板昕爲雲騎將軍。「騎」百衲本、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金陵局本作「旗」，今從北監本、殿本。

〔一〇〕中昌魏人也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按南齊書州郡志，梁州有東昌魏郡，又新城郡有昌魏縣，初不見中昌魏之名。」

〔一一〕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。「勝」百衲本作「滕」，今從殿本。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托跋勝疑是賀拔勝之譌。」

〔一二〕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本名黑獺，獺泰聲相近。」

梁書卷三十三

列傳第二十七

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

王僧孺字僧孺，東海鄰人，魏衛將軍肅八世孫。曾祖雅，晉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祖淮，宋司徒左長史。

僧孺年五歲，讀孝經，問授者此書所載述，曰：「論忠孝二事。」僧孺曰：「若爾，常願讀之。」六歲能屬文，既長好學。家貧，常傭書以養母，所寫既畢，諷誦亦通。

仕齊，起家王國左常侍、太學博士。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。晏爲丹陽尹，召補郡功曹，使僧孺撰東宮新記。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，又兼太學博士。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，僧孺亦遊焉。文惠太子聞其名，召入東宮，直崇明殿。欲擬爲宮僚，文惠薨，不果。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，僧孺補郡丞，除候官令。建武初，有詔舉士，揚州刺

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：「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，年三十五，理尙棲約，思致悟敏，既筆耕爲養，亦傭書成學。至乃照螢映雪，編蒲緝柳，先言往行，人物雅俗，甘泉遺儀，南宮故事，畫地成圖，抵掌可述；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，竹書無落簡之謬，訪對不休，質疑斯在。」除尙書儀曹郎，遷治書侍御史，出爲錢唐令。〔三〕初，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，以文學友會，及是將之縣，昉贈詩，其略曰：「惟子見知，惟余知子。觀行視言，要終猶始。敬之重之，如蘭如芷。形應影隨，曩行今止。百行之首，立人斯著。子之有之，誰毀誰譽。修名旣立，老至何遽。誰其執鞭，吾爲子御。」〔四〕劉略班藝，虞志荀錄，伊昔有懷，交相欣勗。下帷無倦，升高有屬。嘉爾晨燈，〔五〕惜余夜燭。其爲士友推重如此。

天監初，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，待詔文德省。尋出爲南海太守。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，外國賈人以通貨易，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，又買而卽賣，其利數倍，歷政以爲常。僧孺乃歎曰：「昔人爲蜀部長史，終身無蜀物，吾欲遺子孫者，不在越裝。」並無所取。視事朞月，有詔徵還，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，不許。旣至，拜中書郎、領著作，復直文德省，撰中表簿及起居注。遷尙書左丞，領著作如故。俄除游擊將軍，兼御史中丞。僧孺幼貧，其母鬻紗布以自業，嘗攜僧孺至市，道遇中丞鹵簿，驅迫溝中。及是拜日，引騶清道，悲感不自勝。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，兼職如故，頃之卽眞。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

字，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，高祖以僧孺詩爲工。遷少府卿，出監吳郡。還除尚書吏部郎，參大選，請謁不行。

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，行府、州、國事。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，用事府內，僧孺每裁抑之，道愍遂謗訟僧孺，逮詣南司。奉牋辭府曰：「下官不能避溺山隅，而正冠李下，旣貽疵辱，方致徽繩，解籙收簪，且歸初服。竊以董生偉器，止相驕王；賈子上才，爰傳卑土。下官生年有值，謬仰清塵，假翼西雍，竊步東閣，多慚衽服，取亂長裾，高楊相望，直居坐右，長階如畫，獨在僚端。借其從容之詞，假以寬和之色，恩禮遠過申、白，榮望多厠應、徐。厚德難逢，小人易說。方謂離腸隕首，不足以報一言，露膽披誠，何能以酬屢顧。寧謂尉羅裁舉，微禽先落；閭闔始吹，細草仍墜。一辭九畹，方去五雲。縱天網是漏，聖恩可恃，亦復孰寄心骸，何施眉目。方當橫潭亂海，就魚鼈而爲羣；披榛捫樹，從虺蛇而相伍。豈復仰聽金聲，式瞻玉色。顧步高軒，悲如霰委；踟躕下席，淚若綆縻。」

僧孺坐免官，久之不調。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，乃致書於炯，以見其意。曰：「近別之後，將隔暄寒，思子爲勞，未能忘弭。昔李叟入秦，梁生適越，猶懷悵恨，且或吟謠；況歧路之日，將離嚴網，辭無可憐，罪有不測。蓋畫地刻木，昔人所惡，叢棘旣累，於何可聞，所以握手戀戀，離別珍重。弟愛同鄒季，淫淫承睫，吾猶復抗

手分背，羞學婦人。素鍾肇節，金鷄戒序，起居無恙，動靜履宜。子雲筆札，元瑜書記，信用既然，可樂爲甚。且使目明，能祛首疾。甚善甚善。

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，癩眩屢動，消渴頻增。委化任期，故不復呼醫飲藥，但恨一旦離大辱，蹈明科，去皎皎而非自汙，抱鬱結而無誰告，丁年蓄積，與此銷亡，徒竊高價厚名，〔忖〕橫叨公器人爵，智能無所報，筋力未之酬，所以悲至撫膺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

顧惟不肖，文質無所底，蓋困於衣食，迫於飢寒，依隱易農，所志不過鍾庾。久爲尺板斗食之吏，以從卓衣黑綬之役，非有奇才絕學，雄略高謨，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，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。全璧歸趙，飛矢救燕，偃息藩魏，甘臥安郢，腦日逐，髓月支，擁十萬而橫行，提五千而深入，將能執圭裂壤，功勒景鍾，錦繡爲衣，朱丹被轂，斯大丈夫之志，非吾曹之所能及已。直以章句小才，蟲篆末藝，含吐綳縹之上，翩躚樽俎之側，委曲同之鍼縷，繁碎譬之米鹽，孰致顯榮，何能至到。加性疏澁，拙於進取，未嘗去來許、史，遨遊梁、竇，俛首脅肩，先意承旨，是以三葉靡邁，不與運并，十年未徙，孰非能薄。及除舊布新，清暑方旦，抱樂銜圖，訟謳有主，而猶限一吏於岑石，隔千里於泉亭，不得奉板中涓，預衣裳之會，提戈後勁，廁龍豹之謀。及其投劾歸來，恩均舊隸，升文

石，登玉陛，一見而降顏色，再覩而接話言，非藉左右之容，無勞羣公之助。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，筍餌卮酒之早識，一旦陪武帳，仰文陛，備聘、佚之柱下，充嚴、朱之席上，入班九棘，出專千里，據操撮之雄官，參人倫之顯職，雖古之爵人不次，取士無名，未有躡影追風，奔驟之若此者也。

蓋基薄牆高，塗遙力蹶，傾蹙必然，顛匍可俟。竟以福過災生，人指鬼瞰，將均宥器，有驗傾卮，是以不能早從曲影，遂乃取疑邪徑。故司隸懷懷，思得應弦，譬縣厨之獸，如離繳之鳥，將充庖鼎，以餌鷹鷂。雖事異鑽皮，文非刺骨，猶復因茲舌杪，成此筆端，上可以投畀北方，次可以論輸左校，變爲丹赭，充彼春薪。幸聖主留善貸之德，紆好生之施，解網祝禽，下車泣罪，愍茲隻訴，憐其殼觫，加肉朽齒，布葉枯株，輟薪止火，得不銷爛，所謂還魂斗極，追氣泰山，止復除名爲民，幅巾家巷，此五十年之後，人君之賜焉。木石感陰陽，犬馬識厚薄，員首方足，孰不戴天？而竊自有悲者，蓋士無賢不肖，在朝見嫉，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妬。家貧，無苞苴可以事朋類，惡其鄉原，恥彼戚施，何以從人，何以徇物？外無奔走之友，內乏強近之親。是以構市之徒，隨相媒孽。及一朝捐棄，以快怨者之心，吁可悲矣。〔七〕

蓋先貴後賤，古富今貧，季倫所以發此哀音，雍門所以和其悲曲。又迫以嚴秋殺

氣，具物多悲，長夜展轉，百憂俱至。況復霜銷草色，風搖樹影。寒蟲夕叫，合輕重而同悲；秋葉晚傷，雜黃紫而俱墜。蜘蛛絡幕，熠燿爭飛，故無車轍馬聲，何聞鳴鷄吠犬。俛眉事妻子，舉手謝賓遊。方與飛走爲隣，永用蓬蒿自沒。愴其長息，忽不覺生之爲重。素無一廛之田，而有數口之累。豈曰飽而不食，方當長爲傭保，餬口寄身，溘死溝渠，以實螻蟻，悲夫！豈復得與二三士友，抱接膝之歡，履足差肩，摘綺縠之清文，談希微之道德。唯吳馮之遇夏馥，范式之值孔嵩，〔〕愍其留賃，憐此行乞耳。儻不以垢累，時存寸札，則雖先犬馬，猶松喬焉。去矣何生，高樹芳烈。裁書代面，筆淚俱下。

久之，起爲安西成王參軍，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，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，入直西省，知撰譜事。普通三年，卒，時年五十八。

僧孺好墳籍，聚書至萬餘卷，率多異本，與沈約、任昉家書相埒。少篤志精力，於書無所不覩。其文麗逸，多用新事，人所未見者，世重其富。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，百家譜集十五卷，東南譜集抄十卷，文集三十卷，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，及東宮新記，並行於世。

張率字士簡，吳郡吳人。祖永，宋右光祿大夫。父瓌，齊世顯貴，歸老鄉邑。天監初，授右光祿，加給事中。

率年十二，能屬文，常日限爲詩一篇，稍進作賦頌，至年十六，向二千許首。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，召迎主簿，不就。起家著作佐郎。建武三年，舉秀才，除太子舍人。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，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，適值任昉在焉，約乃謂昉曰：「此二子後進才秀，皆南金也，卿可與定交。」由此與昉友善。遷尚書殿中郎。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，以疾不就。久之，除太子洗馬。高祖霸府建，引爲相國主簿。天監初，臨川王已下並置友、學。以率爲鄱陽王友，遷司徒謝朓掾，直文德待詔省，敕使抄乙部書，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，^{〔六〕}勒成百卷，使工書人琅邪王深、^{〔七〕}吳郡范懷約、褚洵等繕寫，以給後宮。率又爲待詔賦奏之，甚見稱賞。手敕答曰：「省賦殊佳。相如工而不敏，枚臯速而不工，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。」又侍宴賦詩，高祖乃別賜率詩曰：「東南有才子，故能服官政。余雖慚古昔，得人今爲盛。」率奉詔往返數首。其年，遷祕書丞，引見玉衡殿。高祖曰：「祕書丞天下清官，東南胃望未有爲之者，今以相處，足爲卿譽。」其恩遇如此。

四年三月，禊飲華光殿。其日，河南國獻舞馬，詔率賦之，曰：

臣聞「天用莫如龍，地用莫如馬。」故禮稱驪駟，詩誦騶駼。先景遺風之美，世所得

聞，吐圖騰光之異，有時而出。洎我大梁，光有區夏，廣運自中，員照無外，日入之所，浮琛委贄，風被之域，越險効珍，軫服烏號之駿，駒駉象龍之名。而河南又獻赤龍駒，有奇貌絕足，能拜善舞。天子異之，使臣作賦，曰：

維梁受命四載，元符既臻，協律之事具舉，膠庠之教必陳，檀輿之用已偃，玉輅之御方巡。考帝文而率通，披皇圖以大觀。慶惟道而必先，靈匪聖其誰贊。見河龍之瑞唐，矚天馬之禎漢。既叶符而比德，且同條而共貫。詢國美於斯今，邁皇王於曩昔。散大明以燭幽，揚義聲而遠斥。固施之於不窮，諒無所乎朝夕。並承流以請吏，咸向風而率職。納奇貢於絕區，致龍媒於殊域。伊況古而赤文，爰在茲而朱翼。既効德於炎運，亦表祥於尚色。資皎月而載生，祖河房而挺授。種北唐之絕類，嗣西宛之鴻胥。稟妙足而逸倫，有殊姿而特茂。善環旋於薺夏，知蹈躡於金奏。超六種於周閑，踰八品於漢廐。伊自然之有質，寧改觀於肥瘦。豈徒服阜而養安，與進駕以馳驟。爾其挾尺縣鑿之辨，附蟬伏兔之別，十形五觀之姿，三毛八肉之勢，臣何得而稱焉，固已詳於前製。

徒觀其神爽，視其豪異，軼跨野而忽踰輪，齊秀騏而並未駟。貶代盤而陋小華，越定單而少天驥。信無等於漏面，孰有取於決鼻。可以迹章、亥之所未遊，踰禹、益之

所未至。將不得而屈指，亦何暇以理轡。若跡遍而忘反，非我皇之所事。方潤色於前古，邈深文而儲思。

既而機事多暇，青春未移。時惟上巳，美景在斯。遵鎬飲之故實，陳洛讌之舊儀。漕伊川而分派，引激水以回池。集國良於民儔，列樹茂於皇枝。紛高冠以連袵，鏘鳴玉而肩隨。清輦道於上林，肅華臺之金座。望發色於綠苞，佇流芬於紫裏。聽磬鐃之畢舉，聆韶夏之咸播。承六奏之既闋，及九變之已成。均儀禽於唐序，同舞獸於虞庭。懷夏后之九代，想陳王之紫駢。乃命涓人，効良駿，經周衛，入鉤陳。言右牽之已來，寧執朴而後進。既傾首於律同，又蹀足於鼓振。擢龍首，回鹿軀，睨兩鏡，蹙雙鳧。既就場而雅拜，時赴曲而徐趨。敏躁中於促節，捷繁外於驚桴。騏行驥動，虎發龍驤；雀躍鷺集，鵠引鳬翔。妍七盤之綽約，陵九劍之抑揚。豈借儀於綸袂，寧假器於髦皇。婉脊投頌，俛膺合雅。露沫歎紅，沾汗流赭。乃却走於集靈，馴惠養於豐夏。鬱風雷之壯心，思展足於南野。

若彼符瑞之富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，搢紳羣后，誠希末光，天子深穆爲度，未之訪也。何則？進讓殊事，豈非帝者之彌文哉。今四衛外封，五岳內郡，宜弘下禪之規，增上封之訓，背清都而日行，指雲郊而玄運。將絕塵而弭轍，類飛鳥與駟驢。總三才

而驅驚，按五御而超擢。翳卿雲於華蓋，翼條風於屬車。無逸御於玉軫，不泛駕於金輿。飾中岳之絕軌，營奉高之舊墟。訓厚況於人神，弘施育於黎獻。垂景炎於長世，集繁祉於斯萬，在庸臣之方剛，有從軍之大願。必自茲而展采，將同畀於庖輝。悼長卿之遺書，憫周南之留恨。

時與到洽、周興嗣同奉詔爲賦，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。

其年，父憂去職。其父侍妓數十人，善謳者有色貌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，^{〔二〕}謳者不願，遂出家爲尼。嘗因齋會率宅，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，南司以事奏聞，高祖惜其才，寢其奏，然猶致世論焉。

服闋後，久之不仕。七年，敕召出，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，預長名問訊，不限日。俄有敕直壽光省，治丙丁部書抄。八年，晉安王戍石頭，以率爲雲麾中記室。王遷南兗州，轉宣毅諮議參軍，並兼記室。王還都，率除中書侍郎。十三年，王爲荊州，復以率爲宣惠諮議，領江陵令。府遷江州，以諮議領記室，出監豫章、臨川郡。率在府十年，恩禮甚篤。

還除太子僕，累遷招遠將軍、司徒右長史、揚州別駕。率雖歷居職務，未嘗留心簿領，及爲別駕奏事，高祖覽牒問之，並無對，但奉答云「事在牒中」。高祖不悅。俄遷太子家令，與中庶子陸倕、僕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，^{〔三〕}遷黃門侍郎。出爲新安太守，秩滿還都，未至，

丁所生母憂。大通元年，服未闋，卒，時年五十三。昭明太子遣使贈賻，與晉安王綱令曰：「近張新安又致故。其人才筆弘雅，亦足嗟惜。隨弟府朝，東西日久，尤當傷懷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潛慨，屬有今信，乃復及之。」

率嗜酒，事事寬恕，於家務尤忘懷。在新安，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，既至，遂耗太半。率問其故，答曰：「雀鼠耗也。」率笑而言曰：「壯哉雀鼠。」竟不研問。少好屬文，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，今亡其文者，並補作之。所著文衡十五卷，文集三十卷，行於世。子長公嗣〔二四〕。

中郎。劉孝綽字孝綽，彭城人，本名冉。祖勔，宋司空忠昭公。父繪，齊大司馬霸府從事。

孝綽幼聰敏，七歲能屬文。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，常與同載適親友，號曰神童。融每言曰：「天下文章，若無我當歸阿士。」阿士，孝綽小字也。繪，齊世掌詔。孝綽年未志學，繪常使代草之。父黨沈約、任昉、范雲等聞其名，並命駕先造焉，昉尤相賞好。范雲年長繪十餘歲，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，雲及雲遇孝綽，便申伯季，乃命孝才拜之。

天監初，起家著作佐郎，爲歸沐詩以贈任昉，昉報章曰：「彼美洛陽子，投我懷秋作。詎慰耄嗟人，徒深老夫託。直史兼褒貶，轄司專疾惡。九折多美疹，匪報庶良藥。子其崇鋒穎，春耕勵秋穫。」其爲名流所重如此。

遷太子舍人，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，奉啓陳謝，手敕答曰：「美錦未可便製，簿領亦宜稍習。」頃之卽眞。高祖雅好蟲篆，時因宴幸，命沈約、任昉等言志賦詩，孝綽亦見引。嘗侍宴，於坐爲詩七首，高祖覽其文，篇篇嗟賞，由是朝野改觀焉。

尋有敕知青、北徐、南徐三州事，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，隨府之鎮。尋補太子洗馬，遷尚書金部郎，^{〔二〕}復爲太子洗馬，掌東宮管記。出爲上虞令，還除祕書丞。高祖謂舍人周捨曰：「第一官當用第一人。」故以孝綽居此職。公事免。尋復除祕書丞，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，入以事免。起爲安西記室，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，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，遷太府卿、太子僕，復掌東宮管記。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，孝綽與陳郡殷芸、吳郡陸倕、琅邪王筠、彭城到洽等，同見賓禮。太子起樂賢堂，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。太子文章繁富，羣才咸欲撰錄，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。遷員外散騎常侍，兼廷尉卿，頃之卽眞。

初，孝綽與到洽友善，同遊東宮。孝綽自以才優於洽，每於宴坐，嗤鄙其文，洽銜之。及孝綽爲廷尉卿，^{〔三〕}攜妾入官府，其母猶停私宅。洽尋爲御史中丞，遣令史案其事，遂劾

奏之，云：「攜少妹於華省，棄老母於下宅。」高祖爲隱其惡，改「妹」爲「姝」。^{〔二〕}坐免官。孝綽諸弟，時隨藩皆在荆、雍，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，其辭皆鄙到氏。又寫別本封呈東宮，昭明太子命焚之，不開視也。

時世祖出爲荊州，至鎮與孝綽書曰：「君屏居多暇，差得肆意典墳，吟詠情性，比復稀數古人，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；且虞卿、史遷由斯而作，想摛屬之興，益當不少。洛地紙貴，京師名動，彼此一時，何其盛也。近在道務閑，微得點翰，雖無紀行之作，頗有懷舊之篇。至此已來，衆諸屑役。小生之詆，恐取辱於廬江；遮道之姦，慮興謀於從事。方且褰帷自厲，求瘼不休，筆墨之功，曾何暇豫。至於心乎愛矣，未嘗有歇，思樂惠音，清風靡聞。譬夫夢想溫玉，飢渴明珠，雖愧卞、隨，猶爲好事。新有所製，想能示之。勿等清慮，徒虛其請。無由賞悉，遣此代懷。數路計行，遲還芳札。」孝綽答曰：「伏承自辭皇邑，爰至荆臺，未勞刺舉，且摛高麗。近雖預觀尺錦，而不覩全玉。昔臨淄詞賦，悉與楊脩，未殫寶笥，顧慚先哲。渚宮舊俗，朝衣多故，李固之薦二賢，^{〔三〕}徐璆之奏五郡，^{〔四〕}威懷之道，兼而有之。當欲使金石流功，恥用翰墨垂迹。雖乖知二，偶達聖心。爰自退居素里，却掃窮閭，比楊倫之不出，譬張摯之杜門。昔趙卿窮愁，肆言得失；漢臣鬱志，廣敍盛衰。彼此一時，擬非其匹。竊以文豹何辜，以文爲罪。由此而談，又何容易。故韜翰吮墨，多歷寒暑，旣闕子幼南山之

歌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，無以自同獻笑，少酬褒誘。且才乖體物，不擬作於玄根；事殊宿諾，寧貽懼於朱亥。顧已反躬，載懷累息。但瞻言漢廣，邈若天涯，區區一心，分宵九逝。殿下降情白屋，存問相尋，食椹懷音，矧伊人矣。」

孝綽免職後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，每朝宴常引與焉。及高祖爲籍田詩，又使勉先示孝綽。時奉詔作者數十人，高祖以孝綽尤工，卽日有敕，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。啓謝曰：「臣不能銜珠避顛，傾柯衛足，以茲疏倖，與物多忤。兼逢匿怨之友，遂居司隸之官，交構是非，用成萋斐。日月昭回，俯明枉直。獄書每御，輒鑒蔣濟之冤；炙髮見明，非關陳正之辯。遂漏斯密網，免彼嚴棘，得使還同士伍，比屋唐民，生死肉骨，豈侔其施。臣誠無識，孰不戴天。疏遠畝隴，絕望高闕，而降其接引，優以旨喻，於臣微物，足爲榮隕。況剛條落葉，忽沾雲露；周行所實，復齒盛流。但雕朽朽糞，徒成延獎；捕影繫風，終無効答。」又啓謝東宮曰：「臣聞之，先聖以『衆惡之，必察焉；衆好之，必察焉。』」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，比周則積譽斯信？知好惡之間，必待明鑒。故晏嬰再爲阿宰，而前毀後譽。後譽出於阿意，前毀由於直道。是以一犬所噬，旨酒貿其甘酸；一手所搖，嘉樹變其生死。又鄒陽有言，士無賢愚，入朝見嫉。至若臧文之下展季，靳尚之放靈均，絳侯之排賈生，平津之陷主父，自茲厥後，其徒實繁。曲筆短辭，不暇殫述，寸管所窺，常由切齒。殿下誨道觀書，俯同

好學，前載枉直，備該神覽。臣昔因立侍，親承緒言，飄風貝錦，譬彼讒慝，聖旨殷勤，深以爲歎。臣資愚履直，不能杜漸防微，曾未幾何，逢訛罹難。雖吹毛洗垢，在朝而同嗟；而嚴文峻法，肆姦其必奏。不顧賣友，志欲要君，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，昭陵陽之虐，舞文虛謗，不取信於宸明，在縲嬰繯，幸得蠲於庸暗。裁下免黜之書，仍頒朝會之旨。小人未識通方，繫馬懸車，息絕朝覲。方願滅影銷聲，遂移林谷。不悟天聽罔已，造次必彰，不以距違見疵，復使引籍雲陛。降寬和之色，垂布帛之言，形之千載，所蒙已厚；況乃恩等特召，榮同起家，望古自惟，彌覺多忝。但未渝丹石，永藏輪軌，相彼工言，構茲媒譏。且款冬而生，已凋柯葉，空延德澤，無謝陽春。」

後爲太子僕，^{〔三〕}母憂去職。服闋，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，遷黃門侍郎，尙書吏部郎，坐受人絹一束，爲餉者所訟，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。頃之，遷祕書監。大同五年，卒官，時年五十九。

孝綽少有盛名，而仗氣負才，多所陵忽，有不合意，極言詆訾。領軍臧盾、太府卿沈僧杲等，^{〔三〕}並被時遇，孝綽尤輕之。每於朝集會同處，公卿間無所與語，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，由此多忤於物。

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，世重其文，每作一篇，朝成暮遍，好事者咸諷誦傳寫，流聞絕域。

文集數十萬言，行於世。

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，當時有七十人，並能屬文，近古未之有也。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、吳郡張嶷、東海徐悱，並有才學；悱妻文尤清拔。悱，僕射徐勉子，爲晉安郡，卒，喪還京師，妻爲祭文，辭甚淒愴。勉本欲爲哀文，既觀此文，於是閣筆。

孝綽子諒，字求信。少好學，有文才，尤博悉晉代故事，時人號曰「皮裏晉書」。歷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功曹史，宣城王記室參軍。〔三四〕

王筠字元禮，一字德柔，琅邪臨沂人。祖僧虔，齊司空簡穆公。父楫，太中大夫。

筠幼警寤，七歲能屬文。年十六，爲芍藥賦，甚美。及長，清靜好學，與從兄泰齊名。陳郡謝覽，覽弟舉，亦有重譽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謝有覽舉，王有養炬。」炬是泰，養卽筠，並小字也。

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，遷太子舍人，除尚書殿中郎。王氏過江以來，未有居郎署者，或勸逡巡不就，筠曰：「陸平原東南之秀，王文度獨步江東，吾得比蹤昔人，何所多恨。」乃欣然就職。尚書令沈約，當世辭宗，每見筠文，咨嗟吟咏，以爲不逮也。嘗謂筠：「昔蔡伯喈見

王仲宣稱曰：『王公之孫也，吾家書籍，悉當相與。』僕雖不敏，請附斯言。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，平生意好，殆將都絕，不謂疲暮，復逢於君。約於郊居宅造閣齋，筠爲草木十詠，書之於壁，皆直寫文詞，不加篇題。約謂人云：「此詩指物呈形，無假題署。」約製郊居賦，構思積時，猶未都畢，乃要筠示其草，筠讀至「雌霓五激反連蹇」，約撫掌欣抃曰：「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。」次至「墜石碰星」，及「冰懸堦而帶坻」，筠皆擊節稱贊。約曰：「知音者希，眞賞殆絕，所以相要，政在此數句耳。」筠又嘗爲詩呈約，卽報書云：「覽所示詩，實爲麗則，聲和被紙，光影盈字。夔、牙接響，顧有餘慚；孔翠羣翔，豈不多愧。古情拙目，每佇新奇，爛然總至，權輿已盡。會昌昭發，蘭揮玉振，克諧之義，寧比笙簧。思力所該，一至于此，歎服吟研，周流忘念。昔時幼壯，頗愛斯文，含咀之間，倏焉疲暮。不及後進，誠非一人，擅美推能，實歸吾子。遲比閑日，清覲乃申。」筠爲文能壓強韻，每公宴並作，辭必妍美。約常從容啓高祖曰：「晚來名家，唯見王筠獨步。」

累遷太子洗馬，中舍人，並掌東宮管記。昭明太子愛文學士，常與筠及劉孝綽、陸倕、到洽、殷芸等遊宴玄圃，^{〔三〕}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：「所謂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」其見重如此。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。出爲丹陽尹丞、北中郎諮議參軍，遷中書郎。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，詞甚麗逸。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，及所上賦頌，都爲

一集。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，行府、國、郡事。除太子家令，復掌管記。

普通元年，以母憂去職。筠有孝性，毀瘠過禮，服闋後，疾廢久之。六年，除尚書吏部郎，遷太子中庶子，領羽林監，又改領步兵。中大通二年，遷司徒左長史。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敕爲哀策文，復見嗟賞。尋出爲貞威將軍、臨海太守，在郡被訟，不調累年。大同初，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，遷祕書監。五年，除太府卿。明年，遷度支尚書。中大同元年，出爲明威將軍、永嘉太守，以疾固辭，徙爲光祿大夫，俄遷雲騎將軍、司徒左長史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寇逼，筠時不入城。明年，太宗卽位，爲太子詹事。筠舊宅先爲賊所焚，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，夜忽有盜攻之，驚懼墜井卒，時年六十九。家人十餘人同遇害。

筠狀貌寢小，長不滿六尺。性弘厚，不以藝能高人，而少擅才名，與劉孝綽見重當世。

其自序曰：「余少好書，老而彌篤，雖偶見瞥觀，^{〔三七〕}皆卽疏記，後重省覽，歡興彌深，習與性成，不覺筆倦。自年十三四，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，四十六載矣。^{〔三八〕}幼年讀五經，皆七八十遍。愛左氏春秋，吟諷常爲口實，廣略去取，凡三過五抄。餘經及周官、儀禮、國語、爾雅、山海經、本草並再抄。子史諸集皆一遍。未嘗倩人假手，並躬自抄錄，大小百餘卷。不足傳之好事，蓋以備遺忘而已。」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：「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，並累世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崔氏『世擅雕龍』。^{〔三九〕}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，非有七葉

之中，名德重光，爵位相繼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門世者也。沈少傅約語人云：『吾少好百家之言，身爲四代之史，自開闢已來，未有爵位蟬聯，文才相繼，如王氏之盛者也。』汝等仰觀堂構，思各努力。筠自撰其文章，以一官爲一集，自洗馬、中書、中庶子、吏部、左佐、臨海、太府各十卷，尚書三十卷，凡一百卷，行於世。

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王僧孺之巨學，劉孝綽之詞藻，主非不好也，才非不用也，其拾青紫，取極貴，何難哉！而孝綽不拘言行，自蹟身名，徒鬱抑當年，非不遇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。「德」各本作「得」，據南齊書王晏傳改。

〔二〕出爲錢唐令。「錢」，各本脫，據南史補。

〔三〕嘉爾晨燈。「燈」南史作「登」。

〔四〕昔李叟入秦。「李」各本作「季」。據藝文類聚二六改。按：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：「昔李叟入秦，及關而歎，梁生適越，登岳長謠。」語蓋本此。

〔五〕弟愛同鄒季「鄒季」藝文類聚二六作「郭季」。

〔六〕徒竊高價厚名「竊」各本譌「切」，據冊府元龜九〇九改正。

〔七〕吁可悲矣「吁」各本譌「呼」；「可悲」各本皆顛倒爲「悲可」。今據藝文類聚二六、冊府元龜九

〇九改正。

〔八〕范式之值孔嵩「式」各本譌「或」，據藝文類聚二六改。按後漢書獨行范式傳：「式與孔嵩爲友。後相遇於新野縣。時式爲荊州刺史行部至縣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，式見而識之，把臂與語。」

〔九〕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「二十」，疑有誤。二十餘條不能「勒成百卷」。

〔一〇〕使工書人琅邪王深「深」，南史作「琛」。

〔一一〕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「玩」南史作「珣」。

〔一二〕與中庶子陸倕僕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「僕」下各本衍「射」字，今刪。按：劉孝綽是太子僕，非尙書僕射。

〔一三〕文集三十卷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三，南史作四。隋書經籍志有梁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。」

〔一四〕子長公嗣南史無「嗣」字。

〔一五〕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「孝才」各本譌「季才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七四、八四三改。

〔一六〕遷尙書金部郎各本作「遷尙書金部侍郎」，衍「侍」字，今刪。按隋書百官志，尙書省置吏

部、金部、騎兵等郎二十二人。

〔二七〕及孝綽爲廷尉卿「卿」各本作「正」，據冊府元龜五二二、九二〇、九三二改。按：劉孝綽爲廷尉卿，見上文。南史無「卿」字。

〔二八〕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 按：孝綽「攜妾入官府」，到洽劾奏之辭當爲攜少姝，高祖爲隱其惡，亦當是改姝爲妹。昔人謂此妹妹二字互倒。

〔二九〕李固之薦二賢「賢」各本譌「邦」，據冊府元龜一九二改正。按冊府元龜「二賢」下有小注云：「楊厚、賀純也。」李固爲荊州，聞厚、純以病免歸，薦於天子，有詔徵用。」

〔三〇〕徐璆之奏五郡「璆」各本譌「珍」，「五郡」各本譌「七邑」，今據冊府元龜一九二改正。按冊府元龜注云：「徐璆爲荊州，奏五郡守有臧污者案罪。」

〔三一〕先聖以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二語見於論語，兩「察」字各本皆作「監」，此姚思廉避家諱改。今改回。

〔三二〕後爲太子僕「後」冊府元龜九三二作「復」。按：上文有「遷太府卿、太子僕」，疑作「復」是。

〔三三〕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晃等「晃」南史及冊府元龜九九四作「曼」。

〔三四〕宣城王記室參軍「宣」各本譌「中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三五〕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 按：「殷芸」南史作「殷鈞」。又按：下文「筠又與

殷芸以方雅見禮焉，南史亦作「殷鈞」。

〔三六〕俄遷雲騎將軍 按：「騎」百衲本、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金陵局本皆作「旗」。北監本、殿本作「騎」。

〔三七〕雖偶見警觀 「偶」各本及南史作「遇」，李慈銘南史札記：「遇當作偶。」今改正。

〔三八〕四十六載矣 各本脫「六」字，據冊府元龜七七〇補。按：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，首尾四十六載。

〔三九〕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 「云崔氏」三字，各本脫，據南史補。按：後漢書崔駰傳贊云「崔爲文宗，世禪雕龍」。

〔四〇〕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 各本脫「左」字，據南史補。

梁書卷三十四

列傳第二十八

張緬 弟纘 綰

張緬字元長，車騎將軍弘策子也。年數歲，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，嘗曰：「此兒非常器，爲張氏寶也。」齊永元末，義師起，弘策從高祖入伐，留緬襄陽，年始十歲，每聞軍有勝負，憂喜形於顏色。天監元年，弘策任衛尉卿，爲妖賊所害，緬痛父之酷，喪過於禮，高祖遣戒喻之。服闋，襲洮陽縣侯，召補國子生。

起家祕書郎，出爲淮南太守，時年十八。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，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，見其斷決允愜，甚稱賞之。還除太子舍人、雲麾外兵參軍。緬少勤學，自課讀書，手不輟卷，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。客有執卷質緬者，隨問便對，略無遺失。殿中郎缺，高祖謂徐勉曰：「此曹舊用文學，且居鵷行之首，宜詳擇其人。」勉舉緬充選。頃之，出爲武陵太守，

還拜太子洗馬，中舍人。緬母劉氏，以父沒家貧，葬禮有闕，遂終身不居正室，不隨子入官府。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，乃至妻子不易衣裳，及還都，並供其母賑贍親屬，雖累載所畜，一朝隨盡，緬私室常闕然如貧素者。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、寧遠長史。出爲豫章內史。緬爲政任恩惠，不設鈎距，吏人化其德，亦不敢欺，故老咸云「數十年未之有也。」

大通元年，徵爲司徒左長史，以疾不拜，改爲太子中庶子，領羽林監。俄遷御史中丞，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，左降黃門郎，兼領先職，俄復爲真。緬居憲司，推繩無所顧望，號爲勁直，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，以勵當官。

中大通三年，遷侍中，未拜，卒，時年四十二。詔贈侍中，加貞威將軍，侯如故。賻錢五萬，布五十匹。高祖舉哀。昭明太子亦往臨哭，與緬弟纘書曰：「賢兄學業該通，莅事明敏，雖倚相之讀墳典，郗縠之敦詩書，惟今望古，蔑以斯過。自列宮朝，二紀將及，義惟僚屬，情實親友。文筵講席，朝遊夕宴，何曾不同茲勝賞，共此言寄。如何長謝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強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穎，彌可傷惋。念天倫素睦，一旦相失，如何可言。言及增哽，擧筆無次。」

緬性愛墳籍，聚書至萬餘卷。抄後漢、晉書衆家異同，爲後漢紀四十卷，晉抄三十卷。又抄江左集，未及成。文集五卷。子傳嗣。

纘字伯緒，緬第三弟也，出後從伯弘籍。弘籍，高祖舅也，梁初贈廷尉卿。纘年十一，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封利亭侯，召補國子生。

起家祕書郎，時年十七。身長七尺四寸，眉目疏朗，神采爽發。高祖異之，嘗曰：「張壯武云『後八葉有逮吾者』，其此子乎？」纘好學，兄緬有書萬餘卷，晝夜披讀，殆不輟手。祕書郎有四員，宋、齊以來，爲甲族起家之選，待次入補，其居職，例數十百日便遷任。纘固求不徙，欲遍觀閣內圖籍。嘗執四部書目曰：「若讀此畢，乃可言優仕矣。」如此數載，方遷太子舍人，轉洗馬、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

纘與琅邪王錫齊名。普通初，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，求識纘。纘時年二十三，善明見而嗟服。累遷太尉諮議參軍，尚書吏部郎，俄爲長兼侍中，「」時人以爲早達。河東裴子野曰：「張吏部在喉舌之任，已恨其晚矣。」子野性曠達，自云「年出三十，不復詣人。」初未與纘遇，便虛相推重，因爲忘年之交。

大通元年，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，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。二年，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、南蘭陵太守，加貞威將軍，行府州事。三年，入爲度支尚書，母憂去職。服闋，出爲吳興太守。纘治郡，省煩苛，務清靜，民吏便之。大同二年，徵爲吏部尚書。纘居選，其後門寒

素，有一介皆見引拔，不爲貴要屈意，人士翕然稱之。

五年，高祖手詔曰：「纘外氏英華，朝中領袖，司空以後，名冠范陽。可尙書僕射。」初，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，敬容居權軸，賓客輻湊，有過詣纘者，輒距不前，曰：「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。」及是遷，爲表曰：「自出守股肱，入尸衡尺，三可以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者矣。而寸衿所滯，近蔽耳目，深淺清濁，豈有能預。加以矯心飾貌，酷非所閑，不喜俗人，與之共事。」此言以指敬容也。纘在職，議南郊御乘素輦，適古今之衷，又議印綬官備朝服，宜並著綬，時並施行。

九年，遷宣惠將軍、丹陽尹，未拜，改爲使持節、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、湘州刺史，述職經途，乃作南征賦。其詞曰：

歲次姬訾，月惟中呂，余謁帝於承明，將述職於南楚。忽中川而反顧，懷舊鄉而延佇；路漫漫以無端，情容容而莫與。乃弭節歎曰：人之寓於宇宙也，何異夫栖蝸之爭戰，附蚋之遊禽。而盈虛倚伏，俯仰浮沈，矜榮華於尺影，總萬慮於寸陰。彼忘機於粹日，乃聖達之明箴。妙品物於貞觀，曾何足而繫心。撫余躬之末迹，屬興王之盛世；蒙三鑠之休寵，荷通家之渥惠。登石渠之三閣，典校文乎六藝。振長纓於承華，眷儲皇之上叡。居銜觴而接席，出方舟以同濟。彼華坊與禁苑，常宵盤而晝憩。思德音其在

耳，若清塵之未逝。經二紀以及茲，悲明離之永翳。惟平生之褊能，實有志於棲息。慚滅沒之千里，謝韓哀於八極。如蓑裘之代用，譬輪轅之曲直。愧周任之清規，諒無取於陳力。逢濯纓之嘉運，遇井汲之明時。懷君恩而未答，顧靈瑣而依遲。總端揆以居副，長庶僚而稱師。猶深泉之短綆，若高墉而無基。伊吾人之罪薄，豈斯滿之能持。奉皇命以奏舉，方驅傳於衡疑。遵夕宿以言邁，戒晨裝而永辭。行搖搖於南逝，心眷眷而西悲。

爾乃橫濟牽牛，傍瞻雉庫；前觀隱脈，〔三〕却視雲布。追晉氏之啓戎，覆中州之鼎祚。鞠三川於茂草，霑兩京於朝露。故黃旗紫蓋，運在震方；金陵之兆，允符厥祥。及歸命之銜璧，爰獻璽於武王；啓中興之英主，宣十世而重光。觀其內招人望，外攘干紀；草創江南，締構基址。豈徒能布其德，主晉有祀，雲漢作詩，斯干見美而已哉！乃得正朔相承，于茲四代；多歷年所，二百餘載。割疆場於華戎，拯生靈於宇內；不被髮而左衽，繄明德其是賚。次臨滄之層巘，尋叔寶之舊埏；蘊珠玉之餘潤，昭羅綺之遺妍。懷若人之遠理，豈喜愠其能遷。雖魂埋於百世，猶映澈於九泉。經法王之梵宇，覩因時之或躍；從四海之宅心，故取亂而誅虐。在蒼精之將季，翦洪柯以銷落；既觀蜎而逞刑，又施獸而爲諠。候高燧以巧笑，俟長星而歡噓。何慄慄之黔首，思假命其無

託。信人欲而天從，爰物覩而聖作。

我皇帝膺錄受圖，聰明神武，乘釁而運，席卷三楚。師克在和，仁義必取；形猶積決，應若飈舉。於是殪桑林之封豨，繳青丘之大風；戢干戈以耀德，肆時夏而成功。放流聲於鄭、衛，屏豔質於傾宮；配軒皇以邁迹，豈商、周之比隆。化致升平，于茲四紀；六夷膜拜，八蠻同軌。教穆於上庠，冤申於大理；顯三光之照燭，降五靈之休祉。諒殊功於百王，固無得而稱矣。

沂金牛之迅渚，覩靈山之雄壯，實江南之丘墟，平雲霄而竦狀。標素嶺乎青壁，葺頽文於翠嶂；跳巨石以驚湍，批衝巖而駭浪。鏹千尋之峭岸，濛萬流之大壑；隱日月以蔽虧，搏風煙而回薄。崖映川而晃朗，水騰光而倏爍；積霜霰之往還，鼓波濤之前却。下流沫以洊險，上岑峯而將落；聞知命之是虞，故違風而靡託。訊會骸之詭狀，云怒特之來奔。及漁人之垂餌，沈潛鎖於洪源。鑒幽塗於忠武，馳四馬之高軒。不語神以徵怪，情存之而勿論。矚姑孰之舊朔，訪遺迹兮宣武；挾仲謀之雄氣，朝委裘而作輔。歷祖宗之明君，猶負芒於盛主；勢傾河以覆岱，威回天而震宇。雖明允之篤誠，在伊、稷而未舉；矧有功而無志，豈季葉其能處。懼貽笑於文、景，憂象賢之覆餗；雖苞蘖以代興，終夷宗而殄族。彼儋石之贏儲，尙邀之而俟福；況神明之大寶，乃闔于於天祿。

造局鍵之候司，發傳書於關尉；據轅轅乎伊洛，守衡津於河渭。無矯且以招賓，闕捐繻而待貴。實祇敬於王典，懷鞠躬而屏氣。惟函谷之襟帶，疑武庫之精兵。採風謠於往昔，聞乳虎於寧成。在當今而簡易，止譏鑒其姦情；陋文仲之廢職，鄙彤門之食征。

於是近睇赭岑，遙瞻鵲岸，島嶼蒼茫，風雲蕭散。屬時雨之新晴，觀百川之浩汙；水泓澄以闇夕，山參差而辨旦。忽臨睨於故鄉，眇江天其無畔；遡洄流而右阻，遵長薄而左貫。獨向風以舒情，搴芳洲其誰翫。息銅山而繫纜，訪叔文之靈宇；得舊名而猶存，皆攢燕而積楚。想夫君之令問，實有聲於前古；拯巴漢之廢業，爰配名於鄒魯。辨山精以息訟，對祠星而寤主。每撫事以懷人，非末學其能覩。嘉梅根之孝女，尙乘肥於媵姬；嗟吳人之重辟，憂峻網於將貽。彼沈瓜而顯義，指滄波而爲期；此浮履以明節，赴丹爛其何疑。信理感而情悼，實悽悵於余悲；空沈吟以遐想，愧邯鄲之妙詞。望南陵以寓目，美牙門之守志；當晉師之席卷，豈藩籬而不庇。攜老弱於窮城，猶區區乎一簣。雖挈瓶之小善，實君子之所識。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。入雷池之長浦，想恭、岱之芳塵；臨魚官以輟膳，踐寒蒲之抽筠。又有生爲令德，沒爲明神。或捐家事主，攜手拜親；或正身殉義，哀感市人。所以家稱純孝，國號能臣。揚清徽於上列，並異世而爲隣。發曉渚而遡風，苦神吳之難習。岸曜舟而不進，水騰沙以驚急。天噎噎其垂陰，

雨霏霏而來集，愍征夫之勞瘁，每舉帷而佇立。由江淹之派別，望彭匯之通津，塗未中乎及絳，日已盈於浹旬。

於是千流共歸，萬嶺分狀；倒影懸高，浮天瀉壯。清江洗滌，平湖夷暢；翻光轉彩，出沒搖漾。岷山、蟠冢，悠遠寂寥；青湓、赤岸，控沙引潮。望歸雲之蓊蓊，揚清風之飄飄；界飛流於翠薄，耿長虹於青霄。若夫灌莽川涯，層潭水府，游泳之所往還，喧鳴之所攢聚。羣飛沙漲，掩薄草渚；奇甲異鱗，雕文粹羽。聽寡鶴之偏鳴，聞孤鴻之慕侶；在客行而多思，獨傷魂而悽楚。美中流之衝要，因習坎以守固。既固之而設險，又居之而務德。南通珠崖、夜郎，西款玉津、華墨。莫不內清姦宄，外弭苛慝，籬屏京師，事有均於齊德也。

昞匡嶺以躊躇，想霞裳於雲仞；流姁娥之逸響，發王子之清韻。若夜光而可投，豈榮華之難擯。羨還丹其何術，佇一丸於來信。徑遵途乎鄂渚，迹孫氏之霸基；陳利兵而蓄粟，抗十倍之銳師。在賢才之必用，寧推誠而忍欺；圖富強以法立，屬貞臣而日嬉。識餘基於江畔，〔五〕云釣臺之舊址；方戰國之多虞，猶從容而宴喜。欽輔吳之忠諒，歎仲謀之虛已；處君臣而並得，良致霸其有以。伊文侯之雅望，誠一代之偉人；禰觀書以心服，玉比德而譽均。邁時雄之應運，方協義以經綸；名既逼而愈賞，言雖聞而彌親。

惜勤王於延獻，俾漢京之惟新；何天命其弗與，悲盛業之未申。汎蘆洲以延佇，聞伍員之所濟；出懷珠而免讎，歸投金以答惠。彼無求於萬鍾，唯長歌而鼓枻；慨斯誠之未感，乃沈軀以明誓。空負恨其何追，徒臨飡而先祭；及旋師於鄭國，美邀福於來裔。入郢都而抵掌，壯天險之難窺；允分荆之勝略，成百代之良規。賈生方於指大，應侯譬之木披。所以居宗振末，強本弱枝，聞古今之通制，歷盛衰而不移，可不謂然與，美經國之遠體也。

酌忠言於城郢，播終古之芳猷；忘我躬之匪閱，顧社稷而懷憂。服莊王之高義，乃徵名於夏州；恥蹊田之過罰，納申叔之嘉謀。觀巫臣之獻箴，鑒周書以明喻；何自謀其多僻，要桑中而遠赴。若葆申之誅丹，實匡君以成務；在兩臣而優劣，居二主其並裕。臨赤崖而慷慨，摧雄圖於魏武；乘戰勝以長驅，志吞吳而并楚。總八州之毅卒，期姑蘇而振旅；時有便乎建瓴，事無留於蕭斧。霸孫赫其靈奮，杖邁俗之英輔；〔六〕裂宇宙而三分，誠決機乎一舉。嗟玄德之矯矯，思興復於舊京；招臥龍於當世，配管仲而稱英。收散亡之餘弱，結與國而連橫，延五紀乎岷漢，紹四百於炎精。望巴丘以遄回，遵洞庭而敞悅，沉輕舟而不繫，何靈胥之浩蕩。眺君、扁之雙峯，〔七〕徒臨風以增想；償瑤觴而一酌，駕彩蜺而獨往。

爾乃南奠衡、霍，北距沮、漳；包括沅、澧，汲引瀟、湘。澎湃長邁，漫漫回翔；蕩雲沃日，吐霞含光。青碧潭嶼，萬頃澄澈；綺蘭從風，素沙被雪。雜雲霞以舒卷，間河洲而斷絕；回曉仄於中川，起長飈而半滅。稅遺構之舊浦，瞻汨羅以隕泗；豈懷寶而迷邦，猶殷勤而一致。蘊芳華以襲積，非黨人之所媚；合小雅之怨辭，兼國風之美志。譬彈冠而振衣，猶自別於泥滓；且殺身以成義，寧露才而揚已。悲先生之不辰，逢椒、蘭之妬美；有驂騑而不馭，焉遑遑於千里。既踐境以思人，彌流連其無已。脩行潦之薄薦，敢憑誠於沼沚。謁黃陵而展敬，奠瑤席乎川湄。具蘭香以膏沐，懷椒糈而要之。延帝子于三后，降夔、龍於九疑。騰河靈之水駕，下太一之靈旗。撫安歌以會舞，疏緩節而依遲。日徘徊以將暮，情眇默而無辭。慍秦皇之巡幸，尤土壤以加戮；〔〕昧天道之無親，勤望祀以祈福。將人怨而神怒，故飛川而蕩谷；推冥理以歸譽，遂刊山而赭木。

於是下車入部，班條理務，砥課庸薄，夕惕兢懼。存問長老，隱卹氓庶，奉宣皇恩，寬徭省賦。遠哉盛乎，斯邦之舊也。有虞巡方以託終，夏后開圖而疏決，太伯讓嗣以來遊，〔〕臣祈仙而齊潔。固是明王之塵軌，聖賢之蹤轍也。若夫屈平懷沙之賦，賈子遊湘之篇，史遷摛文以投弔，揚雄反騷而沉川。其風謠雅什，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。

亦有仲寧、咸德，仍世相繼，父子三台，緇衣改敝。古初抱於烈火，劉先高而忤世，蔣公琰之弘通，桓伯緒之匡濟，鄧克時之絕述，谷思恭之藻麗，實川嶽之精靈，常間出而無替也。至於殊庭之客，帝鄉之賢，神奔鬼化，吐吸雲煙。玉笥登之而却老，金人植杖以尊泉，蘇生騎龍而出入，處靜駕鹿以周旋。配北燭之神女，偶南榮之偓佺。時髣髴其遙見，亦往往而有焉。

爾乃歷省府庭，周行街術，山川遠覽，邑居近悉。割黔中以置守，獻青陽而背質，鄒生所謂還舟，楚王於焉乘駟。巡高山之累仞，褒吳文之爲宰，彼非劉而八王，皆國亡而身醢。〔五〕在長沙而著令，經五葉其未改；知天道之福謙，勝一時之經始。尋太傅之故宅，今築室以安禪；邑無改於舊井，尙開流而冽泉。懷伊、管之政術，遇庸臣而見遷；終被知於時主，嗟漢宗之得賢。受齊君之遠託，豈理謝而生全；哀懷王之不秀，遂抱恨而傷年。脩定祀于北郭，對林野而幽藹；庶無吐於馨香，祀瓊茅而沃醑。景十三以啓國，惟君王其能大；迨炎正之中微，實斯藩而是賴。顧四阜之紆餘，乍升高以遊目；審山川之面帶，將取名於衡麓。下彌漫以爽塏，上欽虧而重複；風瑟瑟以鳴松，水琤琤而響谷。低四照於若華，竦千尋於建木。冀囂塵之可屏，登巖阿而寤宿。捨域中之常戀，慕遊仙之靈族。是時涼風暮節，萬實西成，華池迴遠，飛閣淒明。嘉南州之炎德，

愛蘭蕙之秋榮。下名柑於曲榭，採芳菊於高城。樹羅軒而並列，竹被嶺而叢生。翫棲禽之夕返，送旅雁之晨征。悲去鄉而遠客，寄覽物而娛情。惟傳車之所驚，實鷹揚其是掌，或解組以立威，乍露服而加賞。遵聖主之恩刑，荷天地之厚德。沾河潤於九里，澤自家而刑國。闕小道之可觀，寧畏塗其易克；眄高衢而願騁，憂取累於長纆。聞困石之非據，承炯戒乎明則；愧壽陵之餘子，學邯鄲而匍匐也。

纘至州，停遣十郡慰勞，解放老疾吏役，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，一皆省併。州界零陵、衡陽等郡，有莫徭蠻者，依山險爲居，歷政不賓服，因此向化。益陽縣人作田二頃，皆異畝同穎。纘在政四年，流人自歸，戶口增益十餘萬，州境大安。

太清二年，徵爲領軍，俄改授使持節、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寧蠻校尉。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，其後定用河東王譽，纘素輕少王，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，譽深銜之。及至州，遂託疾不見纘，仍檢括州府庶事，留纘不遣。會聞侯景寇京師，譽飾裝當下援，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，軍次郢州武城，纘馳信報曰：「河東已豎橋上水，將襲荊州。」王信之，便回軍鎮荆、湘，因構嫌隙。尋棄其部伍，單舸赴江陵，王卽遣使責讓譽，索纘部下。旣至，仍遣纘向襄陽，前刺史岳陽王督推遷未去鎮，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。會聞賊陷京師，譽因不受代。州助防杜岸給纘曰：「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，

使君素得物情，若走入西山，招聚義衆，遠近必當投集，又帥部下繼至，以此義舉，無往不克。纘信之，與結盟約，因夜遁入山。岸反以告督，仍遣岸帥軍追纘。纘衆望岸軍大喜，謂是赴期，既至，卽執纘并其衆，並俘送之。始被囚繫。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。其年，督舉兵襲江陵，常載纘隨後。及軍退敗，行至澧水南，防守纘者慮追兵至，遂害之，棄尸而去，時年五十一。元帝承制，贈纘侍中、中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諡簡憲公。

纘有識鑒，自見元帝，便推誠委結。及元帝卽位，追思之，嘗爲詩，其序曰：「簡憲之爲人也，不事王侯，負才任氣，見余則申旦達夕，不能已已。懷夫人之德，何日忘之。」纘著鴻寶一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次子希，字子顏，早知名，選尙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。承聖初，官至黃門侍郎。

綰字孝卿，纘第四弟也。初爲國子生，射策高第。起家長兼祕書郎，遷太子舍人，洗馬，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累遷中書郎，國子博士。出爲北中郎長史、蘭陵太守，還除員外散騎常侍。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，敕綰權知尹事，遷中軍宣城王長史，俄徙御史中丞。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宣旨曰：「爲國之急，惟在執憲直繩，用人本不限升降。晉宋之世，周閔、蔡廓並以侍中爲之，卿勿疑是左遷也。」時宣城王府望重，故有此旨焉。大同

四年元日，〔一〕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，時綰兄纘爲僕射，及百司就列，兄弟導騶，分趨兩陛，前代未有也，時人榮之。歲餘，出爲豫章內史。綰在郡，述制旨禮記正言義，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。

八年，安成人劉敬宮挾祿道，〔二〕遂聚黨攻郡，內史蕭倪棄城走。賊轉寇南康、廬陵，屠破縣邑，有衆數萬人，進寇豫章新淦縣。南中久不習兵革，吏民恆擾奔散。或勸綰宜避其鋒，綰不從，仍修城隍，設戰備，募召敢勇，得萬餘人。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，受綰節度，旬月間，賊黨悉平。

十年，復爲御史中丞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。綰再爲憲司，彈糾無所回避，豪右憚之。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，綰與右衛朱异、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。

太清二年，遷左衛將軍。會侯景寇至，入守東掖門。三年，遷吏部尚書。宮城陷，綰出奔，外轉至江陵，湘東王承制，授侍中、左衛將軍、相國長史，侍中如故。出爲持節、雲麾將軍、湘東內史。承聖二年，徵爲尚書右僕射，尋加侍中。明年，江陵陷，朝士皆俘入關，綰以疾免，後卒於江陵，時年六十三。

次子交，字少游，頗涉文學，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。〔三〕承聖二年，官至太子洗馬，祕書丞，掌東宮管記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太清版蕩，親屬離貳，纘不能叶和藩岳，成溫陶之舉，苟懷私怨，構隙瀟湘，遂及禍於身，非由忠節，繼以江陵淪覆，實萌於此。以纘之風格，卒爲梁之亂階，惜矣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俄爲長兼侍中 「長」下各本衍一「史」字，據南史刪。

〔二〕入戶衡尺 「戶」南史及冊府元龜四七八作「居」。

〔三〕前觀隱脈 百衲本作「隱脈」，殿本作「隱脈」。按：張衡西京賦：「鄉邑殷脈」。左思蜀都賦：「邑居隱脈」。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：「故以隱脈外區」。隱脈卽殷脈，富有之意。疑「隱脈」是

「隱脈」之譌。

〔四〕搏風煙而回薄 「搏」各本譌「搏」，今改正。按：搏卽莊子逍遙遊「搏扶搖羊角而上」之搏。搏，聚也，謂結聚風煙而回薄。

〔五〕識餘基於江畔 「餘基」各本並作「徐基」。「徐」當爲「餘」之形誤，今改正。

〔六〕杖邁俗之英輔 「邁俗」各本作「萬俗」。按：「萬俗」無義，「萬」當爲「邁」之譌，今改。

〔七〕眺君徧之雙峯 按：「徧」當作「鰲」，形音相近而譌。洞庭湖中有君山及鰲山。

〔八〕愍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 「巡」各本皆譌作「川」，今改正。按：史記秦始皇本紀，始皇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，十年之間，多次出巡。其二十八年「浮江至湘山祠，逢大風幾不得渡。於是始皇大怒，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，赭其山」，卽此所謂「尤土壤以加戮」。

〔九〕彼非劉而八王皆國亡而身醢 「國亡」各本並作「國土」。按：漢書韓彭英盧吳傳贊云：「昔高祖定天下，異姓而王者八國，終於滅亡；惟吳芮傳號五世，以無嗣絕。」此卽所謂「皆國亡」。若作「國土」，則與下文「在長沙而著令，經五葉其未改」不相照應。今改正。

〔一〇〕大同四年元日 按張纘傳，纘爲尙書僕射在大同五年，此「四年」誤。

〔一一〕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 按武帝大同八年紀「宮」作「躬」，通鑑同。

〔一二〕選尙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 「安」南史作「定」。

梁書卷三十五

列傳第二十九

蕭子恪

弟子範

子顯

子雲

蕭子恪字景沖，蘭陵人，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。永明中，以王子封南康縣侯。年十二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，衛軍王儉見而奇之。初爲寧朔將軍、淮陵太守，建武中，遷輔國將軍、吳郡太守。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，^{〔一〕}以奉子恪爲名，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，至夜當害之。會子恪棄郡奔歸，是日亦至，明帝乃止。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。東昏卽位，遷祕書監，領右軍將軍，俄爲侍中。中興二年，遷輔國諮議參軍。天監元年，降爵爲子，除散騎常侍，領步兵校尉，以疾不拜，徙爲光祿大夫，俄爲司徒左長史。

子恪與弟子範等，嘗因事入謝，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，從容謂曰：「我欲與卿兄弟有言。夫天下之寶，本是公器，非可力得。苟無期運，雖有項籍之力，終亦敗亡。所以班彪王命論

云：『所求不過一金，然終轉死溝壑』。卿不應不讀此書。宋孝武爲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，無不因事鳩毒，所遺唯有景和。至於朝臣之中，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，枉濫相繼。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，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，于時雖疑卿祖，而無如之何。此是疑而不得。又有不疑者，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，豈疑而得全。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，彼豈知我應有今日。當知有天命者，非人所害，害亦不能得。我初平建康城，朝廷內外皆勸我云：『時代革異，物心須一，宜行處分。』我于時依此而行，誰謂不可！我政言江左以來，代謝必相誅戮，此是傷於和氣，所以國祚例不靈長。所謂『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』。〔三〕此是一義。二者，齊梁雖曰革代，義異往時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，宗屬未遠。卿勿言兄弟是親，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，有不周旋者，況五服之屬邪？齊業之初，亦是甘苦共嘗，腹心在我。卿兄弟年少，理當不悉。我與卿兄弟，便是情同一家，豈當都不念此，作行路事。此是二義。我有今日，非是本意所求。且建武屠滅卿門，致卿兄弟塗炭。我起義兵，非惟自雪門恥，亦是爲卿兄弟報仇。卿若能在建武、永元之世，撥亂反正，我雖起樊、鄧，豈得不釋戈推奉；其雖欲不已，亦是師出無名。我今爲卿報仇，且時代革異，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。且我自藉喪亂，代明帝家天下耳，不取卿家天下。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，光武言『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復可得，況子輿乎』。梁初，人勸我相誅滅者，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：彼若苟有天

命，非我所能殺；若其無期運，何忽行此，政足示無度量。曹志親是魏武帝孫，陳思之子，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，此卽卿事例。卿是宗室，情義異佗，方坦然相期，卿無復懷自外之意。小待，自當知我寸心。」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，天監初，入爲臺齋帥，在壽光省，高祖呼叔祖曰：「我本識汝在北第，以汝舊人，故每驅使。汝比見北第諸郎不？」叔祖奉答云：「比多在直，出外甚疏，假使暫出，亦不能得往。」高祖曰：「若見北第諸郎，道我此意：我今日雖是革代，情同一家；但今磐石未立，所以未得用諸郎者，非惟在我未宜，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。但閉門高枕，後自當見我心。」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。

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。還除光祿卿，祕書監。出爲明威將軍、零陵太守。十七年，入爲散騎常侍、輔國將軍。普通元年，遷宗正卿。三年，遷都官尙書。四年，轉吏部。六年，遷太子詹事。大通二年，出爲寧遠將軍、吳郡太守。三年，卒于郡舍，時年五十二。詔贈侍中、中書令。諡曰恭。

子恪兄弟十六人，並仕梁。有文學者，子恪、子質、子顯、子雲、子暉五人。〔子恪嘗謂所親曰：「文史之事，諸弟備之矣，不煩吾復牽率，但退食自公，無過足矣。」子恪少亦涉學，頗屬文，隨棄其本，故不傳文集。〕

子璠，亦知名，太清中，官至吏部郎，避亂東陽，後爲盜所害。

子範字景則，子恪第六弟也。齊永明十年，封祁陽縣侯，拜太子洗馬。天監初，降爵爲子，除後軍記室參軍，復爲太子洗馬，俄遷司徒主簿，丁所生母憂去職。子範有孝性，居喪以毀聞。服闋，又爲司徒主簿，累遷丹陽尹丞，太子中舍人。出爲建安太守，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，從事中郎。王愛文學士，子範偏被恩遇，嘗曰：「此宗室奇才也。」使製千字文，其辭甚美，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。〔四〕自是府中文筆，皆使草之。王薨，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，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。正德爲丹陽尹，復爲正德信威長史，領尹丞。歷官十餘年，不出藩府，常以自慨，而諸弟並登顯列，意不能平，及是爲到府牋曰：「上藩首佐，於茲再忝，河南雌伏，自此重昇。以老少異時，盛衰殊日，雖佩恩寵，還羞年鬢。」子範少與弟子顯、子雲才名略相比，而風采容止不逮，故宦途有優劣。每讀漢書，杜緩兄弟「五人至大官，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。」常吟諷之，以況己也。

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，不就，仍除中散大夫，遷光祿、廷尉卿。出爲戎昭將軍、始興內史。還除太中大夫，遷祕書監。太宗卽位，召爲光祿大夫，加金章紫綬，以逼賊不拜。其年葬簡皇后，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，〔五〕太宗覽讀之，曰：「今葬禮雖闕，此文猶不減於舊。」尋遇疾卒，時年六十四。賊平後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。諡曰文。前後文集三十卷。

二子滂、確，並少有文章。太宗東宮時，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，滂、確亦預焉。滂官至尙書殿中郎，中軍宣城王記室，先子範卒。確，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，司徒右長史。賊平後，赴江陵，因沒關西。

子顯字景陽，子恪第八弟也。幼聰慧，文獻王異之，愛過諸子。七歲，封寧都縣侯。永元末，以王子例拜給事中。天監初，降爵爲子。累遷安西外兵，仁威記室參軍，司徒主簿，太尉錄事。

子顯偉容貌，身長八尺。好學，工屬文。嘗著鴻序賦，尙書令沈約見而稱曰：「可謂得明道之高致，蓋幽通之流也。」又採衆家後漢，考正同異，爲一家之書。又啓撰齊史，書成，表奏之，詔付祕閣。累遷太子中舍人，建康令，邵陵王友，丹陽尹丞，中書郎，守宗正卿。出爲臨川內史，還除黃門郎。中大通二年，遷長兼侍中。高祖雅愛子顯才，又嘉其容止吐納，每御筵侍坐，偏顧訪焉。嘗從容謂子顯曰：「我造通史，此書若成，衆史可廢。」子顯對曰：「仲尼讚易道，黜八索，述職方，除九丘，聖製符同，復在茲日。」時以爲名對。三年，以本官領國子博士。高祖所製經義，未列學官，子顯在職，表置助教一人，生十人。又啓撰高祖集，并普通北伐記。其年遷國子祭酒，又加侍中，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。五年，選吏部尙書，侍

中如故。

子顯性凝簡，頗負其才氣。及掌選，見九流賓客，不與交言，但舉扇一搗而已，衣冠竊恨之。然太宗素重其爲人，在東宮時，每引與促宴。子顯嘗起更衣，太宗謂坐客曰：「嘗聞異人間出，今日始知是蕭尚書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大同三年，出爲仁威將軍、吳興太守，至郡未幾，卒，時年四十九。詔曰：「仁威將軍、吳興太守子顯，神韻峻舉，宗中佳器。分竹未久，奄到喪殞，惻愴于懷。可贈侍中、中書令。今便舉哀。」及葬請諡，手詔「恃才傲物，宜諡曰驕」。

子顯嘗爲自序，其略云：「余爲邵陵王友，忝還京師，遠思前比，卽楚之唐、宋，梁之嚴、鄒。追尋平生，頗好辭藻，雖在名無成，求心已足。若乃登高目極，臨水送歸，風動春朝，月明秋夜，早雁初鶯，開花落葉，有來斯應，每不能已也。前世賈、傅、崔、馬、邯鄲、繆、路之徒，並以文章顯，所以屢上歌頌，自比古人。天監十六年，始預九日朝宴，（云）稠人廣坐，獨受旨云：『今雲物甚美，卿得不斐然賦詩。』詩旣成，又降帝旨曰：『可謂才子。』余退謂人曰：『一顧之恩，非望而至。遂方賈誼何如哉？未易當也。』每有製作，特寡思功，須其自來，不以力構。少來所爲詩賦，則鴻序一作，體兼衆製，文備多方，頗爲好事所傳，故虛聲易遠。」

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，齊書六十卷，普通北伐記五卷，貴儉傳三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二子序、愷，並少知名。序，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，中庶子，並掌管記。及亂，於城內卒。愷，初爲國子生，對策高第，州又舉秀才。起家祕書郎，遷太子中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太子洗馬，父憂去職。服闋，復除太子洗馬，遷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累遷宣城王文學，中書郎，太子家令，又掌管記。愷才學譽望，時論以方其父，太宗在東宮，早引接之。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，於宣猷堂宴餞，並召時才賦詩，同用十五劇韻，愷詩先就，其辭又美。太宗與湘東王令曰：「王筠本自舊手，後進有蕭愷可稱，信爲才子。」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，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，以愷博學，於文字尤善，使更與學士刪改。遷中庶子，未拜，徙爲吏部郎。太清二年，遷御史中丞。頃之，侯景寇亂，愷於城內遷侍中，尋卒官，時年四十四。文集並亡逸。

子雲字景喬，子恪第九弟也。年十二，齊建武四年，封新浦縣侯，自製拜章，便有文采。天監初，降爵爲子。既長勤學，以晉代竟無全書，弱冠便留心撰著，至年二十六，書成，表奏之，詔付祕閣。

子雲性沈靜，不樂仕進。年三十，方起家爲祕書郎。遷太子舍人，撰東宮新記奏之，敕賜束帛。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，晉安王文學，司徒主簿，丹陽尹丞。時湘東王爲京尹，深相

賞好，如布衣之交。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，兼尚書左丞。大通元年，除黃門郎，俄遷輕車將軍，兼司徒左長史。二年，入爲吏部。三年，遷長兼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轉太府卿。三年，出爲貞威將軍、臨川內史。在郡以和理稱，民吏悅之。還除散騎常侍，俄復爲侍中。大同二年，遷員外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，領南徐州大中正。頃之，復爲侍中，祭酒、中正如故。

梁初，郊廟未革牲牷，樂辭皆沈約撰，至是承用，子雲始建言宜改。啓曰：「伏惟聖敬率由，尊嚴郊廟，得西隣之心，知周、孔之迹，載革牢俎，德通神明，黍稷蘋藻，竭誠嚴配，經國制度，方懸日月，垂訓百王，於是乎在。臣比兼職齋官，見伶人所歌，猶用未革牲前曲。圜丘_(六)_(七)眠燎，尙言『式備牲牷』；北郊誠雅，亦奏『牲玉孔備』；清廟登歌，而稱『我牲以潔』；三朝食舉，猶詠『朱尾碧鱗』。聲被鼓鍾，未符盛制。臣職司儒訓，意以爲疑，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？」敕答曰：「此是主者守株，宜急改也。」仍使子雲撰定。敕曰：「郊廟歌辭，應須典誥大語，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，而沈約所撰，亦多舛謬。」子雲答敕曰：「殷薦朝饗，樂以雅名，理應正採五經，聖人成教。而漢來此製，不全用經典；約之所撰，彌復淺雜。臣前所易約十曲，惟知牲牷既革，宜改歌辭，而猶承例，不嫌流俗乖體。既奉令旨，始得發矇。臣夙本庸滯，昭然忽朗，謹依成旨，悉改約制。惟用五經爲本，其次爾雅、周易、尙書、大戴禮，卽是經誥之流，」愚意亦取兼用。臣又尋唐、虞諸書，殷頌周雅，稱美是一，而復各述時事。大梁

革服，偃武脩文，制禮作樂，義高三正，而約撰歌辭，惟浸稱聖德之美，了不序皇朝制作事。雅頌前例，於體爲違。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，文思深微，命世一出，方懸日月，不刊之典，禮樂之教，致治所成。謹一二採綴，各隨事顯義，以明制作之美。覃思累日，今始克就，謹以上呈。」敕並施用。

子雲善草隸書，爲世楷法，自云善効鍾元常、王逸少而微變字體。答敕云：「臣昔不能拔賞，隨世所貴，規摹子敬，多歷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晉史，至二王列傳，欲作論語草隸法，言不盡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。十許年來，始見敕旨論書一卷，商略筆勢，洞澈字體，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，猶子敬之不及逸少。自此研思，方悟隸式，始變子敬，全範元常。逮爾以來，自覺功進。」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，嘗論子雲書曰：「筆力勁駿，心手相應，巧踰杜度，美過崔寔，當與元常並驅爭先。」其見賞如此。

七年，出爲仁威將軍、東陽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還拜宗正卿。太清元年，復爲侍中、國子祭酒，領南徐州大中正。二年，侯景寇逼，子雲逃民間。三年三月，宮城失守，東奔晉陵，餒卒于顯靈寺僧房，年六十三。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，東宮新記二十卷。

第二子特字世達。早知名，亦善草隸。高祖嘗謂子雲曰：「子敬之書，不及逸少。近見特迹，遂逼於卿。」歷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宣惠主簿，中軍記室。出爲海鹽令，坐事免。年

二十五，先子雲卒。

子暉字景光，子雲弟也。少涉書史，亦有文才。起家員外散騎侍郎，遷南中郎記室。出爲臨安令。性恬靜，寡嗜好，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，退爲講賦奏之，甚見稱賞。遷安西武陵王諮議，帶新繁令，隨府轉儀同從事、驃騎長史，〔九〕卒。

陳吏部尙書姚察曰：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，晉因宰輔乃移魏曆，異乎古之禪授，以德相傳，故抑前代宗枝，用絕民望。然劉曄、曹志，猶顯於朝；及宋遂爲廢姓。而齊代，宋之戚屬，一皆殲焉。其祚不長，抑亦由此。有梁革命，弗取前規，故子恪兄弟及羣從，並隨才任職，通貴滿朝，不失於舊，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。〔一〇〕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，度越前代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。「大」各本作「及」。按：王敬則時爲大司馬，「及」當作「大」，今改正。

〔二〕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。「世」各本作「代」，姚思廉避唐諱改。今改回。

〔三〕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。按本卷有子範無子質，子質當是子範之譌。

〔四〕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「遠」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一八作「遠」。

〔五〕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 按本書簡文皇后王氏傳，后卒於太清三年三月；據本書張纘傳，纘卒於太清二年，則纘豈能與蕭子範俱製哀策文？疑有誤。

〔六〕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 「天監十六年」南史作「天監六年」。

〔七〕北郊誠雅亦奏牲玉孔備 「牲玉孔備」各本作「牲云孔備」，據隋書樂志改。

〔八〕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尙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 按：旣云「惟以五經爲本」，若無易、書，則只是三經。「五」字疑有誤。

〔九〕隨府轉儀同從事驃騎長史 「驃」各本譌「中」，今據南史改。

〔一〇〕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 「幽」北監本、汲古閣本、殿本、金陵局本作「與」，今從百衲本、南監本。

梁書卷三十六

列傳第三十

孔休源 江革

孔休源字慶緒，會稽山陰人也。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。〔一〕曾祖遙之，宋尚書水部郎。父珮，齊廬陵王記室參軍，〔二〕早卒。

休源年十一而孤，居喪盡禮，每見父手所寫書，必哀慟流涕，不能自勝，見者莫不爲之垂泣。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，略通大義。建武四年，州舉秀才，太尉徐孝嗣省其策，深善之，謂同坐曰：「董仲舒、華令思何以尚此，可謂後生之准也。觀其此對，足稱王佐之才。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，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，爲西邸學士。梁臺建，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，當時以爲美選。休源初到京，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，曾以祠事入廟，侍中范雲一與相遇，深加褒賞，曰：「不期忽覩清顏，頓祛鄙吝，觀天披霧，驗之今日。」後雲命駕到少府門，登

便拂筵整帶，謂當詣己，既而獨造休源，高談盡日，同載還家，登深以爲愧。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，軒蓋盈門，休源或時後來，必虛襟引接，處之坐右，商略文義。其爲通人所推如此。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。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：「今帝業初基，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，爲尚書儀曹郎。爲朕思之，誰堪其選？」勉對曰：「孔休源識具清通，諳練故實，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。」高祖亦素聞之，卽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。是時多所改作，每逮訪前事，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，曾無疑滯。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「孔獨誦」。

遷建康獄正，及辨訟折獄，時罕冤人。後有選人爲獄司者，高祖尙引休源以勵之。除中書舍人，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，遷尚書左丞，彈肅禮闈，雅允朝望。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，自漢魏至于齊梁，並皆搜採，休源所有奏議，咸預編錄。除給事黃門侍郎，遷長兼御史中丞，正色直繩，無所回避，百僚莫不憚之。除少府卿，又兼行丹陽尹事。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荊州府州事。高祖謂之曰：「荊州總上流衝要，義高分陝，今以十歲兒委卿，善匡翼之，勿憚周昌之舉也。」對曰：「臣以庸鄙，曲荷恩遇，方揣丹誠，効其一割。」上善其對，乃敕晉安王曰：「孔休源人倫儀表，汝年尙幼，當每事師之。」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，復爲憺府長史，南郡太守、行府州事如故。在州累政，甚有治績，平心決斷，請託不行。高祖深嘉之。除通直散騎常侍，領羽林監，轉祕書監，遷明威將軍，復爲晉安王府長

史、南蘭陵太守，別敕專行南徐州事。休源累佐名藩，甚得民譽，王深相倚仗，軍民機務，動止詢謀。常於中齋別施一榻，云「此是孔長史坐」，人莫得預焉。其見敬如此。

徵爲太府卿，俄授都官尙書，頃之，領太子中庶子。普通七年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，高祖與羣臣議代王居州任者久之，「于時貴戚王公，威望遷授，高祖曰：『朕已得人。』孔休源才識通敏，實應此選。」乃授宣惠將軍、監揚州。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，及王薨而管州任，時論榮之。而神州都會，簿領殷繁，休源割斷如流，傍無私謁。中大通二年，加授金紫光祿大夫，監揚州如故。累表陳讓，優詔不許。在州晝決辭訟，夜覽墳籍。每車駕巡幸，常以軍國事委之。

昭明太子薨，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，與羣公參定謀議，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。四年，遘疾，高祖遣中使候問，並給醫藥，日有十數。其年五月，卒，時年六十四。遺令薄葬，節朔薦蔬菲而已。高祖爲之流涕，顧謂謝舉曰：「孔休源奉職清忠，當官正直，方欲共康治道，以隆王化。奄至殞歿，朕甚痛之。」舉曰：「此人清介強直，當今罕有，微臣竊爲陛下惜之。」詔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歷代通規，褒德疇庸，先王令典。宣惠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監揚州孔休源，風業貞正，雅量冲邈，升榮建禮，譽重搢紳。理務神州，化覃歌詠，方興仁壽，穆是彝倫。奄然永逝，倍用悲惻。可贈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賻第一材一具，布五十匹，錢五萬，蠟二

百斤。剋日舉哀。喪事所須，隨由資給。諡曰貞子。」皇太子手令曰：「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，立身中正，行己清恪。昔歲西浮渚宮，東泊粉壤，毗佐蕃政，實盡厥誠。安國之詳審，公儀之廉白，無以過之。奄至殞喪，情用惻怛。今須舉哀，外可備禮。」

休源少孤，立志操，風範強正，明練治體，持身儉約，學窮文藝，當官理務，不憚強禦，常以天下爲己任，高祖深委仗之。累居顯職，纖毫無犯。性慎密，寡嗜好。出入帷幄，未嘗言禁中事，世以此重之。聚書盈七千卷，手自校治，凡奏議彈文，勒成十五卷。

長子雲童，頗有父風，而篤信佛理，遍持經戒。官至岳陽王府諮議、東揚州別駕。少子宗軌，〔四〕聰敏有識度，歷尚書都官郎，司徒左西掾，中書郎。

江革字休映，濟陽考城人也。祖齊之，宋尚書金部郎。父柔之，齊尚書倉部郎，有孝行，以母憂毀卒。

革幼而聰敏，早有才思，六歲便解屬文，柔之深加賞器，曰：「此兒必興吾門。」九歲丁父艱，與弟觀同生，少孤貧，〔五〕傍無師友，兄弟自相訓勗，讀書精力不倦。十六喪母，以孝聞。服闋，與觀俱詣太學，補國子生，舉高第。齊中書郎王融、吏部謝朓雅相欽重。朓嘗宿衛，

還過候革，時大雪，見革弊絮單席，而耽學不倦，嗟歎久之，乃脫所著襦，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。司徒竟陵王聞其名，引爲西邸學士。弱冠舉南徐州秀才。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，王融與諧之書，令薦革。諧之方貢琅邪王汎，便以革代之。

解褐奉朝請。僕射江祐深相引接，祐爲太子詹事，啓革爲府丞。祐時權傾朝右，以革才堪經國，令參掌機務，詔詰文檄，皆委以具。革防杜形迹，外人不知。祐誅，賓客皆罹其罪，革獨以智免。

除尙書駕部郎。中興元年，高祖入石頭，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，廼使革製書與昂，於坐立成，辭義典雅，高祖深賞歎之，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。建安王爲雍州刺史，表求管記，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，帶中廬令。與弟觀少長共居，不忍離別，苦求同行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，兼記室。時吳興沈約、樂安任昉並相賞重，昉與革書云：「此段雍府妙選英才，文房之職，總卿昆季，可謂馭二龍於長途，騁騏驎於千里。」途次江夏，觀遇疾卒。革時在雍，爲府王所禮，款若布衣。王被徵爲丹陽尹，以革爲記室，領五官掾，除通直散騎常侍，建康正。頻遷秣陵、建康令，爲治明肅，豪強憚之。入爲中書舍人，尙書左丞，司農卿，復出爲雲麾、晉安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、行江州府事。徙仁威廬陵王長史，太守、行事如故，以清嚴爲百城所憚。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，革以正直自居，不與籤帥等同坐。俄遷左光祿大夫、

南平王長史、御史中丞，彈奏豪權，一無所避。

除少府卿，出爲貞威將軍、北中郎南康王長史、廣陵太守，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，將軍、太守如故。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，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。城旣失守，革素不便馬，乃泛舟而還，途經下邳，遂爲魏人所執。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，厚加接待，革稱患脚不拜，延明將加害焉，見革辭色嚴正，更相敬重。時祖暉同被拘執，延明使暉作欹器、漏刻銘，革罵暉曰：「卿荷國厚恩，已無報答，今乃爲虜立銘，孤負朝廷。」延明聞之，乃令革作文八寺碑並祭彭祖文，革辭以囚執旣久，無復心思。延明逼之逾苦，將加箠撲。革厲色而言曰：「江革行年六十，不能殺身報主，今日得死爲幸，誓不爲人執筆。」延明知不可屈，乃止。日給脫粟三升，僅餘性命。值魏主請中山王元略反北，乃放革及祖暉還朝。詔曰：「前貞威將軍、鎮北長史、廣陵太守江革，才思通贍，出內有聞，在朝正色，臨危不撓，首佐台鉉，實允僉諧。可太尉臨川王長史。」

時高祖盛於佛教，朝賢多啓求受戒，革精信因果，而高祖未知，謂革不奉佛教，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，云：「惟當勤精進，自強行勝脩，豈可作底突，如彼必死囚。以此告江革，並及諸貴遊。」又手敕云：「世間果報，不可不信，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？」革因啓乞受菩薩戒。

重除少府卿、長史、校尉。時武陵王在東州，頗自驕縱，上召革面敕曰：「武陵王年

少，臧盾性弱，不能匡正，欲以卿代爲行事。非卿不可，不得有辭。」乃除折衝將軍、東中郎武陵王長史、會稽郡丞、行府州事。革門生故吏，家多在東州，聞革應至，並齎持緣道迎候。革曰：「我通不受餉，不容獨當故人筐篚。」至鎮，惟資公俸，食不兼味。郡境殷廣，辭訟日數百，革分判辨析，曾無疑滯。功必賞，過必罰，民安吏畏，百城震恐。琅邪王騫爲山陰令，贓貨狼藉，望風自解。府王憚之，遂雅相欽重。每至侍宴，言論必以詩書，王因此耽學好文。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，高祖謂僕射徐勉曰：「江革果能稱職。」乃除都官尚書。將還，民皆戀惜之，贈遺無所受。送故依舊訂舫，革並不納，惟乘臺所給一舸。舸艚偏欹，不得安臥。或謂革曰：「船既不平，濟江甚險，當移徙重物，以迕輕艚。」革既無物，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。其清貧如此。

尋監吳郡。于時境內荒儉，劫盜公行，革至郡，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，百姓皆懼不能靜寇，反省遊軍尉，民下逾恐。革乃廣施恩撫，明行制令，盜賊靜息，民吏安之。

武陵王出鎮江州，乃曰：「我得江革，文華清麗，豈能一日忘之，當與其同飽。」乃表革同行。又除明威將軍、南中郎長史、尋陽太守。徵入爲度支尚書。好獎進閭閻，爲後生延譽，由是衣冠士子，翕然歸之。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，序用多非其人。革性强直，每至朝宴，恒有褒貶，以此爲權勢所疾，乃謝病還家。

除光祿大夫、領步兵校尉、南北兖二州大中正，優遊閑放，以文酒自娛。大同元年二月，卒，諡曰強子。有集二十卷，行於世。革歷官八府長史，四王行事，三爲二千石，〔一〕傍無姬侍，家徒壁立，世以此高之。

長子行敏，好學有才俊，官至通直郎，早卒，有集五卷。

次子從簡，少有文情，〔二〕年十七，作採荷詞以刺敬容，爲當時所賞。歷官司徒從事中郎。侯景亂，爲任約所害，子兼叩頭流血，乞代父命，以身蔽刃，遂俱見殺，天下莫不痛之。

史臣曰：高祖留心政道，孔休源以識治見知，旣遇其時，斯爲幸矣。江革聰敏亮直，亦一代之盛名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 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晉書許孜傳有豫章太守孔沖，當卽此人。晉有

丹陽尹，無太守，此丹陽太守蓋是豫章太守之誤。」

〔二〕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 南史作「父珮，齊通直郎」。

〔三〕高祖與羣臣議代王居州任者久之「代王」各本並作「王代」。今乙正。

〔四〕少子宗軌「軌」南史作「範」。

〔五〕少孤貧各本脫「少」字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五一補。

〔六〕值魏主請中山王元略返北「請」各本作「討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七〕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革以前未爲校尉，疑此處有譌脫。

〔八〕三爲二千石「三」各本譌「二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〇七改。按：江革再爲尋陽太守，一爲廣陵太守，是三爲二千石。

〔九〕少有文情「文情」各本作「文性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七四、八三九、九三八改。

梁書卷三十七

列傳第三十一

謝舉 何敬容

謝舉字言揚，中書令覽之弟也。幼好學，能清言，與覽齊名。舉年十四，嘗贈沈約五言詩，爲約稱賞。世人爲之語曰：「王有養、炬，謝有覽、舉。」養、炬，王筠、王泰小字也。

起家祕書郎，遷太子舍人，輕車功曹史，祕書丞，司空從事中郎，太子庶子，家令，掌東宮管記，深爲昭明太子賞接。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，別舉詩云：「詎念耄嗟人，方深老夫託。」其屬意如此。嘗侍宴華林園，高祖訪舉於覽，覽對曰：「識藝過臣甚遠，惟飲酒不及於臣。」高祖大悅。轉太子中庶子，猶掌管記。

天監十一年，遷侍中。十四年，出爲寧遠將軍、豫章內史，爲政和理，甚得民心。十八年，復入爲侍中，領步兵校尉。普通元年，出爲貞毅將軍、太尉臨川王長史。四年，入爲左

民尚書。其年遷掌吏部，尋以公事免。五年，起爲太子中庶子，領右軍將軍。六年，復爲左民尚書，領步兵校尉。俄徙爲吏部尚書，尋加侍中。出爲仁威將軍、晉陵太守。在郡清靜，百姓化其德，境內肅然。罷郡還，吏民詣闕請立碑，詔許之。大通二年，入爲侍中、五兵尚書，未拜，遷掌吏部，侍中如故。舉祖莊，宋世再典選，至舉又三爲此職，前代未有也。

舉少博涉多通，尤長玄理及釋氏義。爲晉陵郡時，常與義僧遞講經論，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。其盛如此。先是，北渡人盧廣有儒術，爲國子博士，於學發講，僕射徐勉以下畢至。舉造坐，屢折廣，辭理通邁，廣深歎服，仍以所執麈尾薦之，以沉重席焉。

四年，加侍中。五年，遷尚書右僕射，侍中如故。大同三年，以疾陳解，徙爲右光祿大夫，給親信二十人。其年，出爲雲麾將軍、吳郡太守。先是，何敬容居郡有美績，世稱爲何吳郡，及舉爲政，聲跡略相比。六年，入爲侍中、中書監，未拜，遷太子詹事、翊左將軍，侍中如故。舉父滿，齊世終此官，累表乞改授，敕不許，久之方就職。九年，遷尚書僕射，侍中、將軍如故。舉雖居端揆，未嘗肯預時務，多因疾陳解，敕輒賜假，並手敕處方，加給上藥。其恩遇如此。其年，以本官參掌選事。

太清二年，遷尚書令，侍中、將軍如故。是歲，侯景寇京師，舉卒于園內。詔贈侍中、中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侍中、尚書令如故。文集亂中並亡逸。

二子禧、嘏，並少知名。嘏，太清中，歷太子中庶子，出爲建安太守。

何敬容字國禮，廬江人也。祖攸之，宋太常卿；父昌寓，齊吏部尚書，並有名前代。

敬容以名家子，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天監初，爲祕書郎，歷太子舍人，尚書殿中郎，太子洗馬，中書舍人，祕書丞，遷揚州治中。出爲建安內史，清公有美績，民吏稱之。還除黃門郎，累遷太子中庶子，散騎常侍，侍中，司徒左長史。普通二年，復爲侍中，領羽林監，俄又領本州大中正。頃之，守吏部尚書，銓序明審，號爲稱職。四年，出爲招遠將軍、吳郡太守，爲政勤恤民隱，辨訟如神，視事四年，治爲天下第一。吏民詣闕請樹碑，詔許之。大通二年，徵爲中書令，未拜，復爲吏部尚書，領右軍將軍，俄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改太子中庶子。

敬容身長八尺，白皙美鬚眉。性矜莊，衣冠尤事鮮麗，每公庭就列，容止出人。三年，遷尚書右僕射，參掌選事，侍中如故。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，以疾陳解，因舉敬容自代，故有此授焉。五年，遷左僕射，加宣惠將軍，置佐史，侍中、參掌如故。大同三年正月，朱雀門災，高祖謂羣臣曰：「此門制卑狹，我始欲構，遂遭天火。」並相顧未有答。敬容獨曰：「此所

謂陛下『先天而天不違』。時以爲名對。俄遷中權將軍、丹陽尹，侍中、參掌、佐史如故。五年，入爲尚書令，侍中、將軍、參掌、佐史如故。

敬容久處臺閣，詳悉舊事，且聰明識治，勤於簿領，詰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自晉、宋以來，宰相皆文義自逸，敬容獨勤庶務，爲世所嗤鄙。時蕭琛子巡者，頗有輕薄才，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，敬容處之如初，亦不屑也。

十一年，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，夜盜官米，爲禁司所執，送領軍府。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，敬容以書解慧明，譽卽封書以奏。高祖大怒，付南司推劾，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，合棄市刑，詔特免職。〔三〕初，天監中，有沙門釋寶誌者，嘗遇敬容，謂曰：『君後必貴，然終是何敗何耳』。及敬容爲宰相，謂何姓當爲其禍，故抑沒宗族，無仕進者，至是竟爲河東所敗。

中大同元年三月，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，敬容請預聽，敕許之。又有敕聽朔望問訊。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，未拜，又加侍中。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誨如昔，冀其復用。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：『草萊之人，聞諸道路，君侯已得瞻望朝夕，出入禁門，醉尉將不敢呵，灰然不無其漸，甚休，甚休！敢賀於前，又將弔也。昔流言裁作，公旦東奔，燕書始來，子孟不入。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，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。且曝鰓之鱗，不念杯杓之水；

雲霄之翼，豈顧籠樊之糧。何者？所託已盛也。昔君侯納言加首，鳴玉在腰，回豐貂以步文昌，聳高蟬而趨武帳，可謂盛矣。不以此時薦才拔士，少報聖主之恩，今卒如爰絲之說，受責見過，方復欲更窺朝廷，缺望萬分，竊不爲左右取也。昔竇嬰、楊惲亦得罪明時，不能謝絕賓客，猶交黨援，卒無後福，終益前禍。僕之所弔，實在於斯。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，未必皆感惠懷仁，有灌夫、任安之義，乃戒翟公之大署，冀君侯之復用也。夫在思過之日，而挾復用之意，未可爲智者說矣。君侯宜杜門念失，無有所通，築茅茨於鍾阜，聊優游以卒歲，見可憐之意，著待終之情，復仲尼能改之言，惟子貢更也之譬，少戢言於衆口，微自救於竹帛，所謂『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』。如此，令明主聞知，尙有冀也。僕東臯鄙人，入穴幸無銜寢，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，故披肝膽，示情素，君侯豈能鑒焉。」

太清元年，遷太子詹事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侯景襲京師，敬容自府移家臺內。初，景於渦陽退敗，未得審實，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，景身與衆並沒，朝廷以爲憂。敬容尋見東宮，太宗謂曰：「淮北始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如所傳。」敬容對曰：「得景遂死，深是朝廷之福。」太宗失色，問其故。敬容曰：「景翻覆叛臣，終當亂國。」是年，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，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，每日入聽。敬容謂孜曰：「昔晉代喪亂，頗由祖尙玄虛，胡賊殄覆中夏。今東宮復襲此，殆非人事，其將爲戎乎？」俄而侯景難作，其言有徵也。三年正月，

敬容卒于園內，詔贈仁威將軍，本官並如故。

何氏自晉司空充、宋司空尚之，世奉佛法，並建立塔寺；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，趨勢者因助財造構，敬容並不拒，故此寺堂宇校飾，頗爲宏麗，時輕薄者因呼爲「衆造寺」焉。及敬容免職出宅，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，竟無餘財貨，時亦以此稱之。

子穀，祕書丞，早卒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魏正始及晉之中朝，時俗尚於玄虛，貴爲放誕，尚書丞郎以上，簿領文案，不復經懷，皆成於令史。逮乎江左，此道彌扇，惟卜壺以臺閣之務，頗欲綜理，阮孚謂之曰：「卿常無閑暇，不乃勞乎？」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，未嘗省牒，風流相尚，其流遂遠。望白署空，是稱清貴，恪勤匪懈，終滯鄙俗。是使朝經廢於上，職事墮於下。小人道長，抑此之由。嗚呼！傷風敗俗，曾莫之悟。永嘉不競，戎馬生郊，宜其然矣。何國禮之識治，見譏薄俗，惜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 上文既是「大通二年，入爲侍中」，則此四年、五年當爲大通四年、五年。但大通只二年，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。據本書武帝紀，吏部尚書謝舉爲尚書右僕射在中大通五年。則「四年」上當有「中大通」三字，否則上文之「大通二年」乃「中大通二年」之譌。

〔二〕祖攸之宋太常卿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按南史何昌寓傳，敬容之祖攸之，位侍中，與此異。南齊書亦作『攸之』，疑此傳誤也。」

〔三〕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至詔特免職 按本書武帝紀，何敬容坐免官在大同十年五月，通鑑同。「十一年」當作「十年」。

梁書卷三十八

列傳第三十二

朱异 賀琛

朱异字彥和，吳郡錢唐人也。父巽，以義烈知名，官至齊江夏王參軍、吳平令。

异年數歲，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：「此兒非常器，當成卿門戶。」年十餘歲，好羣聚蒲博，頗爲鄉黨所患。既長，乃折節從師，遍治五經，尤明禮、易，涉獵文史，兼通雜藝，博弈書算，皆其所長。年二十，詣都，尙書令沈約面試之，因戲异曰：「卿年少，何乃不廉？」异遂巡未達其旨。約乃曰：「天下唯有文義棊書，卿一時將去，可謂不廉也。」其年，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，比廷尉，敕付尙書詳議，從之。

舊制，年二十五方得釋褐。時异適二十一，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。尋有詔求異能之士，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：「竊見錢唐朱异，年時尙少，德備老成，在獨無散逸之想，

處闇有對賓之色，器宇弘深，神表峯峻。金山萬丈，緣陟未登；玉海千尋，窺映不測。加以珪璋新琢，錦組初構，觸響鏗鏘，值采便發。觀其信行，非惟十室所稀，若使負重遙途，必有千里之用。高祖召見，使說孝經、周易義，甚悅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朱異實異。」後見明山賓，謂曰：「卿所舉殊得其人。」仍召異直西省，俄兼太學博士。其年，高祖自講孝經，使異執讀。遷尚書儀曹郎，入兼中書通事舍人，累遷鴻臚卿，太子右衛率，尋加員外常侍。

普通五年，大舉北伐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，詔有司議其虛實。異曰：「自王師北討，剋獲相繼，徐州地轉削弱，咸願歸罪法僧，法僧懼禍之至，其降必非僞也。」高祖仍遣異報法僧，並敕衆軍應接，受異節度。既至，法僧遵承朝旨，如異策焉。

中大通元年，遷散騎常侍。自周捨卒後，異代掌機謀，方鎮改換，朝儀國典，詔誥敕書，並兼掌之。每四方表疏，當局簿領，諮詢詳斷，填委於前，異屬辭落紙，覽事下議，從橫敏贍，不暫停筆，頃刻之間，諸事便了。

大同四年，遷右衛將軍。六年，異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，敕許之。及就講，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，爲一時之盛。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，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，皇太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。八年，改加侍中。太清元年，遷左衛將軍，領步兵。二年，遷中領軍，舍人如故。

高祖夢中原平，舉朝稱慶，且以語異，異對曰：「此字內方一之徵。」及侯景歸降，敕召羣臣議，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，高祖欲納之，未決；嘗夙興至武德閣，自言「我國家承平若此，今便受地，詎是事宜，脫致紛紜，悔無所及」。異探高祖微旨，應聲答曰：「聖明御宇，上應蒼玄，北土遺黎，誰不慕仰，爲無機會，未達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國太半，輸誠送款，遠歸聖朝，豈非天誘其衷，人獎其計。原心審事，殊有可嘉。今若不容，恐絕後來之望。此誠易見，願陛下無疑。」高祖深納異言，又感前夢，遂納之。及貞陽敗沒，自魏遣使還，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，敕有司定議，異又以和爲允，高祖果從之。其年六月，遣建康令謝挺、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。是時，侯景鎮壽春，累啓絕和，及請追使。又致書與異，辭意甚切，異但述敕旨以報之。八月，景遂舉兵反，以討異爲名。募兵得三千人，及景至，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。

初，景謀反，合州刺史鄱陽王範、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，異以景孤立寄命，必不應爾，乃謂使者：「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！」並抑而不奏，故朝廷不爲之備。及寇至，城內文武咸尤之。皇太子又製圍城賦，其末章云：「彼高冠及厚履，並鼎食而乘肥，升紫霄之丹地，排玉殿之金扉，陳謀謨之啓沃，宣政刑之福威，四郊以之多壘，萬邦以之未綏。問豺狼其何者？訪虺蜴之爲誰？」蓋以指異。異因慚憤，發病卒，時年六十七。詔曰：「故中領軍

昇，器宇弘通，才力優贍，諮謀帷幄，多歷年所。方贊朝經，永申寄任。奄先物化，惻悼兼懷。可贈侍中、尚書右僕射，給祕器一具。凶事所須，隨由資辦。舊尚書官不以爲贈，及昇卒，高祖惜之，方議贈事，左右有善昇者，乃啓曰：「昇忝歷雖多，然平生所懷，願得執法。」高祖因其宿志，特有此贈焉。

昇居權要三十餘年，善窺人主意曲，能阿諛以承上旨，故特被寵任。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，四官皆珥貂，自右衛率至領軍，四職並驅鹵簿，近代未之有也。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，其中有臺池翫好，每暇日與賓客遊焉。四方所饋，財貨充積。性吝嗇，未嘗有散施。厨下珍羞腐爛，每月常棄十數車，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。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、文集百餘篇，亂中多亡逸。

長子肅，官至國子博士；次子閏，司徒掾。並遇亂卒。

賀琛字國寶，會稽山陰人也。伯父瑒，步兵校尉，爲世碩儒。琛幼，瑒授其經業，一聞便通義理。瑒異之，常曰：「此兒當以明經致貴。」瑒卒後，琛家貧，常往還諸暨，販粟以自給。閒則習業，尤精三禮。初，瑒於鄉里聚徒教授，至是又依琛焉。

普通中，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。^{〔三〕}琛始出都，高祖聞其學術，召見文德殿，與語悅之，謂僕射徐勉曰：「琛殊有世業。」仍補王國侍郎，俄兼太學博士，稍遷中衛參軍事、尚書通事舍人，參禮儀事。累遷通直正員郎，舍人如故。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，兼尚書左丞，滿歲爲眞。詔琛撰新謚法，至今施用。

時皇太子議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女。琛駁之曰：

令旨以「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，不得自冠自嫁。」推以記文，竊猶致惑。案嫁冠之禮，本是父之所成，無父之人，乃可自冠，故稱大功小功，並以冠子嫁子爲文；非關惟得爲子，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，既得自嫁娶，而亦云「冠子娶婦」，其義益明。故先列二服，每明冠子嫁子，結於後句，方顯自娶之義。既明小功自娶，卽知大功自冠矣，蓋是約言而見旨。若謂緣父服大功，子服小功，小功服輕，故得爲子冠嫁，大功服重，故不得自嫁自冠者，則小功之末，非明父子服殊，不應復云「冠子嫁子」也。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，大功之文不言已冠，故知身有大功，不得自行嘉禮，但得爲子冠嫁。竊謂有服不行嘉禮，本爲吉凶不可相干。子雖小功之末，可得行冠嫁，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。^{〔四〕}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是於吉凶禮無礙；吉凶禮無礙，豈不得自冠自嫁？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，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？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，是琛之所

惑也。

又令旨推「下殤小功不可娶婦，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」。伏尋此旨，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，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，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。〔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，寧得惟稱下殤？今不言降服，的舉下殤，實有其義。夫出嫁出後，或有再降，出後之身，於本姊妹降爲大功；若是大夫服士父，〔五〕又以尊降，則成小功。其於冠嫁，義無以異。所以然者，出嫁則有受我，出後則有傳重，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，此服雖降，彼服則隆。昔實期親，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，可冠可嫁。若夫期降大功，大功降爲小功，止是一等，降殺有倫，服末嫁冠，故無有異。惟下殤之服，特明不娶之義者，蓋緣以幼稚之故，天喪情深，旣無受厚佗姓，又異傳重彼宗，嫌其年稚服輕，頓成殺略，故特明不娶，以示本重之恩。是以凡厥降服，冠嫁不殊；惟在下殤，乃明不娶。其義若此，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，皆不可冠嫁也。且〔記云〕「下殤小功」，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，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。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，〔六〕〔記不得直云〕「下殤小功則不可」。恐非文意。此又琛之所疑也。

遂從琛議。

遷員外散騎常侍。舊尚書南坐，無貂，貂自琛始也。頃之，遷御史中丞，參禮儀事如

先。琛家產既豐，買主第爲宅，爲有司所奏，坐免官。俄復爲尚書左丞，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兼國子博士，未拜，改爲通直散騎常侍，領尚書左丞，並參禮儀事。琛前後居職，凡郊廟諸儀，多所創定。每見高祖，與語常移晷刻，故省中爲之語曰：「上殿不下有賀雅。」琛容止都雅，故時人呼之。遷散騎常侍，參禮儀如故。

是時，高祖任職者，皆緣飾姦諂，深害時政，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：

臣荷拔擢之恩，曾不能効一職，居獻納之任，又不能薦一言。竊聞「慈父不愛無益之子，明君不畜無益之臣」，臣所以當食廢殮，中宵而歎息也。輒言時事，列之於後。非謂謀猷，寧云啓沃。獨緘胸臆，不語妻子。辭無粉飾，削藁則焚。脫得聽覽，試加省鑒。如不允合，亮其戇愚。

其一事曰：今北邊稽服，戈甲解息，政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天下戶口減落，誠當今之急務。雖是處彫流，而關外彌甚，郡不堪州之控總，縣不堪郡之哀削，更相呼擾，莫得治其政術，惟以應赴徵斂爲事。百姓不能堪命，各事流移，或依於大姓，或聚於屯封，蓋不獲已而竄亡，非樂之也。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，乃至年常租課，動致逋積，而民失安居，寧非牧守之過。東境戶口空虛，皆由使命繁數。夫犬不夜吠，故民得安居。今大邦大縣，舟舸銜命者，非惟十數；復窮幽之鄉，極遠之邑，亦皆必至。每有一使，屬所

搔擾；況復煩擾積理，深爲民害。驚困邑宰，則拱手聽其漁獵；桀黠長吏，又因之而爲貪殘。縱有廉平，郡猶掣肘。故邑宰懷印，類無考績，細民棄業，流冗者多，雖年降復業之詔，屢下蠲賦之恩，而終不得反其居也。

其二事曰：聖主恤隱之心，納隍之念，聞之遐邇，至於翺飛蠕動，猶且度脫，況在兆庶。而州郡無恤民之志，故天下顛顛，惟注仰於一人，誠所謂「愛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鬼神，畏之如雷霆」。苟須應痛逗藥，豈可不治之哉？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，罕有廉白者，良由風俗侈靡，使之然也。淫奢之弊，其事多端，粗舉二條，言其尤者。夫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一味。今之燕喜，相競誇豪，積果如山岳，列肴同綺繡，露臺之產，不周一燕之資，而賓主之間，裁取滿腹，未及下堂，已同臭腐。又歌姬舞女，本有品制，二八之錫，良待和戎。今畜妓之夫，〔七〕無有等秩，雖復庶賤微人，皆盛姬姜，務在貪污，爭飾羅綺。故爲吏牧民者，競爲剝削，雖致貲巨億，罷歸之日，不支數年，便已消散。蓋由宴醕所費，旣破數家之產；歌謠之具，必俟千金之資。所費事等丘山，爲歡止在俄頃。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，今所費之多。如復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！其餘淫侈，著之凡百，習以成俗，日見滋甚，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尙清白，安可得邪！今誠宜嚴爲禁制，道之以節儉，貶黜雕飾，糾奏浮華，使衆皆知，變其耳目，改其好惡。夫失節

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恥不及羣，故勉強而爲之，苟力所不至，還受其弊矣。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，易於反掌。夫論至治者，必以淳素爲先，正彫流之弊，莫有過儉朴者也。

其三事曰：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，弘濟四海以爲心，不憚胼胝之勞，不辭癯瘦之苦，豈止日昃忘飢，夜分廢寢。至於百司，莫不奏事，上息責下之嫌，下無逼上之咎，斯實道邁百王，事超千載。但斗筭之人，藻稅之子，旣得伏奏帷展，便欲詭競求進，不說國之大體。〔一〕不知當一官，處一職，貴使理其紊亂，匡其不及，心在明恕，〔二〕事乃平章。但務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運挈餅之智，徼分外之求，以深刻爲能，以繩逐爲務，迹雖似於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。犯罪者多，巧避滋甚，曠官廢職，長弊增姦，實由於此。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，黜其讒愚之心，則下安上謐，無徼倖之患矣。

其四事曰：自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虛。今天下無事，而猶日不暇給者，良有以也。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，事省則養民，費息則財聚，止五年之中，尙於無事，必能使國豐民阜。若積以歲月，斯乃范蠡滅吳之術，管仲霸齊之由。今應內省職掌，各檢其所部。凡京師治、署、邸、肆應所爲，或十條宜省其五，或三條宜除其一；及國容、戎備，在昔應多，在今宜少。雖於後應多，卽事未須，皆悉減省。應四方屯、傳、邸、治，或舊有，或無益，或妨民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；有所宜減，減之。凡厥興造，凡厥費財，有非急者，有

役民者；又凡厥討召，凡厥徵求，雖關國計，權其事宜，皆須息費休民。不息費，則無以聚財；不休民，則無以聚力。故蓄其財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息其民者，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財，則終年不息矣；以小役不足妨民，則終年不止矣。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，不可得矣。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，則姦詐盜竊彌生，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，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。自普通以來，二十餘年，刑役荐起，民力彫流。今魏氏和親，疆場無警，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，使之生聚，減省國費，令府庫蓄積，一旦異境有虞，關河可掃，則國弊民疲，安能振其遠略？事至方圖，知不及矣。

書奏，高祖大怒，召主書於前，口授敕責琛曰：

「審有聞，殊稱所期。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，公車讜言，見聞聽覽，二所陳之事，與卿不異，常欲承用，無替懷抱，每苦倥傯，更增悞惑。卿珥貂紆組，博問洽聞，不宜同於闕茸，止取名字，宣之行路。言「我能上事，明言得失，恨朝廷之不能用」。或誦離騷「蕩蕩其無人，遂不御乎千里」。或誦老子「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」。如是獻替，莫不能言，正旦虎樽，皆其人也。卿可分別言事，啓乃心，沃朕心。」

卿云「今北邊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民失安居，牧守之過」。朕無則哲之知，觸向多弊，四聰不開，四明不達，內省責躬，無處逃咎。堯爲聖主，四凶在朝；況乎朕

也，能無惡人？但大澤之中，有龍有蛇，縱不盡善，不容皆惡。卿可分明顯出：某刺史橫暴，某太守貪殘，某官長凶虐，尙書、蘭臺、主書、舍人，某人姦猾，某人取與，明言其事，得以黜陟。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，四凶終自不知，堯亦永爲闇主。

卿又云「東境戶口空虛，良由使命繁多」，但未知此是何使？卿云「驚困邑宰，則拱手聽其漁獵；桀黠長吏，又因之而爲貪殘」，並何姓名？廉平掣肘，復是何人？朝廷思賢，有如飢渴，廉平掣肘，實爲異事。宜速條聞，當更擢用。凡所遣使，多由民訟，或復軍糧，諸所颺急，蓋不獲已而遣之。若不遣使，天下枉直云何綜理？事實云何濟辦？惡人日滋，善人日蔽，欲求安臥，其可得乎！不遣使而得事理，此乃佳事。無足而行，無翼而飛，能到在所；不威而伏，豈不幸甚。卿旣言之，應有深見，宜陳祕術，不可懷寶迷邦。

卿又云：守宰貪殘，皆由滋味過度。貪殘糜費，已如前答。漢文雖愛露臺之產，鄧通之錢布於天下，以此而治，朕無愧焉。若以下民飲食過差，亦復不然。天監之初，思之已甚。其勤力營產，則無不富饒；惰遊緩事，則家業貧窶。勤脩產業，以營盤案，自己營之，自己食之，何損於天下？無賴子弟，惰營產業，致於貧窶，無可施設，此何益於天下？且又意雖曰同富，富有不同：慳而富者，終不能設；奢而富者，於事何損？若使

朝廷緩其刑，此事終不可斷；若急其制，則曲屋密房之中，云何可知？若家家搜檢，其細已甚，欲使吏不呼門，其可得乎？更相恐脅，以求財帛，足長禍萌，無益治道。若以此指朝廷，我無此事。昔之牲牢，久不宰殺，朝中會同，菜蔬而已，意粗得奢約之節。若復減此，必有蟋蟀之譏。若以爲功德事者，皆是園中之所產育。功德之事，亦無多費，變一瓜爲數十種，食一菜爲數十味，不變瓜菜，亦無多種，以變故多，何損於事，亦豪芥不關國家。如得財如法而用，此不愧乎人。我自除公宴，不食國家之食，多歷年稔，乃至宮人，亦不食國家之食，積累歲月。凡所營造，不關材官，及以國匠，皆資雇借，以成其事。近之得財，頗有方便，民得其利，國得其利，我得其利，營諸功德。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，故不能得知。所得財用，暴於天下，不得曲辭辯論。

卿又云女妓越濫，此有司之責，雖然，亦有不同：貴者多畜妓樂，至於勳附若兩掖，亦復不聞家有二八，多畜女妓者。此並宜具言其人，當令有司振其霜豪。卿又云：「乃追恨所取爲少，如復傳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。」勇怯不同，貪廉各用，勇者可使進取，怯者可使守城，貪者可使捍禦，廉者可使牧民。向使叔齊守於西河，豈能濟事？吳起育民，必無成功。若使吳起而不重用，則西河之功廢。今之文武，亦復如此。取其搏噬之用，不能得不重更任，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。卿以朝廷爲悖，乃自甘之，當思致

悖所以。卿云「宜導之以節儉」。又云「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」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。朕絕房室三十餘年，無有淫佚。朕頗自計，不與女人同屋而寢，亦三十餘年。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，雕飾之物不入於宮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飲酒，受生不好音聲，所以朝中曲宴，未嘗奏樂，此羣賢之所觀見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隨事多少，事少或中前得竟，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日常一食，若晝若夜，無有定時。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要腹過於十圍，今之瘦削裁二尺餘，舊帶猶存，非爲妄說。爲誰爲之？救物故也。書曰：「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。」向使朕有股肱，故可得中主。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，「不令而行」，徒虛言耳。卿今慊言，便罔知所答。

卿又云「百司莫不奏事，詭競求進」。此又是誰？何者復是詭事？今不使外人呈事，於義可否？無人廢職，職可廢乎？職廢則人亂，人亂則國安乎？以咽廢殮，此之謂也。若斷呈事，誰尸其任？專委之人，云何可得？是故古人云：「專聽生姦，獨任成亂。」猶二世之委趙高，元后之付王莽。呼鹿爲馬，卒有閭樂望夷之禍，王莽亦終移漢鼎。

卿云「吹毛求疵」，復是何人所吹之疵？「擘肌分理」，復是何人乎？事及「深刻」「繩逐」，並復是誰？「二」又云「治、署、邸、肆」，何者宜除？何者宜省？「國容戎備」，何者宜省？何者未須？「四方屯傳」，何者無益？何者妨民？何處興造而是役民？何處

費財而是非急？若爲「討召」？若爲「徵賦」？朝廷從來無有此事，靜息之方復何者？宜各出其事，具以奏聞。

卿云「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，事至方圖，知無及也」。如卿此言，卽時便是大役其民，是何處所？卿云「國弊民疲」，誠如卿言，終須出其事，不得空作漫語。夫能言之，必能行之。富國強兵之術，急民省役之宜，號令遠近之法，並宜具列。若不具列，則是欺罔朝廷，空示頰舌。凡人有爲，先須內省，惟無瑕者，可以戮人。卿不得歷詆內外，而不極言其事。佇聞重奏，當復省覽，^{〔三〕}付之尙書，班下海內，庶亂羊永除，害馬長息，惟新之美，復見今日。

琛奉敕，但謝過而已，不敢復有指斥。

久之，遷太府卿。太清二年，遷雲騎將軍、中軍宣城王長史。侯景舉兵襲京師，王移入臺內，留琛與司馬楊暕守東府。賊尋攻陷城，放兵殺害，琛被槍未至死，^{〔四〕}賊求得之，輦至闕下，求見僕射王克、領軍朱异，勸開城納賊。克等讓之，涕泣而止，賊復輦送莊嚴寺療治之。明年，臺城不守，琛逃歸鄉里。其年冬，賊進寇會稽，復執琛送出都，以爲金紫光祿大夫。後遇疾卒，年六十九。

琛所撰三禮講疏、五經滯義及諸儀法，凡百餘篇。

子詡，^{〔二〕}太清初，自儀同西昌侯掾，出爲巴山太守，在郡遇亂卒。

陳吏部尙書姚察云：夏侯勝有言曰：「士患不明經術；經術明，取青紫如拾地芥耳。」朱異、賀琛並起微賤，以經術逢時，致於貴顯，符其言矣。而異遂徼寵幸，任事居權，不能以道佐君，苟取容媚。及延寇敗國，實異之由。禍難旣彰，不明其罪，至於身死，寵贈猶殊。罰旣弗加，賞亦斯濫，失於勸沮，何以爲國？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，能無及是乎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父異以義烈知名「異」南史作「異之」。按：朱異父名選之，事跡略見南齊書孝義朱謙之傳。惠棟松崖筆記二：「選異字相似，故譌爲異。」此少一「之」字，六朝人雙名後所帶「之」字，往往可省去，非脫文。

〔二〕敕付尙書詳議「詳議」，各本作「議詳」，今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二一二乙正。

〔三〕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南史及冊府元龜七二七、八二八無「史」字。

〔四〕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「冠嫁」各本作「嫁冠」，據南史乙正。

〔五〕若是大夫服士父「父」字各本脫，據南史補。

〔六〕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「冠嫁」各本作「嫁冠」，據南史乙正。

〔七〕今畜妓之夫「畜」各本譌「言」，據通鑑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及冊府元龜五二九改。

〔八〕不說國之大體「說」通鑑作「論」，冊府元龜五二九作「識」，疑作「識」是。

〔九〕心在明恕「在」通鑑作「存」，疑作「存」是。

〔一〇〕書奏「書」各本譌「言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一一〕公車讜言見聞聽覽「見聞」南史作「日聞」，通鑑作「日關」，疑作「日關」是。

〔一二〕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 本段文字有脫譌，現無從訂正。通鑑作「擘肌分理，復是何事」，無下文「事及深刻繩逐」云云。

〔一三〕佇聞重奏當復省覽「復」，各本譌「後」，據通鑑改正。

〔一四〕琛被槍未至死「槍」，南史及冊府元龜九四〇作「創」。

〔一五〕子詡「詡」，南史作「翊」。

梁書卷三十九

列傳第三十三

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鵬

羊鴉仁

元法僧，魏氏之支屬也。其始祖道武帝。父鍾葵，江陽王。法僧仕魏，歷光祿大夫，後爲使持節、都督徐州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鎮彭城。普通五年，魏室大亂，法僧遂據鎮稱帝，誅鋤異己，立諸子爲王，部署將帥，欲議匡復。旣而魏亂稍定，將討法僧，法僧懼，乃遣使歸款，請爲附庸，高祖許焉，授侍中、司空，封始安郡公，邑五千戶。及魏軍旣逼，法僧請還朝，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。旣至，甚加優寵。時方事招攜，撫悅降附，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，前後不可勝數。法僧以在魏之日，久處疆場之任，每因寇掠，殺戮甚多，求兵自衛，詔給甲仗百人，出入禁闥。大通二年，加冠軍將軍。中大通元年，轉車騎將軍。四年，進太

尉，領金紫光祿。其年，立爲東魏主，不行，仍授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同三司之儀、郢州刺史。大同二年，徵爲侍中、太尉，領軍師將軍，薨，時年八十三。二子景隆、景仲，普通中隨法僧入朝。

景隆封沌陽縣公，邑千戶，出爲持節、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、平南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徵侍中、安右將軍。四年，爲征北將軍、徐州刺史，封彭城王，不行，俄除侍中、度支尙書。太清初，又爲使持節、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、征南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，行至雷首，遇疾卒，時年五十八。

景仲封枝江縣公，邑千戶，拜侍中、右衛將軍。大通三年，增封，并前爲二千戶，仍賜女樂一部。出爲持節、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、宣惠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。大同中，徵侍中、左衛將軍。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。侯景作亂，以景仲元氏之族，遣信誘之，許奉爲主。景仲乃舉兵，將下應景。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，霸先徇其衆曰：「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，謀危社稷，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，鎮撫此州。」衆聞之，皆棄甲而散，景仲乃自縊而死。

元樹字君立，〔三〕亦魏之近屬也。祖獻文帝。父僖，咸陽王。〔四〕樹仕魏爲宗正卿，屬余朱榮亂，以天監八年歸國，〔五〕封爲鄴王，邑二千戶，拜散騎常侍。普通六年，應接元法僧還朝，遷使持節、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、雲麾將軍、郢州刺史，增封并前爲三千戶。討南蠻賊，平之，加散騎常侍、安西將軍，又增邑五百戶。中大通二年，徵侍中、鎮右將軍。四年，爲使持節、鎮北將軍、都督北討諸軍事，加鼓吹一部。以伐魏，攻魏譙城，拔之。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，遂圍樹，城陷被執，發憤卒於魏，時年四十八。

子貞，大同中，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，還拜太子舍人。太清初，侯景降，請元氏戚屬，願奉爲主，詔封貞爲咸陽王，以天子之禮遣還北，會景敗而返。

元願達，亦魏之支庶也。祖明元帝。父樂平王。願達仕魏爲中書令、郢州刺史。〔六〕普通中，大軍北伐，攻義陽，願達舉州獻款，〔七〕詔封樂平公，邑千戶，賜甲第女樂。仍出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湘州諸軍事、平南將軍、湘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徵侍中、太中大夫、翊左將軍。大同三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七。

王神念，太原祁人也。少好儒術，尤明內典。仕魏起家州主簿，稍遷潁川太守，遂據郡歸款。魏軍至，與家屬渡江，封南城縣侯，邑五百戶。頃之，除安成內史，又歷武陽、宣城內史，^{〔一〕}皆著治績。還除太僕卿。出爲持節、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、信武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。

神念性剛正，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。時青、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，先有神廟，妖巫欺惑百姓，遠近祈禱，糜費極多，及神念至，便令毀撤，風俗遂改。

普通中，大舉北伐，徵爲右衛將軍。六年，遷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爪牙將軍，右衛如故。遘疾卒，時年七十五。詔贈本官、衡州刺史，兼給鼓吹一部。諡曰壯。

神念少善騎射，既老不衰，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，左右交度，馳馬往來，冠絕羣伍。時復有楊華者，能作驚軍騎，並一時妙捷，高祖深歎賞之。

子尊業，仕至太僕卿。卒，贈信威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，鼓吹一部。次子僧辯，別有傳。

楊華，武都仇池人也。父大眼，爲魏名將。華少有勇力，容貌雄偉，魏胡太后逼通之，華懼及禍，乃率其部曲來降。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，爲作楊白華歌辭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

足歌之，辭甚悽惋焉。華後累征伐，有戰功，歷官太僕卿，太子左衛率，封益陽縣侯。太清中，侯景亂，華欲立志節，妻子爲賊所擒，遂降之，卒於賊。

羊侃字祖忻，泰山梁甫人，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。祖規，宋武帝之臨徐州，辟祭酒從事、大中正。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，規由是陷魏，魏授衛將軍、營州刺史。父祉，魏侍中，金紫光祿大夫。

侃少而瑰偉，身長七尺八寸，雅愛文史，博涉書記，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。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。魏正光中，稍爲別將。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，據州反，稱帝，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，遂寇雍州。侃爲偏將，隸蕭寶夤往討之，潛身巡邏，伺射天生，應弦卽倒，其衆遂潰。以功遷使持節、征東大將軍、東道行臺，領泰山太守，進爵鉅平侯。

初，其父每有南歸之志，常謂諸子曰：「人生安可久淹異域，汝等可歸奉東朝。」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。兗州刺史羊敦，侃從兄也，密知之，據州拒侃。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，弗剋，仍築十餘城以守之。朝廷賞授，一與元法僧同。遣羊鴉仁、王弁率軍應接，李元履運給糧仗。魏帝聞之，使授侃驃騎大將軍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長爲兗州刺史，侃斬其使者以徇。

魏人大駭，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，及高歡、余朱陽都等相繼而至，圍侃十餘重，傷殺甚衆。柵中矢盡，南軍不進，乃夜潰圍而出，且戰且行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。至渣口，衆尙萬餘人，馬二千匹，將入南，士卒並竟夜悲歌。侃乃謝曰：「卿等懷土，理不能見隨，幸適去留，於此別異。」因各拜辭而去。

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，詔授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、安北將軍、徐州刺史，并其兄默及三弟忱、給、元，皆拜爲刺史。〔五〕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，出頓日城，〔二〇〕會陳慶之失律，停進。其年，詔以爲持節、雲麾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。

中大通四年，詔爲使持節、都督瑕丘諸軍事、安北將軍、兖州刺史，隨太尉元法僧北討。法僧先啓云：「與侃有舊，願得同行。」高祖乃召侃問方略，侃具陳進取之計。高祖因曰：「知卿願與太尉同行。」侃曰：「臣拔迹還朝，常思効命，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。北人雖謂臣爲吳，南人已呼臣爲虜，今與法僧同行，還是羣類相逐，非止有乖素心，亦使匈奴輕漢。」高祖曰：「朝廷今者要須卿行。」乃詔以爲大軍司馬。高祖謂侃曰：「軍司馬廢來已久，此段爲卿置之。」行次官竹，元樹又於譙城喪師。軍罷，入爲侍中。五年，封高昌縣侯，邑千戶。六年，出爲雲麾將軍、晉安太守。閩越俗好反亂，前後太守莫能止息，侃至討擊，斬其渠帥陳稱、吳滿等，於是郡內肅清，莫敢犯者。頃之，徵太子左衛率。

大同三年，車駕幸樂遊苑，侃預宴。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，長二丈四尺，二圍一尺三寸，高祖因賜侃馬，令試之。侃執稍上馬，左右擊刺，特盡其妙，高祖善之。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，侃卽席應詔，高祖覽曰：「吾聞仁者有勇，今見勇者有仁，可謂鄒魯遺風，英賢不絕。」六年，遷司徒左長史。八年，遷都官尙書。時尙書令何敬容用事，與之並省，未嘗遊造。有宦者張僧胤候侃，侃曰：「我牀非閹人所坐。」竟不前之，時論美其貞正。九年，出爲使持節、壯武將軍、衡州刺史。

太清元年，徵爲侍中。會大舉北伐，仍以侃爲持節、冠軍，監作韓山堰事，兩旬堰立。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，不納；旣而魏援大至，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，旦日又勸出戰，並不從，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。及衆軍敗，侃結陣徐還。

二年，復爲都官尙書。侯景反，攻陷歷陽，高祖問侃討景之策。侃曰：「景反迹久見，或容豕突，宜急據采石，令邵陵王襲取壽春。景進不得前，退失巢窟，烏合之衆，自然瓦解。」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，遂寢其策，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。景至新林，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。時景旣卒至，百姓競入，公私混亂，無復次第。侃乃區分防擬，皆以宗室間之。軍人爭入武庫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斬數人，方得止。及賊逼城，衆皆恟懼，侃僞稱得射書，云「邵陵王、西昌侯已至近路」。衆乃少安。賊攻東掖門，縱火甚盛，侃親自

距抗，以水沃火，火滅，引弓射殺數人，賊乃退。加侍中、軍師將軍。有詔送金五千兩，銀萬兩，絹萬匹，以賜戰士，侃辭不受。部曲千餘人，並私加賞賚。

賊爲尖頂木驢攻城，矢石所不能制，侃作雉尾炬，施鐵鏃，以油灌之，擲驢上焚之，俄盡。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，以臨城，城中震駭，侃命爲地道，潛引其土，山不能立。賊又作登城樓車，高十餘丈，欲臨射城內，侃曰：「車高壅虛，彼來必倒，可臥而觀之，不勞設備。」及車動果倒，衆皆服焉。賊既頻攻不捷，乃築長圍。朱异、張綰議欲出擊之，高祖以問侃，侃曰：「不可。賊多日攻城，既不能下，故立長圍，欲引城中降者耳。今擊之，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賊，若多，則一旦失利，自相騰踐，門隘橋小，必大致挫衄，此乃示弱，非騁王威也。」不從，遂使千餘人出戰，未及交鋒，望風退走，果以爭橋赴水，死者太半。

初，侃長子鷺爲景所獲，執來城下示侃，侃謂曰：「我傾宗報主，猶恨不足，豈復計此一子，幸汝早能殺之。」數日復持來，侃謂鷺曰：「久以汝爲死，猶復在邪？吾以身許國，誓死行陣，終不以爾而生進退。」因引弓射之。賊感其忠義，亦不之害也。景遣儀同博士哲呼侃與語曰：「侯王遠來問訊天子，何爲閉距，不時進納？尙書國家大臣，宜啓朝廷。」侃曰：「侯將軍奔亡之後，歸命國家，重鎮方城，懸相任寄，何所患苦，忽致稱兵？今驅烏合之卒，至王城之下，虜馬飲淮，矢集帝室，豈有人臣而至於此？吾荷國重恩，當稟承廟算，以掃大逆耳，不

能妄受浮說，開門揖盜。幸謝侯王，早自爲所。」士哲又曰：「侯王事君盡節，不爲朝廷所知，正欲面啓至尊，以除姦佞。既居戎旅，故帶甲來朝，何謂作逆？」侃曰：「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，聰明叡哲，無幽不照，有何姦佞而得在朝？欲飾其非，寧無詭說。且侯王親舉白刃，以向城闕，事君盡節，正若是邪？」士哲無以應，乃曰：「在北之日，久挹風猷，每恨平生，未獲披敘，願去戎服，得一相見。」侃爲之免胄，士哲瞻望久之而去。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。

後大雨，城內土山崩，賊乘之垂入，苦戰不能禁，侃乃令多擲火，爲火城以斷其路，徐於裏築城，賊不能進。十二月，遘疾卒于臺內，時年五十四。詔給東園祕器，布絹各五百匹，錢三百萬，贈侍中、護軍將軍，鼓吹一部。

侃少而雄勇，膂力絕人，所用弓至十餘石。嘗於兗州堯廟踢壁，直上至五尋，橫行得七跡。泗橋有數石人，長八尺，大十圍，侃執以相擊，悉皆破碎。

侃性豪侈，善音律，自造採蓮、棹歌兩曲，甚有新致。姬妾侍列，窮極奢靡。有彈箏人陸太喜，著鹿角爪長七寸。僂人張淨琬，腰圍一尺六寸，時人咸推能掌中僂。又有孫荆玉，能反腰帖地，銜得席上玉簪。敕賚歌人王娥兒，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，並妙盡奇曲，一時無對。初赴衡州，於兩艦艤起三間通梁水齋，飾以珠玉，加之錦繡，盛設帷屏，陳列女樂，乘潮解纜，臨波置酒，緣塘傍水，觀者填咽。大同中，魏使陽斐，與侃在北嘗同學，有詔令侃延斐

同宴。賓客三百餘人，器皆金玉雜寶，奏三部女樂，至夕，侍婢百餘人，俱執金花燭。侃不能飲酒，而好賓客交遊，終日獻酬，同其醉醒。性寬厚，有器局，嘗南還至漣口，置酒，有客張孺才者，醉於船中失火，延燒七十餘艘，所燔金帛不可勝數。侃聞之，都不挂意，命酒不輟。孺才慚懼，自逃匿，侃慰喻使還，待之如舊。第三子鵬。^{〔三〕}

鵬字子鵬。隨侃臺內，城陷，竄於陽平，侯景呼還，待之甚厚。及景敗，鵬密圖之，乃隨其東走。景於松江戰敗，惟餘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會景倦晝寢，鵬語海師：「此中何處有蒙山！汝但聽我處分。」遂直向京口。至胡豆洲，景覺，大驚，問岸上人，云「郭元建猶在廣陵」，景大喜，將依之。鵬拔刀叱海師，使向京口。景欲透水，鵬抽刀斫之，景乃走入船中，以小刀挾船，鵬以稍入刺殺之。世祖以鵬爲持節、通直散騎常侍、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、明威將軍、青州刺史，封昌國縣公，^{〔三〕}邑二千戶，賜錢五百萬，米五千石，布絹各一千匹，又領東陽太守。征陸納，加散騎常侍。平峽中，除西晉州刺史。破郭元建於東關，遷使持節、信武將軍、東晉州刺史。承聖三年，西魏圍江陵，鵬赴援不及，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。^{〔四〕}聞太尉僧辯敗，乃還，爲侯瑱所破，於豫章遇害，時年二十八。

羊鴉仁字孝穆，太山鉅平人也。少驍果有膽力，仕郡爲主簿。普通中，率兄弟自魏歸國，封廣晉縣侯。征伐青、齊間，累有功績，稍遷員外散騎常侍、歷陽太守。中大通四年，爲持節、都督譙州諸軍事、信威將軍、譙州刺史。大同七年，除太子左衛率，出爲持節、都督南北司、豫楚四州諸軍事、輕車將軍、北司州刺史。侯景降，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，趨懸瓠應接景，仍爲都督豫司、淮冀、殷應、西豫等七州諸軍事、司豫二州刺史，鎮懸瓠。會侯景敗於渦陽，魏軍漸逼，鴉仁恐糧運不繼，遂還北司，上表陳謝，高祖大怒，責之，鴉仁懼，又頓軍於淮上。及侯景反，鴉仁率所部入援。太清二年，景既背盟，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，反爲賊所敗。臺城陷，鴉仁見景，爲景所留，以爲五兵尚書。鴉仁常思奮發，謂所親曰：「吾以凡流，受寵朝廷，竟無報效，以答重恩。社稷傾危，身不能死，偷生苟免，以至于今。若以此終，沒有餘憤。」因遂泣下，見者傷焉。三年，出奔江西，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，將赴江陵，至東莞，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。

史臣曰：高祖革命受終，光期寶運，威德所漸，莫不懷來，其皆殉難投身，前後相屬。元法僧之徒入國，並降恩遇，位重任隆，擊鍾鼎食，美矣。而羊侃、鴉仁值太清之難，並竭忠奉國。侃則臨危不撓，鴉仁守義殞命，可謂志等松筠，心均鐵石，古之殉節，斯其謂乎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大通三年至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。大通「上疑脫」中「字」。自普通中至中大通三年，爲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者乃景隆。至中大通三年，景隆自廣州刺史徵還爲侍中、安右將軍，景仲乃出爲廣州刺史。

〔二〕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。「兄」上疑奪一「繼」字。景隆於太清初又爲廣州刺史，行至雷首，病死，景仲卽繼其兄後爲廣州刺史。

〔三〕元樹字君立。魏書咸陽王禧傳作「字秀和」。

〔四〕父禧咸陽王。「禧」，魏書獻文六王傳作「禧」。

〔五〕樹仕魏爲宗正卿屬余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。張森楷梁書校勘記：「案禧以反誅，諸子安得爲宗正卿？余朱榮起兵在孝昌末、武泰初，於梁當大通元、二年，去天監八年近二十年。樹以天監八年降，安得云屬余朱榮亂？此傳聞之誤。」

〔六〕願達仕魏爲中書令郢州刺史「郢州」，各本誤作「司州」，據本書武帝紀改。

〔七〕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 本書武帝紀：「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，置北司州。」事在大通二年四月。「普通」當作「大通」。

〔八〕又歷武陽宣城內史 武陽疑武陵之譌。沅州有武陵郡，梁爲王國。

〔九〕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 按：百衲本卷末有曾鞏校語：「『悅』南史作『忱』，未知孰是。」是宋代所見梁書「忱」本作「悅」。冊府元龜二一五作「悅」。

〔一〇〕出頓日城「日」字疑爲「呂」字之譌。

〔一一〕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「二」字各本脫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五補。

〔一二〕第三子鵬「鵬」侯景傳作「鯤」，其字或從魚或從鳥。本傳云「字子鵬」，蓋取莊子逍遙遊「鯤化爲鵬」之意，當以作「鯤」爲是。然侃長子名鸞，則鵬字子鵬亦自可通。

〔一三〕封昌國縣公「公」南史及冊府元龜八四七作「侯」。

〔一四〕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「勃」各本譌「穀」，據南史梁宗室傳改。

〔一五〕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「土州」各本譌「士州」，據南史及隋書地理志改正。

〔一六〕出奔江西「江西」各本譌「江陵」，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三七二改。

梁書卷四十

列傳第三十四

司馬綬

到溉

劉顯

劉之遴

弟之亨

許懋

司馬綬字元素，河內溫人也。曾祖純之，晉大司農高密敬王。祖讓之，員外常侍。父燮，善三禮，仕齊官至國子博士。

綬少傳家業，強力專精，手不釋卷，其禮文所涉書，略皆遍觀。沛國劉瓛爲儒者宗，嘉其學，深相賞好。少與樂安任昉善，昉亦推重焉。初爲國子生，起家奉朝請，稍遷王府行參軍。天監初，詔通儒治五禮，有司舉綬治嘉禮，除尚書祠部郎中。是時創定禮樂，綬所議多見施行。除步兵校尉，兼中書通事舍人。綬學尤精於事數，國家吉凶禮，當世名儒明山賓、賀瑒等疑不能斷，皆取決焉。

累遷正員郎、鎮南諮議參軍，兼舍人如故。遷尚書右丞。出爲仁威長史、長沙內史。

還除雲騎將軍，兼御史中丞，頃之卽眞。十六年，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、行府國並石頭戍軍事。裴雖居外官，有敕預文德、武德二殿長名問訊，不限日。十七年，遷明威將軍、晉安王長史，未幾卒。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，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。〔一〕

到溉字茂灌，彭城武原人。曾祖彥之，宋驃騎將軍。祖仲度，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。父坦，齊中書郎。

溉少孤貧，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，早爲任昉所知，由是聲名益廣。起家王國左常侍，轉後軍法曹行參軍，歷殿中郎。出爲建安內史，遷中書郎，兼吏部，太子中庶子。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，以溉爲輕車長史、行府郡事。高祖敕王曰：「到溉非直爲汝行事，足爲汝師，間有進止，每須詢訪。」遭母憂，居喪盡禮，朝廷嘉之。服闋，猶蔬食布衣者累載。除通直散騎常侍，御史中丞，太府卿，都官尙書，郢州長史、江夏太守，加招遠將軍，入爲左民尙書。

溉身長八尺，美風儀，善容止，所莅以清白自脩。性又率儉，不好聲色，虛室單牀，傍無姬侍，自外車服，不事鮮華，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穿補，傳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

〔二〕之，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，〔三〕俄授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國子祭酒。

漑素謹厚，特被高祖賞接，每與對棊，從夕達旦。漑第山池有奇石，高祖戲與賭之，并禮記一部，漑並輸焉，未進，高祖謂朱异曰：「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？」漑斂板對曰：「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禮。」高祖大笑，其見親愛如此。

後因疾失明，詔以金紫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，就第養疾。

漑家門雍睦，兄弟特相友愛。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，洽卒後，便捨爲寺，因斷腥羶，終身蔬食，別營小室，朝夕從僧徒禮誦。高祖每月三置淨饌，恩禮甚篤。蔣山有延賢寺者，漑家世創立，故生平公俸，咸以供焉，略無所取。性又不好交游，惟與朱异、劉之遴、張綰同志友密。及臥疾家園，門可羅雀，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，以相存問，置酒叙生平，極歡而去。臨終，託張、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，卒時年七十二。詔贈本官。有集二十卷行於世。時以漑、洽兄弟比之二陸，故世祖贈詩曰：「魏世重雙丁，晉朝稱二陸，何如今兩到，復似凌寒竹。」

子鏡，字圓照，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

鏡子蓋，早聰慧，起家著作佐郎，歷太子舍人，宣城王主簿，太子洗馬，尚書殿中郎。嘗從高祖幸京口，登北顧樓賦詩，蓋受詔便就，上覽以示漑曰：「蓋定是才子，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。」因賜漑連珠曰：「研磨墨以騰文，筆飛毫以書信。如飛蛾之赴火，豈焚身之可吝。」

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於少藎。」其見知賞如此。除丹陽尹丞。太清亂，赴江陵卒。

劉顯字嗣芳，沛國相人也。父驥，晉安內史。

顯幼而聰敏，當世號曰神童。天監初，舉秀才，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，俄署法曹。顯好學，博涉多通，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，文字零落，歷示諸人，莫能識者，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，昉檢周書，果如其說，昉因大相賞異。丁母憂，服闋，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，於坐策顯經史十事，顯對其九。約曰：「老夫昏忘，不可受策；雖然，聊試數事，不可至十也。」顯問其五，約對其二。陸倕聞之歎曰：「劉郎可謂差人，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，王粲謁伯喈，必無此對。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。及約爲太子少傅，乃引爲五官掾，俄兼廷尉正。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，撰國史，引顯爲佐。九年，始革尚書五都選，顯以本官兼吏部郎，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，遷尚書儀曹郎。嘗爲上朝詩，沈約見而美之，時約郊居宅新成，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。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。建康平，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，兼中書通事舍人。出爲秣陵令，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，兼中書舍人，累遷步兵校尉、中書侍郎，舍人如故。

顯與河東裴子野、南陽劉之遴、吳郡顧協，連職禁中，遞相師友，時人莫不慕之。顯博

聞強記，過於裴、顧，時魏人獻古器，有隱起字，無能識者，顯案文讀之，無有滯礙，考校年月，一字不差，高祖甚嘉焉。

遷尚書左丞，除國子博士。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，行府國事，未拜，遷雲麾邵陵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。大同九年，王遷鎮郢州，除平西諮議參軍，加戎昭將軍。其年卒，時年六十三。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：「之遴嘗聞夷、叔、柳、惠，不逢仲尼一言，則西山餓夫，東國黜士，名豈施於後世。信哉！生有七尺之形，終爲一棺之土。不朽之事，寄之題目，懷珠抱玉，有歿世而名不稱者，可爲長太息，孰過於斯。竊痛友人沛國劉顯，韞櫝藝文，研精覃奧，聰明特達，出類拔羣。闔棺郢都，歸魂上國，卜宅有日，須鑄墓板。」「之遴已略撰其事行，今輒上呈。伏願鴻慈，降茲睿藻，榮其枯骸，以慰幽魂。冒昧塵聞，戰慄無地。」乃蒙令爲誌銘曰：「繁弱挺質，空桑吐聲，分器見重，播樂傳名。誰其均之？美有髦士。禮著幼年，業明壯齒。厭飫典墳，研精名理。一見弗忘，過目則記。若訪賈逵，如問伯始。穎脫斯出，學優而仕。議獄旣佐，芸蘭乃握。搏鳳池水，推羊太學。內參禁中，外相藩岳。斜光已道，殞彼西浮；百川到海，還逐東流。營營返魄，汎汎虛舟。白馬向郊，丹旒背輦。野埃興伏，山雲輕重。呂掩書墳，揚歸玄冢。爾其戒行，途窮土壟。弱葛方施，叢柯日拱。塹柳萸春，禽寒斂翫。長空常暗，陰泉獨湧。耐彼故塋，流芬相踵。」

顯有三子：莠，桂，臻。臻早著名。

劉之遴字思貞，南陽涅陽人也。父蚪，齊國子博士，諡文範先生。

之遴八歲能屬文，十五舉茂才對策，沈約、任昉見而異之。起家寧朔主簿。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，值之遴在坐，昉謂瞻曰：「此南陽劉之遴，學優未仕，水鏡所宜甄擢。」瞻卽辟爲太學博士。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，託昉爲讓表，昉令之遴代作，操筆立成。昉曰：「荆南秀氣，果有異才，後仕必當過僕。」御史中丞樂藹，卽之遴舅，憲臺奏彈，皆之遴草焉。遷平南行參軍，尚書起部郎，延陵令，荊州治中。太宗臨荊州，仍遷宣惠記室。之遴篤學明審，博覽羣籍。時劉顯、韋稜並強記，之遴每與討論，咸不能過也。

還除通直散騎侍郎，兼中書通事舍人。遷正員郎，尚書右丞，荊州大中正。累遷中書侍郎，鴻臚卿，復兼中書舍人。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、南郡太守，高祖謂曰：「卿母年德並高，故令卿衣錦還鄉，盡榮養之理。」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，太守如故。初，之遴在荊府，嘗寄居南郡廨，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：「卿後當爲折臂太守，卽居此中。」之遴後果損臂，遂臨此郡。丁母憂，服闋，徵祕書監，領步兵校尉。出爲郢州行事，之遴意不願出，固辭，高祖

手敕曰：「朕聞妻子具，孝衰於親；爵祿具，忠衰於君。卿既內足，理忘奉公之節。」遂爲有司所奏免。久之，爲太府卿，都官尙書，太常卿。

之遴好古愛奇，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。有一器似甌，可容一斛，上有金錯字，時人無能知者。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。其第一種，鏤銅鴟夷榼二枚，兩耳有銀鏤，銘云「建平二年造」。其第二種，金銀錯鏤古樽二枚，有篆銘云「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」。其第三種，外國澡灌一口，銘云「元封二年，龜茲國獻」。其第四種，古製澡盤一枚，銘云「初平二年造」。

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，獻之東宮，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、到溉、陸襄等參校異同。之遴具異狀十事，其大略曰：「案古本漢書稱『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，郎班固上』，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。又案古本敍傳號爲中篇，今本稱爲敍傳。又今本敍傳載班彪事行，而古本云『稚生彪，自有傳』。又今本紀及表、志、列傳不相合爲次，而古本相合爲次，總成三十八卷。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。又今本高五子、文三王、景十三王、武五子、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，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，在陳項傳前。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『信惟餓隸，布實黥徒，越亦狗盜，芮尹江湖，雲起龍驤，化爲侯王』，古本述云『淮陰毅毅，杖劍周章，邦之傑子，實惟彭、英，化爲侯王，雲起龍驤』。又古本第三十七卷，解音釋義，以助雅詁，而今本無此卷。」

之遴好屬文，多學古體，與河東裴子野、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，因爲交好。是時周易、尚書、禮記、毛詩並有高祖義疏，惟左氏傳尙闕，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，左氏十科，三傳同異十科，合三十事以上之。高祖大悅，詔答之曰：「省所撰春秋義，比事論書，辭微旨遠。編年之教，言闡義繁，丘明傳洙泗之風，公羊稟西河之學，鐸椒之解不追，瑕丘之說無取。繼踵胡母仲舒云盛，因循穀梁，四千秋最篤。張蒼之傳左氏，賈誼之襲荀卿，源本分鑣，指歸殊致，詳略紛然，其來舊矣。昔在弱年，乃經研味，一從遺置，迄將五紀。兼晚冬暑促，機事罕暇，夜分求衣，未遑搜括。須待夏景，試取推尋，若溫故可求，別酬所問也。」

太清二年，侯景亂，之遴避難還鄉，未至，卒於夏口，時年七十二。前後文集五十卷，行於世。

之亨字嘉會，之遴弟也。少有令名。舉秀才，拜太學博士，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，步兵校尉，司農卿。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、南郡太守。在郡有異績。數年卒於官，時年五十。荆土至今懷之，不忍斥其名，號爲「大南郡」、「小南郡」云。

許懋字昭哲，高陽新城人，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。祖珪，宋給事中，著作郎，桂陽太守。父勇慧，齊太子家令，冗從僕射。

懋少孤，性至孝，居父憂，執喪過禮。篤志好學，爲州黨所稱。十四入太學，受毛詩，旦領師說，晚而覆講，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，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，盛行於世。尤曉故事，稱爲儀注之學。

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，轉法曹，舉茂才，〔五〕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。文惠太子聞而召之，侍講于崇明殿，除太子步兵校尉。永元中，轉散騎侍郎，兼國子博士。與司馬瑳同志友善，僕射江祐甚推重之，號爲「經史笥」。天監初，吏部尙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，除征西鄱陽王諮議，兼著作郎，待詔文德省。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，高祖雅好禮，因集儒學之士，草封禪儀，將欲行焉。懋以爲不可，因建議曰：

臣案舜幸岱宗，是爲巡狩，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「封于泰山，考績柴燎，禪乎梁甫，刻石紀號」。此緯書之曲說，非正經之通義也。依白虎通云，「封者，言附廣也；禪者，言成功相傳也」。若以禪授爲義，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，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。又禮記云：「三皇禪奕奕，謂盛德也。五帝禪亭亭，特立獨起於身也。三王禪梁甫，連延不絕，父沒子繼也。」〔六〕若謂「禪奕奕爲盛德者，古義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，是

爲三皇。伏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，黃帝封泰山，禪亭亭，皆不禪奕奕，而云盛德，則無所寄矣。若謂五帝禪亭亭，特立獨起於身者，顓頊封泰山，禪云云，帝嚳封泰山，禪云云，堯封泰山，禪云云，舜封泰山，禪云云，亦不禪亭亭，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，少昊卽黃帝子，又非獨立之義矣。若謂三王禪梁甫，連延不絕，父沒子繼者，禹封泰山，禪云云，周成王封泰山，禪社首，舊書如此，異乎禮說，皆道聽所得，失其本文。假使三王皆封泰山，禪梁甫者，是爲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，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，或欲禪位，或欲傳子，義旣矛盾，理必不然。

又七十二君，夷吾所記，此中世數，裁可得二十餘主：伏羲、神農、女媧、大庭、栢皇、中央、栗陸、驪連、赫胥、尊盧、混沌、昊英、有巢、朱襄、葛天、陰康、無懷、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中間乃有共工，霸有九州，非帝之數，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？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，〔七〕未有君臣，人心淳朴，不應金泥玉檢，升中刻石。燧人、伏羲、神農三皇結繩而治，書契未作，未應有鐫文告成。且無懷氏，伏羲後第十六主，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，禪云云？

夷吾又曰：「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。」周成王非受命君，云何而得封泰山，禪社首？神農與炎帝是一主，而云神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，炎帝封泰山，禪云云，分爲二人，妄亦甚。

矣。若是聖主，不須封禪；若是凡主，不應封禪。當是齊桓欲行此事，管仲知其不可，故舉怪物以屈之也。

秦始皇登泰山，中坂，風雨暴至，休松樹下，封爲五大夫，而事不遂。漢武帝宗信方士，廣召儒生，皮弁搢紳，射牛行事，獨與霍嬭俱上，旣而子侯暴卒，厥足用傷。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，聞隆沒，歎息曰：「天不欲成吾事，高生捨我亡也。」晉武泰始中欲封禪，乃至太康議猶不定，竟不果行。孫皓遣兼司空董朝、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。此朝君子，有何功德？不思古道而欲封禪，皆是主好名於上，臣阿旨於下也。

夫封禪者，不出正經，惟左傳說「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」，亦不謂爲封禪。鄭玄有參、柴之風，不能推尋正經，專信緯候之書，斯爲謬矣。蓋禮云「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，因名山升中于天，因吉土享帝于郊」。燔柴岱宗，卽因山之謂矣。故曲禮云「天子祭天地」是也。又祈穀一，報穀一，禮乃不顯祈報地，推文則有。樂記云：「大樂與天地同和，大禮與天地同節；和故百物不失，節故祀天祭地。」百物不失者，天生之，地養之，故知地亦有所報，是則一年三郊天，三祭地。周官有員丘方澤者，總爲三事，郊祭天地，故小宗伯云「兆五帝於四郊」，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。舜典有「歲二月東巡狩，至于岱宗」，夏南，秋西，冬北，五年一周，若爲封禪，何其數也！此爲九郊，亦皆正

義。至如大旅於南郊者，非常祭也。大宗伯「國有大故則旅上帝」，月令云「仲春玄鳥至，祀于高禘」，亦非常祭。故詩云「克禋克祀，以弗無子」。并有雩禱，亦非常祭。禮云「雩，禱水旱也」。是爲合郊天地有三，特郊天有九，非常祀又有三。孝經云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」。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，而不在郊，是爲天祀有十六，地祭有三，惟大禘祀不在此數。大傳云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」。異於常祭，以故云大於時祭。案繫辭云「易之爲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佗，三才之道也」。乾象云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」。此則應六年一祭，坤元亦爾。誠敬之道，盡此而備。至於封禪，非所敢聞。

高祖嘉納之，因推演懋議，稱制旨以答，請者由是遂停。

十年，轉太子家令。宋齊舊儀，郊天祀帝皆用袞冕，至天監七年，懋始請造大裘。至是，有事於明堂，儀注猶云「服袞冕」。懋駁云「禮云『大裘而冕，祀昊天上帝亦如之』。良由天神尊遠，須貴誠質。今泛祭五帝，理不容文」。改服大裘，自此始也。又降敕問「凡求陰陽，應各從其類，今雩祭燔柴，以火祈水，意以爲疑」。懋答曰「雩祭燔柴，經無其文，良由先儒不思故也。按周宣雲漢之詩曰『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』。毛注云『上祭天，下祭地，奠其

幣，瘞其物。』以此而言，爲旱而祭天地，並有瘞埋之文，不見有燔柴之說。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，今明堂之禮，又無其事。且禮又云『埋少牢以祭時』，時之功是五帝，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。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，有乖求神；而已移於東，實柴之禮猶未革。請停用柴，其牲牢等物，悉從坎瘞，以符周宣雲漢之說。』詔並從之。凡諸禮儀，多所刊正。

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加散騎常侍，轉天門太守。中大通三年，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。四年，拜中庶子。是歲，卒，時年六十九。撰述行記四卷，有集十五卷。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司馬褻儒術博通，到溉文義優敏，顯、懋之遴強學浹洽，並職經便繁，應對左右，斯蓋嚴、朱之任焉。而溉之遴遂至顯貴，亟拾青紫；然非遇時，焉能致此仕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〔二〕當依本書徐勉傳作「六」。

〔二〕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金紫光祿大夫似非左遷之官。」按南史作「左遷光祿大夫」。

〔三〕闔棺郢都歸魂上國卜宅有日須鐫墓板 「上國卜宅」四字，各本脫，據冊府元龜七九二及通志補。

〔四〕因循穀梁 「循」各本作「脩」，據南史改。

〔五〕轉法曹舉茂才 「舉」字各本脫，據南史補。

〔六〕又禮記云至父沒子繼也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按禮記無此段文字。禮記當作禮說。禮說者，禮緯也。下文云異乎禮說，可證記爲說之譌矣。」

〔七〕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 「至周」含義不明，疑爲「玄同」之形譌。「玄同」一詞見老子。

